

柯 倫 泰 著

赤 戀

溫 生 民 譯

上 海

啓 智 書 局 印 行

1 9 3 4

赤 戀

柯倫泰著

溫生民譯

上 海

啓智書局印行

1929

譯 序

這幾年來，我國的青年們把戀愛和事業的問題糾纏不清，就是在所謂革命的集團中也把革命和戀愛放在一塊像煞有介事地在那裏研討，找出一些模糊不濟的結論。其實，這也難怪，在封建社會急速地崩潰，國內資本主義又很少建設的可能的這種矛盾的時代當中，這種對於兩性關係的混沌不正確的見解當然會反映出來：一方面憧憬着新酒漿的芳醇，兩性關係的自然的社會的解決；他方面又不自覺或自覺地囿於舊皮囊的束縛，迷沈於兩性關係的過去的主張與德律中。

老實說起來，兩性關係不過是人與人間的關係的一種，雖然是不可避免的關係，可是並不是人與人間的關係的全部。所以，兩性關係只要不妨害其他關係的進行，不悖乎生理與社會的要求，那便是合理的正確的。戀愛不過是有閒的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製造出來的神秘的名辭讓他們或她們自己去陶醉去追尋的東西吧了。我看你沒有飯吃了你還談不談戀愛！

人是社會的動物，每一個人都有負有歷史的社會的使命。現在的社會是階級的社會。那些壓迫階級的人

們，站在被壓迫階級的上面，榨取着被壓迫階級的血汗，在維持他們的優越地位之餘還有閒情來玩他們或她們的“戀愛”把戲。可是，我們是被壓迫者，是被壓迫階級，不要說沒有讓我們“戀愛”的機會，就是有，也是在鎗鋒，劍鏑，皮鞭，鐵鍊……之下流着汗，喘着氣去“戀愛”。那又有什麼意味呢？啊！我們還有比“戀愛”更重大的任務啊！我們如果要享受美滿的“戀愛”，我們也要先完成了那更重大的工作——變革社會的工作——才可能。

赤戀便是暗示這種“戀愛之道”的有意義的小說。我們雖然不能完全同意本書的一切主張，可是，華西利莎從兩性關係的囚籠超脫出來，勇敢地對着現實做一位社會人這一點却是值得讚賞的。也就是因為這樣才把牠翻成中文，並不是爲了本書已有十餘國譯本的虛譽才動手譯的。

最後，關於著者讓我在這裏介紹幾句吧：柯倫泰女士 Alexandra Kollantay 生於一八七二年，一八九〇年夏加入舊俄的社會民主黨，參加社會革命運動，其後至德國丘力許大學 Zurich 留學，十月革命前漫遊海外，備嘗艱苦。在法時曾參加婦女解放及工人啓蒙運

動。隨加入第二國際在婦女工會中活動。歐戰時因加入‘孟什維克’國際，由巴黎放逐出來，逃至美國，在那裏她仍然繼續幹國際運動的工作。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暴發的時候，她馬上奔回俄國，加入“布爾什維克”，被舉為列甯格勒的執行委員。七月事件發生，她為克倫斯基政府所捕，但在第六次黨大會的時候她便被選為中央委員。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八年三月間她都為社會人民委員會委員，一九一九年她在Crimea 與 Ukraine 間繼續運動。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為蘇俄駐挪威公使，開世界女公使的新紀元，隨後調任為駐墨西哥公使，對於俄墨邦交頗多貢獻。一九二七年因病辭墨國公使職，但不久又被任為駐挪公使。她不獨是一位婦女解放運動的最前線的戰士，而且是有名的女政治家，著述家和文藝家。在本書中我們便可以發現她的文藝的素養和她對於兩性問題的見解。

譯者

一九二九，三，廿七。

原 序

這部小說不是所謂“道德律”的研究，也不是蘇俄的生活基準體型之描寫。這書不過是歐戰後人類社會之兩性關係的一種心理的研究。

我以我的祖國，俄國的事物為背景，以俄國的人物為主人翁。那理由便是因為我相信我自己比較他人較明瞭他們的生活，比較他人更能如實地描寫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性格。

因為這部小說裏提出了許多問題，所以絕對不能用蘇俄特有的事物，而用全世界任何國家都有的事象。這些無言的心理劇是戰後所生的兩性關係的變化，這種進化——特別是婦女心裏的變化——是歐洲任何青年都懂得的。

我們是拿戀愛關係上的行為基礎去判斷一個人的價值嗎？不，我想。一般地說起來，在不超越比較通融自在的一定範圍內，人們的兩性生活，是人們自己的“私事”。所以一個人的真價，不能拿那個人的家庭道德上的行為做標準，而要拿他的工作，他的才能，他的意志和他在國家社會上的有用性來決定。

從前社會上的大部分女子對國家社會都不感覺得有什麼義務，她們的一切行動都完全局限於家庭的範圍內，就是文明國家，對於婦女們也不要求性生活，家庭生活上的“善良的道德律”以外的什麼東西。可是，現在，世界各國的成年婦女的半數都和男子一樣馳騁於艱苦的鬭爭中了。社會也向婦女提出了新的要求了。

在現在，認婦女要有做一位社會人的義務的技術比她的家庭道德上的“善良”與“潔白”更重要。家庭生活也已不是今日的婦女們活動的唯一的場所了。而婦女們的家庭的義務常常會和她們的家外工作或她們的社會事務相衝突。在這樣的狀態之下，批判婦女的價值的方法當然和她們的祖父母的時代不同。

在今日的社會中，婦女們縱使“完成”了資產階級的家庭道德的通有標準也不能得到各方的“尊重”，也不能得到社會的“讚賞”或國家的“尊敬”。那樣的婦女恐怕已成“過去”了。

反之，如果一個婦女雖然不顧資產階級的通有的性道德或“不貞”，可是，假使她在政治，藝術或科學方面有傑出的表現，人們便都交相稱譽。

因此，在這裏有兩個女性，一位困在“善良的道德”

家中，一位活躍於社會。一位是對於人類沒有什麼貢獻的，一位是不顧“家庭道德”而很有能幹的社會人，那我們當然不難選擇其中的那一位。

我們人類兩性生活的標準實在是隨着時代不絕地變化，決不是永恆不變的。不過，在人類的歷史中，道德律的進化時常是很急速的，只有人類的性生活都停滯着的時候牠的進化才比較遲緩。

近半世紀以前，法國文豪仲馬（大仲馬的兒子）曾說離婚的婦女便是“墮落”，可是，在現在的法國，已經大大研究那非正式結婚的婦女和正式結婚的婦女們在法律上有平等的各種權利了。因此在我們的思想方式或性道德的判斷中，舊式資產階級的偽善已經漸次消滅了。

我把這書公之於世，我希望這書的刊行在道德的審斷上能夠補助對舊式資產階級的偽善的鬥爭；同時，希望這書能夠鼓動社會一般人士不讚揚婦女的“善良的道德”而誠摯地尊敬那些為她們的階級，為她們的國家，為全人類而盡她們的義務的婦女們。

著者 於墨西哥市

一九二七，三，三十。

目 次

戀 愛.....	52
同 棲.....	272
解 放.....	31

227724

總

愛

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是廿八歲的編織女工。她是一位在都市生長身體苗條血色很壞的女性。她患腸窒扶斯的時候，把頭髮剪斷了，頭髮捲縮着。看起來，好像男子似的，胸扁平，腰上時常都穿着薄薄的上衣，束着腰帶。

雖不能說是美人，可是她有那蒼色的，耐人尋味的，使人深深注意的美麗的眼睛。她那深得可怕的眼睛，一定是同情於他人的悲哀的。

華西利莎是共產黨員。歌戰開始的時候，她是「沒

爾什維克」黨員。她一向都嫌惡戰爭。就在華西利莎所住的工場裏，她也是這樣向着戰線上的士兵們宣傳。人們因為俄羅斯的捷報雖延長工作時間也可以；但華西利莎却反對。她想，戰爭不過是流血的慘劇，不是嗎？戰爭究竟能夠發生什麼好事呢？戰爭不是只加痛苦於人民嗎？把這些可憐的青年們和羊羣一樣帶到屠場去，人們也許會覺得可憐吧？華西利莎每次碰見出發前線的莊嚴的武裝軍隊，便非繞道避開不可。他們雖去送死了，却還大聲地唱着軍歌，和什麼大紀念日似的愉快地唱着軍歌。他們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不去送死！”“我們也不去屠殺他人！”這些話他們許不會拒絕吧。假使是這樣，也許可以不會有戰爭這回事。華西利莎這樣想。

華西利莎會讀書會寫字。這是由做排字工的她的父親教她的。她很喜歡讀託爾斯泰的著作。

在工場裏，華西利莎是唯一的平和主義者。因此，她會被解雇，那是當然的運命，但在現在需材孔殷的時候，工場監督心裏雖不高興她，也不能解雇她。

不久，反對戰爭的“託爾斯泰主義”者華西利莎的名字已傳遍她所住的附近了。不管祖國的事，缺乏愛國

心的女性的華西利莎連當地的婦女們都不和她說話。她陷於失意的深淵中！

關於華西利莎的這種傳說，給當地的“波爾什維克”黨的組織員聽見了。他便和華西利莎接近，和她交換意見。他馬上曉得華西利莎是一位很有用的人材，且能認識她自身的立場，在將來黨的工作上是很有用的人物。所以，華西利莎便入黨，雖然不是馬上加入的。她和黨員們論爭，提出種種問題，有時竟憤慨地走開。但是，熟慮的結果，她說，“讓大家一塊兒幹吧”她便入黨了。

在革命中，華西利莎幹組織運動方面的工作，做勞動評議會的委員。他很贊成“波爾什維克”，尤其尊敬徹底反對戰爭的列甯。

和“孟什維克”黨員或社會革命黨員討論時，她很熱心，大逞其流暢的雄辯。別的女子們或女工們都很欽佩她，華西利莎以爲有發言的必要時，她便很勇敢地發言。而 she 所說的都是很明瞭，很握要的。

華西利莎因此很得她的同僚們的尊敬。在克倫斯基時代，她是市會議員的候選人。編織工場的女工們對此都誇耀華西利莎是她們自己的代表。她們遵守華西

利莎的話，好像遵守法律一樣。她和同志們說話時很溫柔，但遇必要時，她也加以叱責，她曉得怎樣去指導女工們。華西利莎從小便在工場裏工作，所以她知道女工們的痛苦，擁護她們的利益。

有些同志非難華西利莎說，“爲什麼一定要顧慮女工們的事呢？現在，我們還沒有工夫來顧慮女工們。我們還有許多更重大的問題。”這時，她一定面紅耳赤地憤怒起來，斥罵那對手的同志們，且和書記論爭。怎樣，她也不願意屈服她自己的主張，她很簡要地說：“爲什麼婦女問題就不是重要的問題呢？作這樣想的人都是有從來的劣習慣的人，說婦女永遠是時代落伍的！可是，我們沒有婦女，革命便不能完成。其實，婦女自身，便是問題的一切。男子應該實行婦女所考慮的事，婦女所暗示的事。所以，假使大家能夠把婦女都變成我們的同志，那麼，革命事業便已完成一半了。”

直至一九一八年，華西利莎完全爲革命的鬥士而戰。她自己很認識什麼是她自己的目標，反對一切妥協的行爲。同志們中，經過相當的時日後，有的半途而廢了，有的或作或輟，有的已結婚成家管理家政去了，唯有華西利莎却還繼續鬥爭。她不斷的繼續鬥爭，不斷

的計畫一切，永遠不忘記她自己所主張的主要點。

她實在不曉得什麼是疲倦。爲什麼她有那樣的精力呢？她的身體並不怎樣健康，她的面上也並沒有很好的血色，不過她的眼睛却很有精神。她的眼睛富於理智和同情，有很能使人注意的特長。



華西利莎接到期待了很久的她的愛人，她的同志，她所戀慕的男子寄給她的信。兩人已經分離幾個月了。在他們，這種離別是不能避免的。起初是內亂，接着又是“經濟戰”的時代。全體黨員都要動員，革命並不是遊戲，而是要忍痛犧牲個的人一切的。華西利莎也是願爲革命而犧牲她自己的一切的人。在這時期中，她幾乎完全和她的愛人遠離。他們不能不分住在一國的兩極。

華西利莎的朋友們安慰她說“這樣生活下去，結果或許還更好。你們永遠不會厭倦，永遠戀愛着，不是嗎？”不用說，這些朋友們所說的話，許是對的。但他不住在一塊時華西利莎實在覺得很難過。

現在，不用說，華西利莎，幾乎完全沒有她自己自由的時間。從朝至夜，早起晚睡，整天東跑西走，她要做很多黨和蘇維埃的工作。那些工作都是很重要，很緊急

而且很有興味的。

但她做完工作，回到她的小房裏以後，她便心焦焦地懷念她的戀人了。她的心時常都覺得冰冷。她喝着茶坐下去沉思着。在她的心裏究竟有誰存在着呢？終日和同志們工作，好像沒有一位知心的朋友似的。她不是沒有目標似的盲進嗎？就是有，究竟又有什麼用呢？誰要那個目標呢？人類究竟是什麼？民衆一點也不了解，直至現在也還把那應做的工作弄得亂七八糟，一點基礎也沒有，還在那裏互相謾罵，互相挖苦。一切人都為他們自己個人而工作。他們一點也不懂得應為社會而生活！

剛才，華西利莎爲了她的食料分配券的事，還挨了別人的臭罵。譁要那東西！她突然放下那食券，由同志們的調解才算解決了那個問題。

現在，她坐了下去，渾身都沒有力氣似的覺得頭暈目眩。她靠着桌子喝茶，把剩下的冰糖放到嘴裏去，她返返覆覆地想她今天一天中所受的屈辱。那末，革命對於她有什麼呢？什麼好結果，什麼好處也沒有！革命不是只有失敗，只有苦惱，只有鬥爭嗎？

假使愛人在這裏——那末，華西利莎可以和他訴說這些煩惱，放下這心裏的重担。而他或會很溫柔地擁

抱她，安慰她說，

“華西亞，你爲什麼這樣頹喪呢？你本來並不怕誰，並不屈服於誰，且什麼你都看得很清楚的，難道你有什麼看不過眼的嗎？你看你的面孔，頭髮豎起來，下巴鼓起來，好像簷前的麻雀一樣！”

而那很有力氣的他，又把華西利莎小孩似的抱起來，唱着兒歌，在房中走來走去。兩人都大笑起來，華西利莎也高興起來了。真的，華西利莎是怎樣的戀慕着她的愛人，她的同志，她那優雅而漂亮的他喲！

華西利莎想起了她的愛人的事更覺難堪。那屋角落裏的她的房子，她覺得是怎樣的殺風景，怎樣的無聊，怎樣的冷寂喲！她歎了一口氣。

把茶具拿開，她叱罵起她自己來了。你究竟希望着什麼呢？你期待着什麼人生的快樂呢？你不是很喜歡你自己的工作嗎？你不是很受同志們的尊敬嗎？而且你不是還有戀人嗎？那麼，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革命不是什麼享樂的節日啊！一切人都應該覺悟犧牲他們自己個人的一切，“一切都是爲社會的幸福，一切都是爲革命的勝利！”



華西利莎終於把冬天這樣捱過去，春又訪問到人間了。太陽明亮地照耀着，雲雀在簷前歌唱。

一天早上，華西利莎看見那歌唱着的雲雀，想起她的愛人曾叫她“婉囀的雲雀”，她微笑了。春的來臨，把萬物都喚醒了。華西利莎日漸憂鬱，怯生生地幹她的事務。本來血色不大好的她，更勾起了她心頭的病苦！

華西利莎完全獨立地爲黨爲蘇維埃的事務經營她自己所喜歡經營的公共住宅。她覺得這種工作最有興味。以新時代的精神經營模範公共住宅是她年來的希望。她的計畫，是要人人都能夠自由地生活，這種住宅的生活方式和常常口角，喧嘩，永遠充滿着不滿，大家都只顧自己而不顧公共利益的以前的住宅生活方式完全不同。華西利莎想漸漸變更以前的那些趨向。她忍耐着忍耐着幾乎是秘密地進行她所計畫的住宅。

但是，想實現這種住宅，便要她費很大的苦心，和一切困難奮鬥。從開始至今，這種住宅，曾二次從她的手裏奪了去。她爲了這住宅不知費了多少唇舌，爭論與此有關係的種種問題，她才得經營公共住宅，經營她的理想的住宅。公共廚房，洗滌場，兒童住宅，和她最得意的附有窗帷的窗子，擺有盆景的飯廳，和俱樂部一樣堂

皇的圖書館，這些都是她苦心經營的結晶。

起初，一切都非常順利。在這住宅中居住的女隣居們都抱着華西利莎接吻，恭維她說，“啊！可愛的我們的安琪兒華西亞姑娘！你什麼都替我們安排好了，我們要拿什麼東西來酬答你呢？”

可是，不久便混亂起來了。最初是不守住宅的規則。想使住在那裏的女隣居們保守清潔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婦女們在廚房中因弄翻了盤子裏的油麵包在那裏爭吵；在洗濯場裏倒翻了桶，弄得滿屋都是污水潭。

而華西利莎是住宅的“主婦”，一切失敗，一切爭吵，一切騷動，都好像華西利莎的過失似的，跑到她那裏來，埋怨她。

因此，她便不得不設定懲罰的規則。可是同居的人們對此都很憤慨，有些竟說要搬出去。

這樣的事繼續着，弄得一團糟，日日爭吵，日日駁論。在這住宅裏還有討厭的費託沙埃夫夫婦，常常噙噙蘇蘇地說些不服的話。這對夫婦時常說些胡理胡塗的話，究竟爲了什麼，連他們自己也不曉得。他們不知所謂滿足。不獨他們自己這樣，而且煽動別人。他們以他們夫婦開始便住在這住宅中爲理由，好像這個住宅就

是他們自己的似的。可是，這對夫婦究竟喜歡什麼，憎惡什麼呢，華西利莎完全不明白。總之他們夫婦天天都在騷擾使華西利莎非常痛苦。

華西利莎非常痛苦時常偷彈眼淚，好像她的計畫完全失敗了一樣。不久，國內又新頒布了現金支付的制度。自來水，電燈，稅金及其他納款均要用現金。因此，華西利莎乃陷在四面環攻之中。一切都完了！新設的兌換率，沒有現金，便什麼都沒有。華西利莎好像奴隸似的工作着。在這時候，如果她放棄了這公共住宅的經營，還要好一點。但是，這是違反她的原意的。華西利莎有這種皮氣，就是她着手做了的事，非到澈底做成功以後不肯放手的。

華西利莎跑到莫斯科去。天天在各機關奔走，找最高官吏。華西利莎的公共住宅的報告書和經濟狀態均甚得官方的贊許，准她再有經營那公共住宅的經營權。政府不惜撥付公共住宅的修理費，援助華西利莎的事業。但是，雖是這樣，她的住宅，此後已非謀自立的方法不可了。

華西利莎很高興的勇氣百倍地歸來。但費託莎埃夫夫婦對她却仍然表示不滿。那夫婦們對於依照華西

利莎的意見所經營的住宅，擺出一種很難看的不高興的面孔。

不久，又新發生了麻煩的事。那是有些流言，說華西利莎對於住宅的經濟，有點糊塗，意圖中飽。

因這種事件的發生，她更覺得她的愛人不在一塊實很難堪。現在的華西利莎實在需要一位親愛的伴侶。因此，她寫一封信給她的愛人，叫他到她那裏來。

可是因為責任非常重大的緣故，她的愛人不能來。他負有整理以前雇用他的公司的事業，和計畫進行改造的重大責務。他的事務非常煩重，因此，整個冬天他都沒有半點空隙。現在，他完全不能放棄他的工作，因為一切都要由他一人負責。

因此，華西利莎雖然怎樣痛苦，也只得提起勇氣來一個人幹去。她嘗到這無窮的人生的痛苦了。她想這無窮的人生的痛苦，究竟誰給她的呢？不是都是她的同胞都是她的同志，都是勞動者嗎？！這是使她最痛苦的。何況資產階級的社會！

公共住宅，決意將費託莎埃夫夫婦趕出去，可是，這次，他們兩人却跑到華西利莎那裏來，向她請罪，說他們是永遠尊敬華西利莎，永遠聽從她的指示的。華西

利莎雖然把這討厭的夫婦申斥了一頓，可是她並不喜歡這種勝利。她已身心交瘁，連氣力也沒有，連高興這種勝利的精神也沒有了！她病了。

幸而她的病並不很利害，不久，她又恢復了健康，可以工作了。她的心裏的火焰已經消失了。她再沒有以前一樣喜歡經營那公共住宅了。她好像受了她幼年時曾受過的屈辱一樣。

幼年時，她也曾受過這次一樣的屈辱。這是有一次，她的哥哥柯利加拿了一些糖菓給她，她正要伸出手去拿的時候，柯利加却笑着說，

“我馬上給你，請等一會吧”他說了這話便唾些口水到那糖果上去。

“你不是要吃糖菓嗎？華西利莎，這是很乾淨的喲”柯利加這樣說，華西利莎却哭了。

“龔龔的東西！壞蛋！不要臉的！爲什麼要弄髒我的糖菓呢？”

對於她的公共住宅的工作，華西利莎覺得好像和這次所受的屈辱一樣。實際上，一切都已經沒有興味了。雖然還是由她自己經營，可是她的心早已不在那事業上面了。最好是早些脫離這種工作！她和她同住的人

們已經沒有好感了。他們不是都在反對她嗎？他們不是都和費託莎埃夫一鼻孔出氣嗎？究竟爲什麼來呢？

她對她周圍的人已經失了興味了。從前，華西利莎是非常熱心，關心這些人，同情這些人，照顧這些人的，可是，現在，她唯一的希望却是脫離這些人了。她想，請你們不要再來煩纏我吧，我已經疲乏極了！



春之神已經不曉得在什麼時候飄到那很高的屋檐下的華西利莎的房子的窗前了。和暖的春天的太陽，放射出她的光輝，在那明朗的蒼空，盪漾着羊毛似的軟綿綿的薄雲。

華西利莎的住宅的鄰居，從前是一位紳士的府邸，現在却拿來做“母親會”了。那裏有一座小小的庭園，現在，那庭園裏的花木也已發芽，欣欣向榮了。北國的春天是比較遲的。可是，這久待着的，久待着的春天也終於到來了！

像今天這樣的天氣，連華西利莎的心裏也充滿着春的氣息。一個很長很長的冬天都過着孤寂生活的她的心，結着冰似的非常凄冷，無數的爭吵，苦惱和憂鬱

連綿不斷地使她很痛苦。但是，今天不知爲了什麼，她的心好像慶祝什麼大紀念似的充滿着喜悅。那是因爲她接到了烏奧洛查亞——她的愛人給她的信。那是一封怎樣的信呢？那是她許久沒有接了的她的愛人給她的信。

“華西亞喇！”

你不要再難爲我了吧。我已經再也不能忍耐了！你不是和我說過幾次要到我這裏來玩嗎？爲什麼你總是使我失望，使我傷心呢？你真是沒法可想的狂婦哩！爲什麼又和大家吵鬧起來了呢？那事，連這裏的同志們都曉得了，報紙上也有登載。但是，你已勝利地將問題解決了，爲什麼還不到我這裏來呢？我是怎樣的焦望着你的來臨！你真是沒法可想的狂婦啊！現在，我們可以過人的生活了。我不獨已經有了一匹馬和牛，且還有一部汽車，我們可以隨時乘坐了。我這裏屢有用人，你如來，一切家事你都可以不用管，可以充分休養了。這裏也已是春天，林檎花已經盛開了，唉，可愛的華西亞，我的天使喇，讓我們一塊度過這可愛的春天吧。願我們的生活也和春天一樣。

現在，我非見見你不可。我又和這裏的黨部發生麻

纏了。他們一定要和我紛爭。他們永遠不會忘記我以前曾做過無政府主義者。關於這個問題，我曾通知你，是爲了沙威利埃夫而發生的事。如你不來替我解決這個問題，我實在困難極了。我對於那些喜歡管他人的閒事的他們，已經厭倦到連歎氣的空間也沒有了！他們隨時都對我吹毛求疵。我只忠於我自己的義務。無論如何，我希望你馬上到這裏來。我遙吻着你的蒼色的眼睛。

你的永久的愛人

烏奧洛查亞”

華西利莎坐在窗傍，無意地看着蒼空中漂盪着的浮雲，沉思着，她微笑了。這是一封怎樣可愛的信啊！烏奧洛查亞愛她而且熱愛她。

啊，她又是怎樣地愛烏奧洛查亞呢？華西利莎把那封信放在膝頭上，撫摩着好像撫摩她的愛人的額一樣。在她的眼睛裏已不見蒼空也不見白雲，也不見屋頂，她只看見漂亮的烏奧洛查亞的姿態，和他的活動的光輝的眼睛了。

真的，華西利莎的心裏覺得非常難過，她只是懷念着烏奧洛查亞。現在想起來，她和烏奧洛查亞分離的那

很長很長的冬天真覺得是不可思議的。他們已經有七個月沒有見面了。有時，她竟好像忘記了烏奧洛查亞，並不愛他一樣。她想戀慕她的戀人也沒有讓她戀慕的時間。在這個冬天中不曉得有多少麻纏的討厭事！

她所經營的公共住宅幸得平安地渡過去了。但因此，華西利莎却不能不和胡鬧的，無理解的，無教育的人們爭吵。她愛烏奧洛查亞是從她內心的深處愛她的，直至現在她也還是從她的內心深處愛她的戀人，絲毫沒有變更。現在想起這樣的事來，在烏奧洛查亞也許是不可思議的，但在她却並不覺得怎樣。

這個戀愛，在她是“快樂的重担”！真的，她時常覺得那種“重”。這大概是因為她永遠掛念着烏奧洛查亞的事的緣故。她永遠希望着，願烏奧洛查亞不要發生什麼事變。華西利莎知道，烏奧洛查亞有一種不守黨規的皮氣，黨員們之非難他並不是沒有理由的。黨員們非難他是無政府主義者。有時他不聽黨的指揮，自由行動。但是，他那勤奮的實際工作便可以補償那些缺憾而有餘。

她和烏奧洛查亞同住在一塊的時候，她的注意恐怕會引到他那方面去，妨礙她的工作。因這種關係，所以華西利莎和烏奧洛查亞便分開來住，開始現在的生

活，以免妨礙相互的工作，她才可以把全身心都貫注在工作中。

“我們先工作，後戀愛。華西亞，不是嗎？”

華西利莎也很贊同烏奧洛查亞的這些話。他們不獨是戀人而且是工作上的同志。烏奧洛查亞現在公開了他的痛苦請求他的同志華西利莎加以援助。那究竟是什麼問題呢？華西利莎再拿起那封信來看。

他返覆地讀來讀去，眼前好像罩了一層雲霧似的，什麼也看不清楚了。假使這事是因沙威里埃夫的事而發生的，那一定是很麻繁的。沙威里埃夫這人是一個投機的商賈，心術很壞的男子。爲什麼烏奧洛查亞要和這樣的男子來往呢？像現在烏奧洛查亞這樣負有經營事業這樣重大的責任的人，應該和聖人似的潔白，和不良之徒斷絕關係才是。烏奧洛查亞平生都太信任別人了。這次，他恐怕又是因爲哀憐沙威里埃夫而爲他辯護吧。像那樣盜取人民的財產的人實在不值得憐憫的。他們那樣的人，簡直是自作自受。

烏奧洛查亞雖然是一位很好的男子，可是別個黨員們不能了解他的心理，所以將別種意味解釋烏奧洛查亞和沙威里埃夫的關係。烏奧洛查亞是一位很熱情

的男子，因為他太好舌辯了，所以樹了很多敵人。如和三年前一樣什麼事都沒有，也沒有反對他的運動，那好極了，但是想破壞一個人的聲譽，並不是很難的事，想加人以嫌疑也是誰都辦得到的。根據她自己的經驗，她便知道。在那迢長的冬季，華西利莎四週所遇的試煉，現在，烏奧洛查亞也同樣地遇着了。

是的，她要快點回去援助她的愛人。她要為他辯護，使同志們曉得他們自身的不是。還猶豫什麼呢？快點去吧！

但是公共住宅呢？不，她已不再提起那事了。住宅已經沒有法子挽回了，一切都已陷入破滅的深淵。就是照華西利莎的計畫實現了，也只是真正戰勝了費託莎埃夫夫婦吧了。已經沒有補救的方法了。

她這樣想着，歎了一口氣，從窗口望到住宅的庭園去。這好像是她對住宅作別的最後一瞥。那時，華西利莎沈鬱的面上似乎也有點惜別的情調。

那時，她的心裏似乎在說，“啊！不久便可以和他相會了！”她的雙頰，緋紅起來，心裏充滿着喜悅的狂跳。“親愛的愛人喲！烏奧洛查亞喲！我馬上就要到你的身邊了！”她喜歡極了。



華西利莎坐在椅子上，昏昏地睡了一會。那是旅途中的第二日，還要再乘二十四點鐘的火車。

她這次的旅行，和平常的旅行不一樣。在這次的旅行中，她完全好像一位富家姑娘，準備了一切快樂的設備。烏奧洛查亞已經送了旅費給她——當時，什麼都已要用現金了——而且他還勸華西利莎乘寢臺車以便迎接。

烏奧洛查亞又給他的愛人送些衣料去。照他的話看起來，做一位經理先生的太太是要有相當的姿態的。那經理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叫一位同志送一封現金和一份衣料來時，她不禁失笑出來了。那位同志，真像一位商人，竭力讚賞那衣料的品質精良。華西利莎覺得很可笑的笑了出來。但那位同志却說，那並不是贅話，他不很高興華西利莎那種嬉笑的態度。他返覆地說，那衣料的質地的確是上等的。因此，華西利莎不再嬉笑了。她覺得，這位同志——經濟主義者——是很難理解的人。

她把那衣料翻來覆去的看了很久。直至現在，她幾乎沒有想到衣料的事，但如果烏奧洛查亞以為他的同伴應該體面一點，那她也可以順從他的意思，做一套女

人們所穿的時裝。

打定了主意，華西利莎便去找她的朋友裁縫工格爾西亞，將這些事告訴她，請她做衣服。

“唉，格爾西亞姑娘，請你給我做一套流行的漂亮的時裝吧！”

格爾西亞拿出她的同事去年秋天從莫斯科帶回來的時裝雜誌內的各種時裝給她看。她說那些是冬季最入時的服裝。

“哎呀！好時髦啊！格爾西亞姑娘！請你給我揀一種吧！我是一點也不曉得服式的。只要乾爽完整我便滿意了，至於款式，我是一點都不懂的。”

格爾西亞指頭瞧了一點口水，把那本舊雜誌翻來翻去，才發現一種滿意的樣式。

“這種！我想這種最合你的身裁。你不是瘦一點嗎，所以要寬一點才好看。我想這是最合你的身裁的。這種款式，兩邊微寬，前面有些紮襞，那便看不出你的瘦小了。你穿上了我做的這件衣服，我想，你的愛人會更愛你哩！”

“謝謝，請你就這末辦吧。”

說好了價錢，她們互相接吻後，華西利莎便飄飄然

地回去。她自己不會做衣裳，她想，有裁縫舖實在很便利。烏奧洛查亞是一位鑑賞女裝的能手，因為他從前在美國的時候，曾在婦女時裝店裏做過店員。現在，這種智識在他也有相當的用處，因為婦女衣裳也是商品之一，紅色商人也應該有一點關於女裝的知識。



華西利莎獨自坐在寢台車廂中的窗前。和她同廂的是一位穿着漂亮的綾綢衣服，搽着很香的香水；帶着耳環的 NAP（新經濟政策頒行後的暴發戶）女，她現在已到隣室去在和她的“騎士”們高聲說話了。

這位女人擎着嘴唇很冷淡的對華西利莎。

“哎喲！對不起，你！你已坐着我的圍巾，把她弄纏了。”又說“唉，你！我要穿晚裝了，請你暫時出廳下去站一會可以吧？”這位 NAP 女自己一個人占據了那個車廂，覺得華西利莎很可憐似的。華西利莎實在討厭那女人叫她“唉，你！”起初她想和 NAP 女理論，但後來她又忍着不說了。華西利莎只得這樣想，管她吧，不要理這娼婦好了。

天色漸漸暗下來了。青灰的暗影籠罩了初春的嫩綠的平原。那面的一帶森林，忽紫忽黑地在牠上面射出

夕陽的紅光。老鴉離了大地飛翔於高空。在電桿和電桿之間，電線或高或低地飄過車窗。

隨着天色的陰暗，華西利莎的心，不知是在掛慮還是在戀慕。那決不是悲哀，而是在戀慕。她準備旅行以前，一切事務都已經先解決了。但在她要啓程的時候，她的隣居們，却都對她戀戀不捨。他們覺得此後不能再見她的面了。

就是費託莎埃夫的太太也跑到華西利莎那裏來，抱着她，流着淚，很可憐似的求她寬恕。華西利莎並不含恨費託莎埃夫的太太，她心裏只不很尊敬費託莎埃夫的太太那樣的女人吧了。

華西利莎的同志們都送她到車站去。公共住宅裏的孩子們都把他們自己做的花兒贈給她。這時，華西利莎才覺得她的努力不是完全空虛的。既然播了種，結果一定會有的。

火車離開車站了，華西利莎漱漱地流着眼淚。送行的朋友們都揭着帽子殷殷惜別。這時，她才覺得那些送別的人們的可愛。就這樣戀戀地別去。

她所住的市鎮，漸漸消失在火車的後面了，競走似的，經過了遠遠近近的森林，經過了郊外的市區。華西

利莎把她經營的公共住宅，冬天的悲哀和喜悅這一切都完全忘記了，她的心，比火車行得更快，早已飛到她所熱愛的烏奧洛查亞那裏去了。

可是，爲什麼華西利莎現在會這樣哀愁呢？她心裏深深戀慕着的究竟是什麼呢？這，或許已和冰冷的魔風吹過他的心一樣吧。他究竟哀慕着什麼呢？

這許是和她的心血的結晶，公共住宅，同葬在過去的大海中的，她的生命的片段吧。是的，那些已和日近黃昏的餘色的春天的暮靄籠罩着的原野一樣葬送在過去的大海，永不再來了。

和她的理性不同的感情，很明白的豫知那會到來的事件了。再過兩晚，她便可以會見烏奧洛查亞，可以擁抱烏奧洛查亞了。她感覺到烏奧洛查亞的熱吻。強有力的臂腕，和他那優麗的聲音現在好像都還縈繞在他的耳邊。

甜蜜的倦怠包圍了華西利莎的全身，她微笑了。假使NAP女不在那裏——她正在對鏡梳粧——華西利莎便要和小鳥似的，高聲唱出她的心喜悅的春曲了。

NAP女很粗野地打開車廂走出去了。這粗野的女人！華西利莎靜靜地閉着眼睛，心裏描繪着她的愛人烏

奧洛查亞。在她的心夢裏，一幕一幕地開演她和她的愛人拍奏的戀愛的故事。真的，他們的戀愛已經是五年了。華西利莎幾乎不能相信這五年的長時間，好像昨天才初會面的一樣。

她縮着腳，蹲在車廂的一隅，閉着眼睛冥想。火車的走動把她的全身都弛鬆了，但是華西利莎的心却越急激地向着前進。

迴憶的序幕。究竟是什麼呢？是最初的會面吧？

的確，不知是在十月革命前的什麼大會，那時，空氣很不好，“波爾什維克”黨員還很少，他們不知要怎末辦才好！“孟塞維克”正握着政權，那討厭的社會革命黨員也分了一杯羹。“波爾什維克”四面八方都受攻擊。大家都說“波爾什維克”是“德國的間諜”是“賣國賊”，不惜用暴力對付他們。但是，“波爾什維克”的集團，却仍日益增加。老實說，當時就是他們自身也不曉得究竟要怎末辦才好。不過，他們却曉得一定要先停息戰爭，保持和平，將一切“帝國主義者”“賣國賊”從蘇維埃驅逐出去。這是正確的，所以他們繼續鬥爭。頑強地，熱烈地，毫不妥協地本着充分的確信繼續鬥爭。全體黨員都沈默地在他們的眉宇之間表現他們各自的決心。在他們的

眼睛裏都在說着“我們甯死不妥協！”黨員那裏能夠想到他們自己的私事！那時，有誰能夠顧得到他們個人的私事呢？

在追憶着當事的華西利莎的眼中，只看見團體，而不看見個人。當時，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機關報紙都登載完全不根據事實捏造出來中傷她的新聞。可是，他們要罵，管他們去罵好了，他們除了罵也就再沒有什麼技倆了。民衆們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這一切新聞記事。民衆們只曉得“波爾什維克”方面是對的。

“咳！你不顧到你可憐的母親嗎？你和“波爾什維克”一塊做事，那是全家的恥辱！那是賣國的勾當！”

母親涕泣着這樣說。爲避免聽這些家庭的苦諫，華西利莎到別個同志家裏和他們一塊住。她不能同情她的母親的眼淚，她好像和別人特別有緣。她很明顯的認取那唯一的目標——“波爾什維克”的勝利。好像有什麼特別的力催促着她似的，使她不能停步，而那個力雖然好像會把華西利莎摧落懸崖，她也仍然努力突進，努力苦鬥——繼續不斷的苦鬥。

論爭日益激烈，空氣日益險惡，暴風雨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從彼得堡傳來了情報，接着是大會的決議，

杜洛茨基的演說，彼得堡蘇維埃的布告。

華西利莎們開會了，赴會的人非常多，連會場的走廊都擠得水洩不通了。參加的羣衆，有些爬上窗櫺，有些坐在會場內的通路，擠到一點空地都沒有。究竟是什麼意味的大會呢？華西利莎一點也想不出來。當時，到處都選出“波爾什維克”黨員爲議長，委員會也由“波爾什維克”黨員和社會革命黨的左翼組織而成。在那些委員中那無所屬的無政府主義者，普通在街上叫做“美國人”的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也在內。

華西利莎這時才初見烏奧洛查亞。不用說以前她已經聽過他的名字了。有些很欽服烏拉奇美爾的說“要他才是一位真正的堂堂男子。要烏拉奇美爾才是能使人聽服的人。”可是有些非難他的人們却說他“吹牛皮”。不過，有焙麵包工會和店員工會擁護他却是真的。因此，大家都很注意他。“波爾什維克”黨員在烏拉奇美爾反對“孟什維克”黨的時候很喜歡他，但在他反對他們自己的時候，却很憤慨。他究竟希望着什麼呢？大家都很難預測。

黨的秘書再也不能忍耐烏拉奇美爾的態度了，他說，“這小子已經發狂了。還是和這東西脫離關係吧！”

但在街上最得人們的尊敬的斯達般阿爾基莎委奇却撫着他的灰色的長髯笑着說，

“唔，唔，請再忍耐一會吧。他馬上便可以變成很好的“波爾什維克”黨員的。那個男子是一位很好的戰士。唔，讓他把那美國式的皮氣改乾淨便好了。”

以前，華西利莎並不是沒有聽過烏拉奇美爾的事，不過，她對於那個名字不很注意吧了。在世間，有許多有時出現有時消失注意不到的人們，要一個一個記起來實在是辦不到。

開大會的時候，華西利莎不知怎的稍為遲到，趕得氣喘得很利害。在那市區的大廣場上已經開會，開始演說了。

華西利莎是一位演說家。大家都很喜歡聽她的演說。她是一位女子，又是一位女工，所以她的演說，到處都博得聽衆的歡迎。華西利莎用客觀底說話方法，所以她的演說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非常中肯。她深得簡潔明瞭的演說方法。因此各方面都要求她去演說，使她忙到幾乎應接不暇。

華西利莎參加那天的大會，趕快跑到演講台上去，她的演說，不用說已經列入秩序單內了。一位叫做猶洛

奇金的同志——這同志，後來葬身沙場了！——拉着她的衫袖說，

“我們勝利了啊！選舉議長，波爾什維克勝利了。那些委員是一位社會革命黨的左翼和那個“美國人”。那小子已經幾乎是“波爾什維克”了。現在，要馬上說些話才好。”

華西利莎望望那位“美國人”，吃了一驚！這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嗎！不是完全像一位紳士嗎？他是一位佩着硬領，結着很好的領帶，分着很漂亮的頭髮，一表儀容，睫毛很長的男子。

輪到“美國人”演說了。他走進演壇時，先理一理鬚子，用手托着嘴。這是什麼紳士的樣子！——華西利莎不禁笑了出來。

那“美國人”的聲音實在很嘹亮，很能引人注意。他的演說很長，有時又夾雜些滑稽的說話進去，使聽衆都發笑，連華西利莎也一齊笑了出來。這位無政府主義者實在是一位很利害的男子。華西利莎和聽衆都一齊喝采。演說完後，他回去演說者席時無意碰了華西利莎一下。他馬上回頭，很抱歉似的對她道歉。華西利莎不覺紅了紅臉，很不安定似的，她惶惑了，可是那位無政府

主義者却並不覺得怎樣，毫不介意地坐回他的椅子上去，開始吸煙。

主席望着他，指着 he 手裏的香煙說“席中是不許吸煙的。

雖是這樣，可是“美國人”却只把頭俯低了一點，仍舊繼續吸他的煙。

“我是吸煙的人，所以我要吸煙，你們的規則，在我不適用的。”

他這樣說了，再吸二三口煙，乘主席忙亂的時候，才拋棄那根香煙。

華西利莎還沒有忘記，記得那時的事。後來，她還將那時的事嘲弄他。但是，那時他還沒有注意到華西利莎。他注意華西利莎，是在她站到演壇上演說的時候。

那天晚上，華西利莎說得很有精采。烏拉奇美爾雖然是在後面的演說者席上，但是華西利莎却覺得滿身都受他的注意。她在那天晚上的演說中澈底攻擊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黨和那時無人注意的無政府主義者們，極力讚賞“波爾什維克”。她並指摘那個“美國人”，說他有紳士的臭味。

華西利莎現在也還記得，在演說中她束着的頭髮

披散下來了。當時她有很長的美髮，團團地束在頭上。她說得太熱情了，夢境似的，髮扣掉了下來。頭髮鬱陶地披散在眼前，她時時把牠撥到後面去。華西利莎連做夢也沒有想到她的頭髮會魅惑烏奧洛查亞。

“華西亞，你演說的時候，我並不很注意。但是你的頭髮披下肩上時，我已覺得你不是演說家，而是我的天使了，現在我也還清楚的記得你那時的姿態。女人！一位有趣的女人雖然有點惶惑，但仍固執你的意志進行。你指手畫腳地在那裏非難無政府主義者。可是，怎末樣呢？你的頭髮，好像金紐帶似的披在你的背上。華西亞，我認識你便是從那時候起。”

在他們已經戀愛以後，烏拉奇美爾這樣追懷着說。但在當時，不用說她什麼也不曉得。演說完了以後，華西利莎才理她的頭髮。猶洛奇金替她拾起那髮扣。

“謝謝，泰華利西奇”。

大家都注視她，華西利莎很不好意思。烏拉奇美爾也好像不大起勁。無疑的他在注意她，而且關心她。不知怎的她有點惶惑了，她似乎有點怨憤烏拉奇美爾。但是爲什麼華西利莎會注意這個無政府主義者的事呢？

散會了，大家都回去了。這位無政府主義的“美國

人”却跑到華西利莎面前來。

“初次見你”

他說這話以後，他自行介紹他的名字，說他是怎樣的人。他們握手，他極力讚賞華西利莎的演說。她又面紅起來了。他們這樣的談話，討論着。華西利莎和烏拉奇美爾各爲“波爾什維克”與無政府主義者辯護。他們和會衆一塊擠出門口。那是一個大風雨的晚上。

黨部專用的馬車在門口等着。烏拉奇美爾說送華西利莎回家。華西利莎答應了，兩人同乘在車上。馬車中，很暗很狹。他們緊緊地挨坐着。馬咿咿地濺着污泥前進。

華西利莎和烏拉奇美爾不再議論了，靜靜地沉默着。兩人都很嚴肅，但很愉快。

他們說些很小的事件。他們說下雨的事，說明天要在石鹼工場開會的事，說黨本部總會的事。祇是說這些無聊的瑣事，但在他們的心裏却都充滿着愉快。

不久，到了華西利莎的家門了，互相告別。兩人雖沒有說出來。但兩人都有點戀戀。

“你的腳不會濕吧？”

烏奧洛查亞很關切地說。

“脚?”

華西利莎扭怩了一會，不知怎的很歡喜。這是他注意她，關懷她的最初的經驗。華西利莎露出美麗的白齒笑了一笑。那時烏拉奇美爾真想擁抱她和她的的潤澤的白齒接吻了。

她家的大門開了，門房接華西利莎進去。

“明天在本部再會吧！再會！請不要忘記。開會是正二點。我們不像美國式似的守時間是不行的。”

烏奧洛查亞舉起他的呢帽，鄭重點頭而別。華西利莎還站在門口，好像還期待着什麼似的。

大門關上了。華西利莎一個人站在黑暗的庭中。那喜悅的情懷忽然消失了。她的心裏不安起來，感覺戀愛的飢餓。她覺得一切都不愜意，一切都使她悲傷。

她看見了她小時候孤苦伶仃的面影。



華西利莎枕着羊毛的肩披坐在車廂裏，還沒有睡，但她好像夢幻似的，又好像映畫似的回顧着她自己的過去。那一卷一卷，一幕一幕混和着悲哀和喜悅的都是她和烏奧洛查亞的生活的片斷。那是美妙的回憶。她在

回憶的線上雖然有點悲哀，但是仍然覺得喜悅。她伸直她的脚坐起來，列車也好像撫慰她似的，挑動她的心情。

華西利莎的心裏，現在還好像看見那屬於烏拉奇美爾的工會在嘈雜中開會的情形。焙麵包的職工們是很難處理的集團。烏奧洛查亞是主席。只有他才能統率這些勞動者們。起初，大家都很嘈雜，但他終於使他們保守秩序，鎮靜下來了。從他額頭上突起的青筋看起來，便可以曉得他是怎樣的努力。但是，他的努力終於成功了。在那時候，他當然不知道華西利莎的到來。她靜悄悄地坐在壁邊，參加這個會議的進行。

大會議決表示對政府不信任，又議決將工會完全移入工人之手。工會由工人自己直接選舉執行委員。將股東，市會議員及其他資產階級開除，完全拒絕他們的捐款。今後，工會已經不是市的機關，而完全是焙麵包的職工和工會雇用的人們掌握的機關了。

不過，“孟什維克”的黨員們決不是任人攻擊的。他們已派有偵探到各機關去通報這些事。

散會後，只有執行委員們留在那裏。很奇怪的，市的最高官憲和“克倫斯基”一鼻孔出氣的“孟什維克”的執行官忽然出現在席上了。在他們的後面有孟什維克

的首領們和社會革命黨員等等。烏拉奇美爾覺得他們實在是無意識的惡作劇！

“諸君，現在散會了。只請焙麵包革命工會的委員留在這裏開會。明天要開關於時事問題的總會，諸君，請回去吧。”

烏拉奇美爾的聲音很沉毅嘹亮的全場都聽見。聽衆雜沓地站了起來。

“諸君，請等一等，請稍等一等。”

執行官很憤怒地大叫。

“執行官！太遲了，已經宣布散會了。不過，你想曉得我們的決議嗎？這裏便是，請看吧。你來得正好，我們正想派一位代表到你們那裏去。在革命時代，非這樣不行。由各種民衆機關將各種報告呈上政府官吏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要官吏自身來民衆機關裏取得報告的時代了。”

烏拉奇美爾泰然地站在那裏，開始整理那些文件，在他那睫毛很長的眼睛裏，頑皮地笑着。

“不錯！不錯！”

羣衆大叫起來，混和着笑聲。執行官要抗辯什麼似的，走近烏拉奇美爾的面前，很興奮地高聲地說。烏奧洛

查亞坦然自若仍在微笑。他用很明瞭的聲音答覆執行官。他的答辯，全場都聽見。聽衆拍掌歡呼地附和着。烏奧洛查亞譏諷似的說，慶祝工會脫離資產階級而獨立，在開獨立晚餐會的時候也請執行官列席吧，聽衆都狂笑起來。

“那美國人是很有味的人，生來便很會說話的。”

執行官不能達到目的，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去。但是仍然想用政府的勢力威嚇他們說，

“有本事便做來看看吧！”

烏拉奇美爾睜着眼睛大叫，全場的羣衆也一齊叫起來，

“有本事便做來看看吧！試試看！”

執行官和孟什維克的同志們，狼狽地從側門逃回去。

場內還繼續開會。委員會一直延期到入夜。大家都沒有吃飯。第二天早上再繼續開會吧，他們都很疲倦了。

華西利莎和聽衆一塊兒走出門口來。那時，忽然看見烏拉奇美爾正站在她的面前。很莊重地微笑着，和其他的人們一樣，穿着整齊的嗶嘰洋服。這次華西利莎不

覺得他像“紳士”了。現在，才覺得他好像他們的同志。他和“波爾什維克”究竟有什麼不同呢？他不是很勇敢嗎？不是什麼也不怕嗎？他不過佩着硬領吧了，但是，遇必要時他不是雖赴湯蹈火也不辭的嗎？華西利莎想到這裏，忽然願意將她的身體給烏拉奇美爾的强有力的手腕抱住了，這不單是心裏這樣想，而且還表現出外面來。她願意和烏拉奇美爾手牽着手，互相信賴地，愉快地過他們的生活。但是在烏拉奇美爾看起來，她究竟是怎末樣的東西呢？華西利莎將她和烏拉奇美爾比一比，深深地歎息了一下。他是一位很有學問的美男子，而且曾到過美國。

和他比起來，她怎末樣呢？面貌又並不漂亮，學問又並不高深，又從來沒有出過一步國門。烏奧洛查亞那裏會注意她這樣的人！可是今天，他不是很注意她嗎？

華西利莎正翻來覆去的這樣想着，忽然，她的耳邊聽見烏拉奇美爾的聲音。

“達華利西奇華西利莎！你來得正好！今天幾乎把執行官那小子的鼻頭都弄崩了。這次，他不敢再惡作劇了。担保他不敢再來這裏了。只是形式上把我們的決議

給他們看看吧了。”

意氣軒昂的烏拉奇美爾熱心地報告這些消息。華西利莎知道他的意氣。他們愉快地高興地談笑着。

假使不是烏拉奇美爾的同志來叫他去，他們兩人許會站在門檻上更繼續說着執行官和決議案的事。

“欠陪了，達華利西奇華西利莎！可惜今天我們要在這裏暫別了。”

華西利莎在他這些話中，可以聽出他的戀戀的心情。她的心裏充滿着喜悅。她那深深的眼睛仰望着烏拉奇美爾。在華西利莎仰望着他的兩隻眼瞳中清晰地映照出她的芳心。

烏拉奇美爾凝視着，沉默地透視了她的眼睛。

“達華利亞奇烏拉奇美爾！幹嗎？走吧！不要叫人家老等，還有很多工作哩！”

他的同事把烏拉奇美爾叫去了。

“走了！”

烏奧洛查亞伸出手來和華西利莎握手後便走了。

那天晚上，誰也不能引起華西利莎的注意，她只夢想着烏奧洛查亞的姿容。不安地在那黑夜的市區中迴步。這在她是一種新經驗。



那是澄清的寒冬的晚上，羣星照耀在蒼空。新雪初晴，市街，家屋和樹木，一切都披上銀白的粉雪的新粧。

華亞利莎和烏拉奇美爾正在從會場出來的歸途中。“十月革命”已經過去了。一切權力都在蘇維埃的掌握中。“孟什維克”已和社會革命黨的右翼一樣失掉他們的勢力了，只有國際主義者們還屹然存在，“波爾什維克”的權力日益擴大。黨支配了一切。全體勞動者都擁護着“波爾什維克”。還在反對的只有資產階級，僧侶和軍官們。蘇維埃正以全力掃蕩他們。革命的浪潮還沒有平靜，社會的秩序還未恢復常態。市區都由赤衛軍戒嚴，常常發生小小的衝突。但是這種混亂的情形也日益過去了。

華西利莎和烏拉奇美爾在那裏說着波爾什維克掌握政權時的情形。那時，烏拉奇美爾所指揮的工會的工友都打前鋒。他們都是勇敢的鬥士。烏拉奇美爾常常以此相誇耀。工會的工友都信任烏拉奇美爾，選他為代表參加蘇維埃。

兩人緊緊地並排着在靜悄悄的街道上走來走去。

赤衛軍的巡哨們有時在街角上詰問口號。烏拉奇美爾便卷起衫袖上的紅布給他們看。他戴着一頂毛帽子。烏拉奇美爾曾加入勞動軍，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子彈曾穿過他的袖口的邊沿。他將那時的傷痕給華西利莎看。在這革命的前後，他們兩人雖然有時相見，但互相密談的機會不用說完全沒有，完全沒有那種暇工夫。

只有今天晚上，他們才有一塊散步密談的機會。兩人都有許多話要說似的好像久別重逢的故友，心裏有許多話要說出來。

可是，他們忽然沉默着不說話了。兩人都覺得愈加親密起來。兩人不覺走過了華西利莎的家門。他們走出郊外去了，一直走到那從前的菜圃邊。究竟走到什麼地方來了？停了步，兩人互相看着都笑了。他們仰望那燦爛的繁星。

“在我們這村裏，一個時鐘也沒有，所以我們只有看天上的繁星以定時刻。對於星的方位家父特別知道得清楚，所以他能夠報出很正確的時間。”

因這事，烏拉奇美爾便說到他幼年時候的事。烏拉奇美爾生於一個大家族的貧農家裏。因為家族太大所以什麼也不自由。他想入學校讀書，可是因為離學校太

遠所以又不能去。因此，他便和那地方上的牧師的女兒約定，他替牧師養鵝，牧師的女兒却教他讀書。

烏拉奇美爾對華西利莎說他的故鄉，說他家裏的林田。他漸漸傷感起來了。

華西利莎意外的覺得他是這樣溫柔的人！她越想親近烏拉奇美爾。

烏拉奇美爾更說他在美國時的情形，他在年輕的時候，便立凌霄之志，要橫渡美洲。

他在貨船上曾做了二年船員，以後又在造船廠中工作。後來，從那裏驅逐出來，只得跑到別個地方去。因迫於飢餓不得不做短工。有時，在宮殿似的旅館裏做侍者。他看見多少富豪們到那裏去！他又看見多少穿綢着緞，飾着花邊，佩着鑽戒的女人們到那裏去！以後，他又做一家堂皇的時裝店的門房。在那裏的薪水還不錯。穿着鑲金邊的他那種漂亮的姿態，大家都很喜欢。可是他不高興那種工作，有錢的客人終於和他的性格不合。以後他便給一位大棉花商人雇去做汽車夫，和那商人一塊坐着很漂亮的汽車到美國各地去。但是，這事他也覺得討厭了。這不過較奴隸稍好一點。那個商人叫他賣棉花，立為店員。他便在那裏學習簿記。

那時，恰好革命爆發了！他便放棄了一切，急速地跑回俄羅斯去。不用說，他在美國的時候，曾加入過某個團體，有一次曾和警官衝突，被他們拘去。那時恰好那大棉花商來請求釋放烏拉奇美爾。那個棉花商不獨很中意他做一位汽車夫，而且他知道烏拉奇美爾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還非常尊敬他。他常是平等地和烏拉奇美爾握手。這一點，美國和舊俄羅斯是怎樣的不同！

烏拉奇美爾因此很喜歡美國。

烏拉奇美爾和華西利莎在街上這樣的走來走去華西利莎傾耳聽着烏拉奇美爾流水般的談話。他將他的一生告訴了華西利莎，他們兩人再回到華西利莎的家裏

“咳，達華利西奇華西利莎！我喉嚨乾得很，請給我一杯茶，好吧？我還不想睡。”

烏拉奇美爾向華西利莎這樣要求，她躊躇了一會說，她的同事也許已經睡着了。

“那不要緊，叫她下來，我們三個人一塊談話，不很好嗎？”

華西利莎怎樣能夠拒絕他的希望呢？她已和他這樣親密，而且他似乎又還不想回去。兩人走進她的房裏，燒起茶來。烏拉奇美爾說“男子替女子紮袖口，這是

美國式的。”他一面說，一面便替華西利莎紮袖口。

喫着茶，談着話，他們又從床上叫起睡眠朦朧的華西利莎的同事。

烏奧洛查亞又繼續說他在美國時的情形。他說他穿着金扣的制服，戴着插有羽毛的三角帽站在很大的商店的門口，和許多坐着私家汽車，穿着絲襪來買東西的漂亮的女人們說話。其中的一位，寫了一張紙片給他，約他去玩。他自然是不理她。據他自己說，女人的事，實在不成問題，將來一定會發生的。他又說有些女人把些薔薇花給他……

華西利莎聽見烏拉奇美爾說了這些穿絲襪的漂亮的美國女人的話，覺得她自己實在是不知怎樣醜劣的東西！

她心裏的喜悅又消失了，覺得世界又黑暗起來了。

“達華利西奇烏拉奇美爾！你戀愛過那些美麗的女子嗎？”

華西利莎終於這樣開口問出來了，她的聲音顫動着，現在想起來她都還覺得可恥。

烏拉奇美爾注視着她搖搖頭。

“咳！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直至現在，我也還完全

保守着我的心和我的愛。我想把我這顆心，這點愛獻給一位純真的處女。這些美國女子是什麼？他們都太放縱了，比賣淫婦還更放縱！”

聽見烏拉奇美爾說這些話，華西利莎的心裏再充滿着喜悅，可是不久，她的喜悅又消失了。烏奧洛查亞不是要將她的心獻給那純真的處女嗎？可是，華西利莎已經不是無邪的處女了。以前，她在戰線的時候曾和機械部員培查亞拉茲格洛夫發生過關係，且和黨的組織員也發生過關係。那時，大家都說，她已和那個男子有了婚約。可是，那個男子不曉得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連信也沒有一封。她也忘記那個男子的事了。但在現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她是不是“純真的處女”呢？

華西利莎望着烏拉奇美爾的臉聽他說話，但是他說些什麼，她並沒有聽見。她的心裏好像很悲傷，而烏拉奇美爾却以為是因為他對華西利莎說的話。因此他不再說話，站起來，急速地不說什麼便走了。

他走了以後，只剩下華西利莎，她哭了。她是怎樣的希望烏拉奇美爾把她抱在懷裏吻！但是他却不中意她！他曾看過多少美貌的女人，他要把他的心獻給那“純真的處女”！

華西利莎整晚哭泣。她決意竭力避免和他見面。她在烏拉奇美爾看起來，她究竟有什麼意味的呢？

因此，華西利莎決意遠離烏拉奇美爾，可是奇怪的運命却使他們比以前更多接近的機會。

有一次華西利莎看見某委員會在那裏開會，爭論得很激烈。那是要任命新市衛戍司令。一部分贊成推薦烏拉奇美爾，一部分却絕對反對。黨的秘書特別不滿意烏拉奇美爾。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他們說，不是全市都竭力反對那“美國人”嗎？

戴着歪斜的毛帽子，和舊時代的知事一樣坐着工會專用的馬車兜來兜去。這使民衆很憤慨，說他破壞了統制。挖苦他的話逐漸傳出去，說他又不守工會的規則。

華西利莎竭力辯護烏拉奇美爾。他看見有許多人這樣非難烏拉奇美爾，說他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很難過。她想他不是比“波爾什維克”更做得漂亮嗎？斯達般阿爾基莎委奇也擁護烏拉奇美爾。

投票的結果，以七對六否決烏拉奇美爾的任命。這已是沒有辦法可想了。烏拉奇美爾實在也有不對的地方。他實在穿着得太奢侈一點了！

烏拉奇美爾聽見委員會投票的結果非常憤慨。爲

什麼不信任他呢？他不是因為革命而弄到身心交瘁了嗎？他公然侮辱起“波爾什維克”來了！

“國家中毒者！集權主義者！你們這般小子又要建立什麼警察制度了！”

他到處都引美國的例；說他加入的 I. W. W. 的事。委員會更加憤怒，要強迫烏拉奇美爾服從規約。他和委員會間間隙乃日益深刻。那時，華西利莎極力為烏拉奇美爾辯護，她聲嘶力竭地為他辯護。

這個問題傳到蘇維埃去了。說烏拉奇美爾的工會不守訓令。烏拉奇美爾還是堅持着他自己的主張。

“我不能服從你們的什麼警察命令，一切機關都非由我們自己支配不可！統制？你們的統制究竟是什麼？！我們掀起革命而流我們的血，正逐出了資產階級，難道我們又再將別個枷鎖加上我們的自身嗎？！要司令官來幹什麼？我們不能指揮我們自己嗎？！”

烏拉奇美爾大聲地這樣說。

“如果你不服從，我們便將你逐出蘇維埃去！”

委員長這樣威嚇着說。

“有本事你試做來看看吧！我教我的工友們完全退出保安隊！看看還有誰來保護你們？你們不是再要屈服

於資產階級嗎？你們簡直是自己掘自己的墳墓！蘇維埃是什麼？不是只是警察會議嗎？！”

烏拉奇美爾圓睜着眼睛很憤怒的說。

華西利莎覺得心臟都停止跳動了似的。爲什麼烏拉奇美爾會說這樣的話呢？大家當然都會反對他的。真的，她所抱的並不是杞憂。全會場都憤激極了，事情是因爲烏拉奇美爾罵蘇維埃。烏拉奇美爾突然站在那裏，顏色蒼白地辯護他自己的立場。他的周圍都掀起了暴風雨似的，全體都怒目望着他。

“放逐那王八！縛住他！逐那叛徒出去！”

四面都是罵他的聲音。

那時，斯達般阿爾基莎委奇恰好在那裏，他才努力把烏拉奇美爾救出場外去。阿爾基莎委奇想帶他到隔壁的房裏去，讓他退席後，蘇維埃才討論這件事。

烏拉美爾服從了這個忠告退席了。華西利莎跟在他的後面，心裏很痛苦。說錯了一句話有什麼打緊呢？蘇維埃還是蘇維埃！爲什麼他們因爲他說錯了一句話，便要罰他那樣的人呢？照他的行爲判斷起來不是很正當的嗎？烏拉奇美爾對於蘇維埃的實力，不是誰都曉得的嗎？那時如果沒有他，“波爾什維克”不是開始便要失敗

了嗎？解除軍官的武裝的是他；驅逐市長的也是他，使最頑迷的反對派辭職的又是他！回頭看看他過去的戰跡吧！爲什麼他只說錯了幾句話，便要將他那樣的人放逐出蘇維埃去呢？！

華西利莎很憂慮地走進隔壁的房裏。烏拉奇美爾坐在椅子上，一隻手支着頭在那裏默想。

烏拉奇美爾知道她進來了。回頭看看他，在他的眼睛裏充滿着苦痛，煩悶和憂慮的神情。同時，在華西利莎的心裏，覺得他好像是一位很得人憐愛的小孩子。她的心裏充滿着同情，她想盡方法去安慰烏拉奇美爾的痛苦。

“國家中毒者很可怕吧？”

強硬的烏拉奇美爾聽見這樣說。

“我威嚇了他們，那般小子很驚慌吧？現在的情形怎樣……”

他說到這裏，又切斷了他的話頭。

華西利莎很親切地看着他。在她的眼睛裏并含有非難他的神情。

“唉，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你弄糟了！你自己將因此而沒落啊！你爲什麼要說那些話呢？你不是好像和

蘇維埃對敵嗎？”

“如果蘇維埃是警察局的變形，那我始終都反對！”
烏拉奇美爾還很強硬。

“爲什麼你會說出連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話呢？”

華西利莎再走近他的身邊，臉紅紅地很溫柔的和母親望着她的孩子似的望着他。烏拉奇美爾的眼光和她的眼光接觸後又繼續沉默着。

“是因爲憤怒而說出來的嗎？”

烏拉奇美爾點點頭。

“我不能沉默着忍受，所以憤慨地說出來了。”

烏拉奇美爾再抬起頭來好像小孩子對母親悔過似的望着華西利莎的眼睛。

“事情已經弄到這樣，現在已經不能挽回了。”

這樣說了，烏拉奇美爾握着她的手，想走開的樣子。可是華西利莎却仍然親近着他。她的心裏充滿着憐憫和愛意。他覺得現在的華西利莎實在是無上的可愛。她用手摸着烏拉奇美爾的頭，撫摸着他的髮。

“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這樣不行的，不要灰心吧！你不是一位很能幹的無政府主義者嗎？唉，烏拉奇美爾！這個樣子不行，自己沒有自信又嘵嘵地說別人，

那是不行的!”

華西利莎倒在烏拉奇美爾的身邊，小孩似的撫摩着他的頭。他又把他的頭貼在華西利莎的胸前，好像要求她的援助似的。這樣偉大的他，現在也憂鬱到和小孩一樣了。

“一切都是亂七八糟的。我想起了革命，我想起了同志們——現在，一切都變了。”

“那不用說，可是，你不能不保持優美的友誼嘛！”

“不！現在，只是善意，什麼也不行！我對於人們大概怎樣也不會有好結果的。”

“不練習不行嘛！無論如何也不行！”

華西利莎摸着烏拉奇美爾的頭，看着他。她俯低她的身體吻他的頭髮。

“我們非將這個問題解決了不可。你自行去謝罪，說你一時失言，請大家不要誤會吧。”

“那可以。”

烏拉奇美爾很順從地同意了，望着華西利莎求她援助似的。他忽然兩手緊緊地抱着她，緊到連她的胸前都有點痛了。他的熱烈的嘴唇接觸着她的了。

華西利莎很急速地跑回演壇去，走到執行委員們

那裏，又走到斯達般阿爾基莎委奇那裏，說怎樣怎樣請他們竭力把烏拉奇美爾從這件事救出來。

事情終於解決了。

可是，大家對於烏拉奇美爾反抗的態度却還沒有完全消失。因此，蘇維埃乃分爲二派。而那平穩的幸福時光乃成過去了。



華西利莎想不再想下去了。可是她的腦中還是翻來覆去不斷的想着。

他們什麼時候住在一塊的呢？大概是在那蘇維埃的事件以後吧。

有一次，烏拉奇美爾送華西利莎回家。那時他們兩人已經什麼都一致行動了。他們獨自兩人的時候，曾溫柔地互訴過他們的衷曲。

那時恰好華西利莎的朋友不在家。烏拉奇美爾便把華西利莎抱到自己的胸前，熱情地吻她。直至現在華西利莎也還記得那時的接吻。可是她躲着她自己的身體，正面看着烏拉奇美爾。

“烏奧洛查亞！你不能吻我，不是誠意的不能吻我。”

烏拉奇美爾吃了一驚，不曉得那是什麼意思。

“什麼？難道我想欺騙你嗎？你還不曉得我見你以後便戀着你了嗎？”

“不是這事。烏奧洛查亞！我自然相信你。可是，那，我……請你不要和我接吻吧！你不是說過，你要把你的心獻給那“純真的處女”嗎？是吧，烏奧洛查亞？可是我已經不是處女了，我以前曾有過戀人。”

她以為她自己的幸福現在已經消失了，她絕望地說。

烏拉奇美爾截斷她的話。

“以前的戀人算什麼！你是我的，華西亞，比你更純真的人在那裏找得到呢？你的心不是和雪一樣清澈嗎？”

他很熱情地再抱住華西利莎。

“噫？華西亞！你不愛我嗎？不愛？你不是我的嗎？已然不是他人的，還不是我的嗎？那末，請你不要再提以前的戀人的事吧，什麼也請你不要說，我也不想聽什麼了。真的，你是我的，問題便只是這樣。”

這是他們兩人的結婚生活的序幕。

同 棲

四

在黑暗的車廂中。Nap 女把 O.D. Koroneu 香水洒在車內，連寢臺上也有。華西利莎靜靜地躺在那上面的寢台，還沒有睡，過去的回憶老是浮現在她的心頭，好像是過去的總決算一樣。但是，爲什麼要總決算呢？她的前途，還是浩浩蕩蕩的。戀愛，幸福還在那裏等待着。可是，在她那看不見的心深處好像覺得一切都和以前的不同了。四年前的幸福也已成過去了。他們的戀愛也已經變化了。實際上，連華西利莎自身也不是從前的她了。

爲什麼？誰人的罪過呢？

華西利莎兩手攀着頭昂首沉思。這數年來的事物，她不必再想了。她生活着，她勞動着。可是，現在，她好像覺得那時候的一切都忘記了，什麼也倦怠了。什麼緣故呢？那是因爲黨內繼續發生紛爭，各機關繼續發生混亂。

一切都已經變了。烏奧洛查亞也變了。實際上，她爲了烏奧洛查亞的事不知忙到怎樣的程度。他時常都和官吏很疏隔。可是華西利莎却時常都能說服他。他信賴華西利莎，常常聽從她的忠告。

白黨又開始攻擊了。因此市區又瀕於危險。烏拉奇美爾決意加入戰線上的軍隊去。華西利莎也並不怎樣去阻止他，不過她勸他在出發戰線以前，無論如何，一定先要加入波爾什維克。起初他反對，終於他答應了。

他已是一位波爾什維克，出發戰線去。

他們很少會面。有時，烏拉奇美爾得到一二天的休假歸來，可是，接着便又不曉得是幾星期幾個月的離別。這是沒有辦法的。但因在這期間內離別慣了，所以也並不覺得怎樣寂寞，且在當時實際上也並沒有心的餘暇。

有一次，華亞利莎在某委員會的席上聽見烏拉奇美爾某事被嫌疑的事。究竟因為什麼呢？據說，烏拉奇美爾在砲兵中活動，時常不遵守義務，且有一點不正的行為。

華西利莎非常生氣！這是不會有的事！她不相信。這一定是陰謀，不然便是流言！

因為想詳細明瞭事件的真相，所以華西利莎到各方面去刺探。這問題大概是很重大的，但還沒有提到法庭去，華西利莎乃辭了職，懇求斯達般阿爾基莎委奇改派她到運輸慰問品到戰線去的列車上工作。三日後，她便坐着到戰線去的列車。

這實在太麻煩了，到處都延遲又延遲。有時是列車間相互的時間不對，有時是文件弄錯了以致遲滯，還有些列車不願掛慰問品車。因此，弄得華西利莎非常疲乏，心裏非常痛苦。事件或許已經提到法庭去了。

那時，華西利莎是怎樣的愛烏奧洛查亞，怎樣的親切他。她很信任烏奧洛查亞。因為他是無政府主義者，人們都不了解他，都在猜疑他，她却竭力為他辯護。誰也沒有她那樣了解烏拉奇美爾的心情。他的心是女性似的溫柔，他的粗野與頑迷不過是表面的說話。華西利

莎知道烏拉奇美爾這樣的親切與溫柔，所以她相信。他的行為一定是很對的。

雖是這樣，但烏拉奇美爾的心裏不很痛快却是事實。無產階級的生活方法實在是很困苦的。

華西利莎終於到了戰線的本部了。經過了種種困難，才探聽出烏拉奇美爾的住所。她冒着驟雨，往來於市區之中。幸得一位很親切的同志和她一塊兒去。她很疲乏了，而且很冷。但聽說還正在調查，還沒有找出什麼證據，她才稍為安心。軍隊中對於烏與洛查亞有種種不同的意見，不過都是非難他中傷他的聲音。因為華西利莎是烏與洛查亞的夫人，大家看見她都浮現出一種譏諷的微笑。她覺得他們對她都隱瞞着什麼似的，這使她很難過。她要曉得這問題的一切真相。所以她決意去訪問中央行政部的托波爾可夫同志。他是認識烏拉奇美爾，而且曉得他的經歷的。她想人家告訴她，為什麼要這樣糾纏着烏拉奇美爾呢？不是有許多從前是“孟什維克”或社會革命黨人的，現在都沒有誰非難他們嗎？無政府主義者為什麼比他們還更壞嗎？

華西利莎這樣想着，帶她去的同志和她已經走到烏拉奇美爾所住的小小的木屋來了。很清晰地看見那

房子的一列窗子，大門加着鍵。帶路的同志叩着門，沒有應。華西利莎的腳已經濡濕，衣服也水淋淋了，她冷得很，實際上，那時，她不想到和烏拉奇美爾會面的樂趣，而只希望快點走進暖室去更換那灑濕了的衣服和鞋襪。她五日來坐在火爐旁邊的貨車中都幾乎完全不能睡覺。

“叩叩窗門試試看吧。”

引路的同志說罷這話，他便折了一枝樺樹枝，各各地叩那窗門。

誰揭開了窗帷，烏拉奇美爾的頭，馬上映入華西利莎的眼中。他只穿着一件內衣。烏拉奇美爾伸出頭來看了一看，想再看清楚一點，他的肩後忽然伸出了一位女人的頭。她想再看時又已消失了。

華亞利莎的心忽然陷落黑暗的深淵中，覺得非常痛苦。

“達華利亞奇！爲什麼不開門？我帶你的夫人來了！”

窗帷又放下來了，遮蔽了烏奧洛查亞和那個女人。華西利莎和帶他來的同志走上階級到那門口去。他們又在那裏等待。爲什麼要等這末久呢？華西利莎覺得等了很久似的。

門開開了。烏拉奇美爾抱着華西利莎和她接吻。烏

拉奇美爾的臉上赤熱地燃燒着，眼裏含着眼淚。

‘終於來了！終於到這裏來了！華西亞！我唯一的朋友’

“喂，請拿起這位女士的東西吧，用不着我來照顧了。”同來的那位同志這樣說。

“華西亞，請進來吧！我們一塊兒吃晚飯。衣服都淋濕了，冷吧？”

三人走進屋裏來。室內很明朗，很大方。有餐室；餐室後面是寢室。在餐室的餐檯邊坐着一位穿着白衫，袖上佩着紅布的看法婦。漂亮的姑娘呀！華西利莎再觸動了心懷。烏奧洛查亞爲她們二人介紹。

“這是巴爾巴拉女士。這是拙荆，華亞利莎德孟查維娜”

二位女士握了手，探索地互相看了一看。

“華西亞！什麼？請脫去上衣吧。你不是這家裏的主婦嗎？你是管理家政的妙手。你的小屋子比這裏整理得漂亮得多哩！請脫去外套吧，很濕了哩！靠近火爐旁邊去吧。”

看護婦忽然站了起來。

“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工作的事，明天再說吧。我不想破壞你們家庭的團聚，今晚失禮了。”

看護婦這樣說了，和華西利莎與烏奧洛查亞握握手，便和帶華西利莎來的同志一塊出去了。

他們走了以後，烏拉奇美爾抱起華西利莎走進房裏去。他愛撫她，吻她，喜悅達於頂點。

華西利莎心裏的重味，暫暫輕鬆了，她覺得很可恥。她竟在接吻的時候問，“那位看護婦是誰？”她心裏忐忑地望着烏奧洛查亞。

“看護婦？她嗎？她是來這裏商量補充病院的材料。那些東西要趕快配起來，可是火車却到處遲延。他們那般小子想奪去我的工作，可是，沒有我，他們又辦不通。一有什麼困難的時候，他們便又要跑到這裏來。”

他又開了華西利莎的質問，說大家怎樣的非難他，今後她們兩人會有怎樣的苦難。他放下華西利莎，兩人跑進寢室去。華西利莎一跑進這裏，心裏又覺得很痛苦。因為她看見那寢台上好像誰剛在那裏打戰急忙地拉好了的一樣。

華西利莎望着烏拉奇美爾的臉。烏拉奇美爾背着兩手——這種姿態是華西利莎看慣了的。——在室內走來走去。他一一說明這次事件的真相究竟是怎樣，同時是怎樣發生的。

華西利莎聽見烏拉奇美爾說了這些話，她便很疼愛的憐撫他，她覺得一切都是誣蔑烏拉奇美爾的流言。她的愛人是潔白無瑕的，她完全信任他。

華西利莎在她的提籃裏拿出一對襪來，可是沒有帶替換的鞋。那怎末辦呢？

烏拉奇美爾馬上覺察出來了。

“咳，你老是這樣！又沒有帶替換的鞋吧？現在我拿皮料來，請我們的鞋匠給你做一對好了。總之，你脫掉牠吧，濕得利害哩！”

烏拉奇美爾替華西利莎脫了鞋。拋開了那對濕鞋，用他那對溫暖的手握着他的冰冷的兩足。

“可愛的小足呀！洋囡囡的腳一樣！可愛的我的華西亞！”

穩着身子，烏拉奇美爾不禁吻她的腳。

“啊！烏奧洛德加！癡郎！”

她不禁笑了出來。華西利莎的心裏又光明起來了。



二人飲着茶，說着話。烏拉奇美爾對華西利莎說出了一切的始末。他說，人們說他隨處都說暴言，不遵守訓令，時常自由行動，有時竟不守命令。又說他以前於

命爲主義而奮鬥時的事，和因他雇用了“不良的”分子弄糟了事業的事。華西利莎說這些另當別論，但關於帳目糊塗的事，她却始終不大明白。烏拉奇美爾聽見華西利莎這些話，馬上站在她的面前，很憤怒地說：

“華西亞！關於我的事，連你也這樣想嗎？”

“不，烏奧洛查亞，不是這樣的。你對於會計方面的事不是太放浪了嗎？我很擔心，會計這事是很麻煩的。”

“關於會計的事，那是用不着担心的。等一會讓我總決算後便什麼都明白了。會計方面的事我和水晶一樣潔白。我在美國曾學過簿記，那恰是適合我的事務的。”

華西利莎聽了這些話，她的心裏的重担好像輕鬆了許多。明白了以後，只要去找和這事有關係的同志們商量，說明這事件的本末便好了。

“你是怎樣關心地跑到這裏來！我真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您會來。我知道你是忙到連和你的愛人烏奧洛德加說話都沒有空的。”

“可是，烏奧洛查亞！請你想想吧，你不在我的身邊，我能安閑地生活嗎？我的烏奧洛查亞現在怎末樣了呢？想着什麼呢？不是發生了什麼問題嗎？我時常都是這樣掛慮着。”

“總之，華西亞，你是我的守護之神！”

烏拉奇美爾莊嚴地這樣說着，和華西利莎接吻。在他的眼睛裏，包藏着無限的悲哀，好像沉思着什麼一樣。

“華西亞，我真沒有做你的丈夫的資格了。我只能夠愛你。比什麼都更愛你。你相信我吧？在世界中我只愛你一個人。世間的事都是混混沌沌的……”

烏拉奇美爾這樣說着，非常激情與焦燥，使華西利莎陷於難解的謎中。

二人走入寢室去。那已是就寢的時候了。華西利莎整理被褥。可是，爲什麼？她的額上好像給一棒打過來一樣，膝蓋都打戰了。那是女人用的褻褲——珠被上的污印！

“烏奧洛查亞！這是什麼？”

華西利莎從喉嚨裏迸出這顫動的聲音。

烏拉奇美爾走到寢臺邊，將那褻褲拋到床頭去。

“那個混蛋的主婦！她在我出去的時候，又在我這裏睡覺了，連床都給他弄髒了”

他這樣說了，便將珠被攤開在床上。

“烏奧洛查亞！”

華西利莎睜大眼睛看着她面前的他。她的臉色，說明了一切。

烏奧洛查亞望着她沉默着。

“爲什麼呢？烏奧洛查亞！這是什？”

烏奧洛查亞振動着兩手倒在寢台上。

“已經沒法挽回了！已經沒法挽回了！可是，華西亞！我發誓說，我只是愛你，華西亞！”

“啊，究竟爲什麼？爲什麼你沒有顧慮到我們的戀愛嗎？”

“華西亞！我還年輕，而幾個月來又只有我一個人生活。許多放蕩的女人們追逐着我。那些不要臉的東西，醜陋的女人們！”

烏拉奇美爾伸開他的兩手到華西利莎那裏去。大顆的熱淚，流落在他的兩頰。

“唉，華西亞！請你了解我。假使你不了解我，那我更不能生存了。請你可憐可憐我吧，我難堪極了！”

華西利莎彎着身體，和以前在蘇維埃的晚上——一樣，吻着他的頭。她也和以前一樣不能不憐愛這個大而無告的小孩似的的他。假使她不理解她，誰能理解他呢？現在，不是大家都正在挖苦他嗎？現在，因爲烏奧

洛查亞使她傷心，就要使他痛苦死嗎？現在他所受的罪惡的先鋒，以前她自己不是也已經受過了嗎？現在因他使華西利莎這樣痛苦，便要苦殺他，那是多麼可哀呵！

華西利莎伏在烏拉奇美爾的身上，默默地撫摩着他的頭，計畫要怎樣才能脫離這種苦境。

正在那個時候，忽然聽見有叩門的聲音。這是很急激的命令似的叩門聲。什麼事呢？

兩人面面相覷了一會，他們預感到是什麼事了，熱烈地擁抱，情熱地接吻。兩人放開了手，走出門口去。他們的想像證實了。

事件的調查，恰好已經終了，要先將烏拉奇美爾拘去。華西利莎恐慌到天旋地轉了一樣。

烏拉奇美爾還保持着平靜。他敏捷地收拾了他的東西，對華西利莎說，那是必要的文件，誰是很好的證人，誰也是一樣的證人。不久，他便給他們拘去了。

這些已是數年前的事了。可是，華西利莎永遠不會忘記那天晚上的事。她從來沒有那天晚上的經驗。

華西利莎的心給二重痛苦所苦。一個是永劫不變的女人所難堪的痛苦；另外一個是她看見她的愛人因一種罪冤，人們的惡意和社會的無條理使他所受的痛

苦，她的朋友底和同志底同情，使她非常痛心。

華西利莎瘋狂了似的在寢室中走來走去，一點也不能安心。

現在，在這裏，當她未來以前，烏拉奇美爾曾經愛撫，接吻，擁抱過她以外的女人，那是有櫻桃似的嘴唇和肉感的胸脯的美麗的女人。烏奧洛查亞現在不是也還戀慕着那個女人嗎？他對華西利莎的憐愍之情不是騙她的嗎？

她想明白一切真相——只是真相。爲什麼現在就要拘他去呢？如果他在這裏再住久一點，她許可以知道這件事的一切。雖然不知道也可以追問烏奧洛查亞。又如果他現在還在這裏，華西利莎也許可以脫離這樣痛苦的情懷，充滿哀憐他的情調。

女性的華西利莎的心裏很痛苦，甚至有點憤怒烏拉奇美爾。爲什麼也會幹出這樣的事呢？如果他是愛她的，不是不應該再去勾搭別個女子嗎？而且，如果他不愛她，他不是可以明白地說出來嗎？何必說那些謊話騙她，使她痛苦呢？

華西利莎從房子的這邊走到那邊，走來走去，一點也不能安定。

她的心裏，忽然這樣想：假使烏拉奇美爾的告發真成問題時怎末樣呢？假使他的拘捕是栽誣的又怎末樣呢？假使他所謂把他引入事件的漩渦中的“不良的分子”和惡人們對他負同樣的責任時又怎末樣呢？

這樣一想，她心裏的痛苦馬上消失了。那位朱唇的看護婦的事也消失了。華西利莎因掛慮烏拉奇美爾的不安，身心都很疲乏了，因他的痛苦，她身心交瘁了。他們想剝奪烏拉奇美爾的名譽，所以無情地拘捕他。而他們還是所謂同志！

和這個比較起來，她的女性的悲哀有什麼呢？他們是他的同志，都還要對華西利莎所愛的烏拉奇美爾攪弄什麼陷害的手段。華西利莎一想到這裏，便覺得雖然革過命了還仍然沒有真理和正義存在，這樣的情形比烏奧洛查亞和別個女子住在一塊，或比什麼都更暗淡！

華西利莎好像肉體都消失了一樣，連自己的疲勞都忘記了。她的真心，想起了無數的痛苦，但是仍很坦然。華西利莎直等到天明，隨着晨光的到來，她也堅決地決意為烏拉奇美爾而奮鬥，不讓人們動一動烏拉奇美爾，無論如何，她要從那些嫉妒的陰謀家們的手裏把他解救出來。雖是獨手單拳，華西利莎也要使大家曉

得烏拉奇美爾是潔白的，他們對烏拉奇美爾的非難，對他的名譽的誹毀和攻擊都是完全不對的。

五

翌晨，很早便有一名赤衛軍帶了一封由烏奧洛查亞給華西利莎的信，

“我的妻，我的愛友，華西亞嚨！

我對於這件事，我並不覺得什麼，他們要陷害我便讓他們陷害去好了。可是，最使我痛心的却是失掉了你！唉！華西亞，沒有你，我便不能再活下去。你如不能諒解我，那我實在非常痛苦。如你再不愛我，那末請殺掉我吧，不必再爲我努力了！

你的——只有你一個人的烏奧洛查亞。”

而在信箋的一個角上又斜斜的寫着，

“我愛你，無論你相信不相信，我到死都愛你。”

在另外一個角上又寫着下面的文句，

“我早已決意不責難你的過去了。請你諒解我，忘記這次的事吧！身心都是你的烏奧洛查亞上”

華西利莎返覆讀這封信，覺得心裏又輕鬆起來了。他所說的也有點道理的。他並沒有責難華西利莎已經

不是處女了的事。

所謂男子，就是這樣的。那不貞的女子掛在他的頭上時他怎末樣呢？他能夠和僧侶一樣把那個手拿下來嗎？

華西利莎又再讀那封信。和那信接吻，珍重地放在口袋裏。咳，從此，非將烏奧洛查亞救出來不可！

她很興奮地在各處跑來跑去，她雖是身碎骨也要和那些官僚式的漠不關心的人們衝突。一切煩惱都幾乎受盡了，一切希望都幾乎消失了。可是，他又振其全力再提起新的勇氣努力貫徹她的初志。無論如何，她是不讓那些作慣了惡的陰謀家們陷害烏拉奇美爾的。

華西利莎終於完成了那運動的最重要的部分了。由託波爾可夫同志親自處理這問題。他直接審查了這案件後下了下面的判決。

“對於烏奧洛查亞的控告，毫無根據，着即開釋。茲威利多夫，馬利奎柯兩人與本案有關，着即逮捕。”

第二天早上，華西利莎不能起床了。她患了腸室疾斯^o那晚，她完全失了常態，意識不明，連馬奧洛查亞歸來的時候也不曉得。

華西利莎還記得那次的病昏沉沉地好像做夢一樣。不曉得那天晚上，她才恢復了意識。她環視她的周圍，那是她沒有見過的房子，檯上放着藥瓶，穿白衫的看護婦坐在她睡着的寢台上。這看護婦是一位不大溫柔的中年女人。華西利莎一看見看護婦馬上又迷惑了，那白衫馬上又使她昏迷了。爲什麼呢？連她自己也不能解釋。

“要飲水嗎？”

看護婦走進來，把一杯水放在華西利莎的唇邊。

華西利莎飲了一口水，又失去了意識。幻夢似的模模糊糊地她覺得好像烏拉奇美爾伏在她的身上替她整理枕褥。不久意識又完全不明了。她夢着。——那些事不是真的嗎？在那房子裏有二個影——不，不是影，是二個女人，可是不是，現實的二個女人。一位是白色的，另外一位是灰色的。二人的手都互相屈曲着疊合着，好像還跳躍着，她們在那裏爭持着。華西利莎現在已經了解那個意味了。“生”和“死”擺在她的面前，互相在那裏爭奪她。究竟鹿死誰手呢？

華西利莎驚了一下，因爲太驚了，幾乎叫了出來，可是，不知怎的她又叫不出來。忽然，她聽見街上彭！彭！彭！的鐵炮的聲音……這使她更驚，她的心跳動得很利

害，好像要破裂了一樣。

華西利莎張開眼睛看了一眼。還是夜間，她看見明亮的燈光，只有她自己一個人。她靜聽着，戛打！戛打！地——好像老鼠的聲音——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床上轉動的聲音。這聲音漸漸接近，華西利莎恐怖起來。她覺得好像有老鼠在她的身上跳動一樣。她想把牠們驅逐出去，可是又辦不到。

華西利莎很微弱地叫了出來“烏奧洛查亞，烏奧洛查亞，烏奧洛查亞！”

“華西亞！我的愛人！怎末樣了？”

烏拉奇美爾彎着他的身體很關切地望着她。

“烏奧洛查亞！你還活着嗎？真的？”

她那無力的手摸着烏拉奇美爾的頭。

“啊！還活着啊！我們二個人都還活着啊！爲什麼？我的華西亞！究竟爲什麼？是發夢吧？是夢麼吧？”

烏奧洛查亞很溫柔地吻華西利莎的手，撫摸她那流着汗剪了髮的頭。

“不，不是夢。因爲老鼠在那裏戛打戛打的響……”她自行辯護似的微笑着說。

“老鼠？哦，我的華西亞連老鼠都要怕這樣胆小

了！我曾對看護婦說過不要讓你一個人在這裏的，幸得我到這裏來了。”

烏拉奇美爾笑着說。

華西利莎問她現在是在那裏。但是，她因為大疲倦了，連說話的精神都沒有。不過這是最高興的，比什麼都更高興的疲勞，他在她的身邊，她比什麼都更喜歡。她用她那無力的手握着她的愛人的手不願意分離。

“啊！真的還活着啊！”

她微啓她的櫻唇說。

“真正的喲！真的還活着！”

烏奧洛查亞笑着點着頭靜靜地吻她的額。

華西利莎睜開了眼睛。

“那末，我的頭髮怎末樣了呢？剪了嗎？”

“什麼也沒有了，請你不要擔心吧。華西亞，這次你真是一位剪髮的姑娘了。”

華西利莎微笑着。她很喜歡。

烏奧洛查亞不離她的身邊，他坐在華西利莎旁邊的椅子上守候着她睡覺。

“華西亞，請睡吧。不要老是睜開眼睛看着我。你要看我，等你的病快點好了再細細的看吧。如果你現在還

不睡，病又要加重了。給醫生知道了，還要罵我是蹩腳的看護人哩。”

“你不到什麼地方去嗎？”

“還說去那裏，我每晚都是睡在你旁邊的地板上。我看着你，我便沒有這樣擔心了。可是白天我却要去工作。”

“工作？在事務所嗎？”

“是的，一切都已經解決了。那些壞蛋們終於扣留起來了，華西亞。睡吧！如果不睡，我便走了。”

她那可愛的手更緊緊地握着烏奧洛查亞的手。她靜靜地閉着眼睛聽着。

有烏拉奇美爾在傍邊守護着睡覺，在她是最快活的事。

“喂，你……”

“真沒辦法哩，癡女，不睡不行喲！”

“現在我就睡了。可是我老是戀着你……”

烏拉奇美爾伏在她的身上，看着她的兩眼，靜靜地溫柔地作長時間的接吻。

那時華西利莎歡喜到連眼淚都掉下來了。她想，那時雖然死在那裏也不要緊。她覺得那是再幸福不過的了。



華西利莎回憶那時的心情，連她都覺得驚異。那些事實上真是有的嗎？她心裏想；還有比那時更幸福的事嗎？

那時的喜悅，那時的幸福，現在既不在眼前了。她現在正到她的愛人烏奧洛查亞那裏去。他現在正叫華西利莎去，待她的來臨。他特別派了專使到華西利莎那裏，請她趕快啓程。他還送了衣料和旅費給她，烏拉奇美爾當然還愛華西利莎。可是，爲什麼現在她不覺得以前那樣的幸福呢？華西利莎想竭力確信她自己的幸福。可是，她的心中給疑慮的暗雲遮蔽着了，她不能有確實的信念。

華西利莎還是繼續冥想，追憶着過去。她們二人那時又不得不突然分離，因爲戰線已急速地轉變了。烏拉奇美爾走了以後，華西利莎的身體更加衰弱了，幾乎不能步行。二人真很快慰地相別，關於看護婦的事早已不提了。華西利莎已經曉得烏奧洛查亞對於看護婦的事還沒有飲一杯威士忌那樣興奮。一切都忘記了，連提都不提了。

華西利莎再回去從前的老巢重新做她的工作。

那時，華西利莎覺得一切都已和從前一樣可以安心了。但在現在想起來，那時她的心裏已經有一種什麼很重的東西。好像不曉得在什麼地方有什麼東西吊着她的頭一樣。這是對那紅唇的看護婦的憤懣還是對烏拉奇美爾的疑心呢？但，無論如何，華西利莎還愛着烏拉奇美爾却是事實。他們二人共嘗着恐怖，因華西利莎的病使他們二人更親近。他們二人以前自然已經愛着了，但在那時，他們二人還不感覺到互相親近的事。互相援助，共嘗甘苦以後，他們的心和心已越發密合了。雖是這樣，可是在他們現在的戀愛之中，華西利莎却找不出明媚的春朝似的喜悅，好像陰暗的黑雲隱蔽着的非常抑鬱的心情。可是，雖是這樣，他們的戀愛却仍是日益深強。

那時是不是一切都感覺得戀愛或喜悅呢？

戰爭，分裂，陰謀，接着是共產黨員的動員。正是大家都為環境所威脅，各人的工作都非常忙碌的時候。在蘇維埃住宅部工作的華西利莎出來招待許多難民。她想依照她自己的意見而經營的公共住宅，這時正是工作的時候了。斯達般阿爾基莎委奇在精神方面物質方面都竭力援助她。因此她便埋頭於她自己的工作。

這樣經過了幾個月。在華西利莎的心裏自然沒有

一天不思念烏拉奇美爾。可是，雖是這樣，她也沒有纏惹他的時間。烏拉奇美爾方面也是有他自己的工作。一切都好像很平穩的過去。他也漸漸不會這樣奢侈，和執行委員們也很投契了。

這個時候，烏拉奇美爾忽然訪問到華西利莎的家裏。這實在是豫料不到的訪問。他在退却的小戰中受了一點傷，雖然沒有什麼別的重傷，但是需要靜養。因此，他便請假歸來，到她的夫人那裏去靜養。

華西利莎自然是很高興的。可是在她的心裏却在那裏想，他早二個月或遲一個月回來都好，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回來呢？她想不這樣想也不行。那時，她很痛苦，因爲她有非常多的工作。

恰好已在開大會，住宅部又正在改組，而且華西利莎正在經營她的公共住宅，不知何時才是工作終了的時候。她沒有分身術，在這時候，受傷的烏拉奇美爾又要她去溫存，那末，要怎末辦才好呢？

因爲担心着這些事，所以雖然是愛人來訪她也不覺得喜歡。而在烏拉奇美爾方面却還和小孩似的非常高興二人的再會。他遵守從前訪問華西利莎時的前約，給她帶來了一雙鞋。

“華西亞，請穿穿這對鞋吧。我想看看你那洋囡囡似的好看的腳。”

那時，華西利莎正急欲去住宅部開會。但是她不想違烏拉奇美爾的意，所以她便穿牠。她好像初次看見她自己的腳，她那洋囡囡似的的腳一樣。她喜悅地望着烏拉奇美爾，連“多謝”都忘記說了。

“華西亞！我真想擁抱你！你這樣忙個不了實在太可惜了。我真愛你那小小的腳，我真愛你那蔞色的眼睛！”

烏拉奇美爾很滿足似的非常喜歡。他說了許多話，說了許多笑話。

可是，華西利莎已非去開會不可了，烏拉奇美爾的話幾乎一半她沒有聽到，她望一望那放在架上鏡檯旁邊的時鐘，時間已經到了。會衆一定已在那裏等候了，同志們也許很憤慨了。大家都在那裏等着，只有委員長一個人遲到實在不大好的。

那天，華西利莎在黃昏的時候才回來，已很疲倦了。開會的情形有點混亂所以她又很煩惱。

華西利莎踏上屋根的她的房裏的階沿上時這樣想：
“烏奧洛查亞來這專也好，我可以和他說說今天的

煩擾的事。”

可是，她踏進她自己的房裏時，她不見烏奧洛查亞的影。到那裏去了呢？帽子和上衣都還放在那裏。

大概到屋外去了吧。

華西利莎這樣想着，在那裏掃除房屋，把茶壺放到煤油燈上去。可是，直到現在烏奧洛查亞也還沒有回來。

究竟到那裏去了呢？走出門口去，她又不見他的蹤跡。不得已她又跑回家裏來。可是，漸漸又擔心起來了，便又跑出門外去。走到那裏，烏奧洛查亞不是便在那裏站着嗎？他從費託莎夫房裏走出來。烏奧洛查亞和費託莎夫的家族好像親友一樣微笑着辭別。爲什麼烏奧洛查亞會和他們那樣的人來往呢？烏奧洛查應該已經曉得他們的底細的。

“啊！華西亞，你回來了！你的房子悶死我了！好像吊着頭一樣只有一個人整天悶在那裏。所以會會費託莎夫那樣的人也好。可以藉此參觀參觀各地。”

“那些人們都是不行的，烏奧洛查亞。你許已經曉得了。那些人是很難相處的。”

“可是，只悶在你的房裏，不是會把我悶死嗎？喂，華西亞，你如果能夠整天不出去，那我便可以不到費託

莎夫那裏去。”

“但是，我有許多工作。我想儘可能的早些歸來，坐在你的身邊，可是這不是容易辦到的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這是不用說的，你忙得很。可是，你患腸室扶斯的時候，我整晚都在你的身邊，那時，我究竟怎樣呢？就是在白天我也時常掛念着你。喂，華西亞，我現在因為病才到你這裏來靜養，現在似乎都還有點熟。”

華西利莎覺得烏拉奇美爾的談話中似乎有點怪她。那麼，她究竟要怎末樣才好呢？她在那裏工作的機關正在改組，開大會又正在眼前。

“華西亞，我到這裏來，你似乎不很喜歡。我沒有豫料到你會這樣。”

“啊！爲什麼你說那些話呢？我不很喜歡？我？啊！你！我摯愛的愛人你！”

華西利莎便這樣投在烏奧洛查亞的懷裏。他們二人險些把那煤油爐都弄翻了！

“咳，請當心一點。我覺得你也許已經找到第二位比我更好的人，你已經不愛我了。你太冷淡了，你和從前有點不同了，一點溫存也沒有了……”

“烏奧洛查亞！我太疲倦，一點精神也沒有了……”

“哎喲，從前你不是不曉得疲倦的天使嗎？！”

他把華西利莎拉到的身邊，熱烈地吻她。



兩人便這樣住在他們那屋根的房子裏。起初，二人都將將就就的過去了。要把華西利莎的身體分開給她的愛人和她的工作，她自然覺得很痛苦，可是，雖是這樣，她也還很愉快。

因為烏奧洛查亞在這裏，她隨時都有談心的對手，隨時都有人加她以忠告，她失望的時候有人同情，她的將來的計畫有人贊助。

雖是這樣，家事終於很麻煩的。在戰地中，烏拉奇美爾的用膳比較豐腴。和華西利莎家裏的用膳比較起來怎末樣呢？華西利莎是從公共廚場領食料的，連白糖也沒有的紅茶，只有一點砂糖點心。最初的數日，烏拉奇美爾都是食他自己帶來的食物。

“我帶了二三種食物來，有麥粉，有白糖，有香腸。因為你時常都是麻雀似的只吃一點東西的。”

可是帶來的食物，不久食完了。他們兩人便不能不到公共廚場去領取食物。烏拉奇美爾不大喜歡吃這些

東西，時常說吃不慣。

“不是時常都只吃些很壞的菜和粥嗎？鷄是一定沒有的！”

“當然是什麼也沒有嘛！不外是平均分配來的東西吧了，本來沒有什麼的。”

“說些什麼？費託莎夫那裏不是也是分配來的嗎？可是，我昨天看見他們的晚餐却有很好的東西。有油炸馬鈴薯又有蔥會鯡魚。”

“那是因為他的夫人有弄飯吃的開工夫。可是，我，你曉得的，整天都忙個不了，一點空閒都沒有，所以……

“你太忙了，那是不行的。為什麼你還要經營公共住宅那撈什子呢？就是費託莎夫也已經這樣說過了……

“費託莎夫說的什麼我早已曉得了！”

華西利莎忍不住憤怒起來。她憎惡烏拉奇美爾也和她的敵手一鼻孔出氣。

“連你也還和那些人們一樣敵視我，那我還要朋友來幹什麼呢？”

二人這樣口角着，感情因此破裂了。可是，不久，大

家又互認不是和好如初。華西利莎覺得自己不能溫存自己的愛人漸漸憂鬱起來。愛人是在戰地負傷跑到她那裏來的，而她只能領些公共廚房裏所分發的食物給她吃，華西利莎病了的時候，他不是緊緊留在她的身邊溫存着她嗎？而這次，他又不爽約地給她帶了一對鞋來。

華西利莎看見烏拉奇美爾連食也不能多食，心裏非常難過。烏拉奇美爾只呷幾口湯又把湯盤推開了。

“像水一樣的湯，我情願挨餓也不願再喝！請給點茶我喝，在什麼地方找點麵包我吃好吧？不久便會從戰地送些麥粉給我了，我就把那些當作禮物送給你好了。”

像這樣的過日子實在是不愉快的。她要想個怎樣的辦法才好。

一天，華西利莎很倉急地赴會。她的腦袋已經給會議的決議案和糙米稀飯的問題弄混沌了。烏奧洛查亞的晚餐要怎末樣才好呢？如果有時間，她想是可設法準備點適當的東西的。

她正想着這些事去赴會，恰在赴會的途中碰見了她的從姊妹。她那位從姊妹是剛從學校出來的活潑伶

俐的姑娘。現在和她的父母住在一塊。沒有別的固定的職業，只幫助她的母親打理家事。西綽莎便是她的名字。

很容易便說好了，西綽莎每天晝間到華西利莎那裏，幫助她處理家事，而華西利莎拿一點自己分來的食料報酬她。因此，華西利莎便好像放下了重負似的急急地去開會。明天，烏拉奇美爾便可以吃好吃的東西了。

西綽莎真的非常伶俐，和烏奧洛查亞也很投契。三個人共同打理家務，互相交換材料。而烏奧洛查亞因為從前的工會的關係，又得到種種東西。華西利莎也很滿足了。烏奧洛查亞也不再說東西不好吃了。可是，這次，他又提出別種痛苦來了。

“華西亞，你能夠照顧這許多人，而我，在你看起來却好像沒有什麼意味的人一樣。”

華西利莎又煩惱起來了。她徘徊在她的工作和烏奧洛查亞之間。而她想，為什麼烏奧洛查亞要在這個時候到她那裏來呢？

她反覆地對烏奧洛查亞說明。可是，烏奧洛查亞仍然裝着憤慨不了解的樣子。

“唉，華西亞，你太冷淡了，連禮物你也忘記了。”

“但是，烏奧洛查亞，我實在太疲倦，一點精神也沒有了。”

華西利莎這樣辯解着。

可是，烏奧洛查亞仍很憤慨。就是華亞利莎自身也覺得不能再過這樣的日子。久別的愛人，這樣的跑到自己這裏來，而自己却整天都不在家，到晚上就寢的時候才一點精神都沒有的很疲乏地回來，那裏還想得到接吻的事！

痛心的事發生出來了。那是一天晚上，烏拉奇美爾想愛撫華西利莎的時候，而華西利莎却一着枕頭，便朦朧朧地睡着，什麼也不曉得了。

第二天早上，烏拉奇美爾便嘲笑地對華西利莎說。這樣整天沒有空閒的人生究竟有什麼生趣呢？他雖然是笑着說，可是在他那笑聲中可以看出那蘊含着的怒意，華西利莎自己也覺得這樣很不愉快。她真的覺得她自己的罪衍。她想，她不能愛烏奧洛查亞也是有道理的。可是，爲什麼她不能有人兩倍的精神呢？

一天，華西利莎較平時稍早一點回來，而烏拉奇美爾恰正在自行準備晚餐。

“怎末了？西繪莎到那裏去了呢？”

“那賤人太貪了，討厭得很！我把她趕走了。假使她再敢到這裏來，我便推她滾下階沿去。”

“啊！究竟做什麼呢？她究竟幹了什麼呢？”

“我不是說過她太貪太討厭嗎？沒有什麼，我不會趕她走的。我現在已不想說什麼，話了，我說了，你也許會很興奮。她實在是賤格的卑污的東西！我連看見那賤人的足跡也討厭！”

華西利莎曉得烏拉奇美爾對西綉莎的激怒，所以她不再往下問了。華西利莎想，她究竟偷了什麼東西呢？這是時常會發生的事。烏拉奇美爾對於他自己的東西一方面是很嚴格的；但他方面，他又很自由地把他自己的東西送給別人，真的，他有很複雜的私有本能。如果不得他的許可有人敢動他的東西，他決不肯干休的。

“那末，家事怎末辦呢？”

“怎末辦也好！我會到旅館去！我這裏也有朋友，就是餓死我也不乞求她！”

這事發生以後不久，西綉莎到住宅部去訪問華西利莎要求華西利莎給她答應分給她的食料。

“西綉莎，烏拉奇美爾伊華諾伊奇究竟說你什麼呢？你幹了什麼來？”

“什麼我也沒有幹！”

西綉莎睜大眼睛發光似的把頭上的梳子再插入頭髮半說。

“那位烏拉奇美爾伊華諾伊奇先生時常調戲我，因此，我在他的臉上打了一掌，把他的嘴巴都打破了，弄得他滿嘴是血。那位先生大概不敢再這樣了吧！”

“呵！你真笨哩！烏拉奇美爾伊華諾伊奇也許是給你開頑笑的。”

華西利莎表面上勉強保持着平靜，可是心裏已經昏沉沉地不知怎末樣了。

“啊，不是開玩笑的，他把我按到床上去！幸得我有力才把他掙開了。想把我當成一種物件來調戲那是不行的！”

華西利莎安慰她，說那不過是開玩笑的，現在，伊華諾烏伊奇對西綉莎也很憤慨。西綉莎却說那是不用強詞奪理的，無論他承認不承認也一樣。她已經決意不再到華西利莎家裏去了。

華西利莎的心給暗雲遮蔽了。自然，她不想責備烏奧洛查亞，她自己也不覺得怎樣難過。什麼都是她自己的不是，爲什麼她要這樣冷淡對烏奧洛查亞呢？她自己

也覺得實在沒有工夫愛他。但是，無論如何，西綉莎的問題却是愚笨的事。爲什麼他會挑引西綉莎呢？她不是剛從學校出來，還是小孩一樣的嗎？幸得西綉莎是很懂事的，不然，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了。因此，這事深深地刻在華西利莎的心裏。她已經曉得一切的顛末了，究竟對烏拉奇美爾說明，還是對他緘默呢，這使她猶疑不決。

不過，那時華西利莎連和烏拉奇美爾談話的機會也沒有了。

他們的生活形式已經換過新面目了。烏拉奇美爾到舊時的工會去找訪他的朋友，時常都不在家，他們幾乎完全沒有見面。早上，華西利莎去住宅部的時候，烏拉奇美爾大概還在那裏睡覺。白天，有時回到家裏也不見他的蹤跡，夜深回來的時候他也不在家裏。

華西利莎覺得神經有點作痛了。她或是一爬上床去便睡覺，或是苦惱地等烏拉奇美爾回來一塊兒飲茶。有時正把曉飯放在煤油爐上去，整理明晨的文件，又聽見踏上門口階沿上的足音了。

不，那並不是烏拉奇美爾。

爲了省儉，她熄了那煤油爐的火，再拿出文件來

看，再看一遍報告書，分撰請願書。又有誰在階沿上走動的聲音。是烏拉奇美爾嗎？不，不是他。

因此，華西利莎便獨自爬上床上去，因為晝間的疲勞所以不一會便睡熟了。可是，在睡夢中她似乎又聽見烏拉奇美爾的足音。她覺得烏拉奇美爾不在這裏實在很寂寞，很無聊。

有時，烏拉奇美爾很喜歡地回來。那時他便溫存華西利莎愛撫華西利莎。他雄辯似的報告各種事件，提出各種計畫。

這時，華西利莎便很高興很滿足。一切憂鬱的事都好像消失了一樣。

可是，有時他却飲醉了回來。那時，脚步很笨重，眼光四射，面目睜獠。有時，他覺得很不好意思似的自責，有時却好像責難華西利莎說：這是什麼生活？住在這屋角落裏囚牢似的房子裏！沒有一點快樂，也沒有一點趣味！說女人又不像一位女人！真的，他們又還沒有孩子。這事特別使華西利莎痛心。本來她自己並不特別要孩子，可是，爲了烏拉奇美爾她却想有孩子。可是，這是不可能的。她不能懷孕。在別個女子常常因孩子過多又不能節育而覺得很痛苦。可是，命運好像不與華西利莎以

母親的喜悅。

經醫生的診斷，說她是“貧血症”。

烏拉奇美爾因為想使華西利莎舒展一會，所以他便去買了戲票和她去看戲。

華西利莎照從前一樣的時間歸來，烏拉奇美爾恰好在鏡台前裝身。他穿起很漂亮的衣服，和“紳士”一樣的裝束。華西利莎笑着嘲笑他。他很愛那樣漂亮似的。

“你穿什麼東西呢？你沒有星期日穿的衣服嗎？”

他很關切似的問華西利莎。華西利莎笑了。什麼是星期日穿的呢？在美國天天都要換衣服的習慣烏奧洛查亞已經學到了。華西利莎想穿上剛洗乾淨的上衣和烏拉奇美爾給她帶來的鞋，那是她所有的最漂亮的衣服。

烏拉奇美爾擺出一付很不滿意的面孔，噙噙蘇蘇地說，使華西利莎吃了一驚。

“你以為到戲院去只有人注意你的鞋，穿着粗布的衣服就不要緊嗎？”

“烏奧洛查亞！我真不明白為什麼你要這樣發氣。”

“我們這些新社會的組織者究竟是什麼賤骨頭！不

是太可憐了嗎？我們好像在監獄裏一樣過着我們的生活，你看吧！一點樂趣也沒有，美滿的家庭也有沒，連一件漂亮一點的衣服也沒有！只是住在監牢似的房子裏，飲着水，吃着殘羹，穿着藍襖的衣服！我在美國失業時候的生活，比現在還要好！”

“一下就想把什麼都弄好那是辦不到的！假使我們努力的結晶崩壞了那怎末辦呢？”

“什麼是崩壞，請不要提起牠吧！在我們這些組織者看起來那究竟算什麼？他們只曉得破壞，誰談到建設的事，他們便斥罵着說，“你們想做資產階級嗎？請停止吧！”……他們大概是不認識所謂生活這東西的！所以，一切都只有破壞！我如果知道要過這樣的生活，我情願不革命！”

“不過，我們是爲我們自己而革命的嗎？”

“如果不是，那末，爲誰而革命的呢？”

“爲大家而革命！”

“也爲資產階級而革命嗎？”

“哦，你爲什麼說出這樣蠢笨的話呢！自然不是爲資產階級！我們是爲勞動者，爲無產階級而革命的！”

“啊！我們究竟爲誰打算着什麼呢？不是爲勞動者

嗎？不是爲無產階級嗎？”

他們二人這樣爭辯着出去，再遲一會便來不及去看戲了。他們二人走在春雪剛融解的街路上。烏拉奇美爾先行，默默地大步的走，華西利莎很困難似的跟在後面。

“喂，烏拉奇美爾！請走慢一點吧，我跟得連氣都喘不過來了。”

烏拉奇美爾聽見華西利莎的話，馬上便停了步等他。後來，他便緩緩的走路了，可是，雖是這樣也仍然沒有對華西利莎說半句話。

在劇場裏，烏拉奇美爾會見二三位朋友，他利用那休憩的時間和那些朋友說話。而華西利莎只是呆呆地坐在那裏。

對於戲曲她一點興趣也沒有；她想，爲什麼要這樣浪費這些時間呢？明天不是要做二倍的工作了嗎？



大會在烏拉奇美爾出發不久以前開會。他並不是代表，可是每日都列席。論爭的結果，在代表們中發生了黨派。烏拉奇美爾站在華西利莎那一派。烏拉奇美爾撇開了別個朋友，熱心爲華西利莎那派努力。因此，他

們又結了不能分離的關係。二人一塊出入於會場，在家裏互相研究他們的立場。站在華西利莎那方面的同志們也時常到華西利莎的家裏來。他們起草決議案。烏拉奇美爾使用他們帶來的打字機整理他們的文件。大家都很敏捷地行動，大家都很起勁地工作。有時很興奮地論爭，有時又是青年們的會合小孩子似的哈哈大笑。他們很喜歡鬥爭。鬥爭解決了他們心裏的種種麻煩的問題。

斯達般阿爾基莎委奇也出席開會，摸着他那莊重的灰色的鬍子他那柔和的活潑的眼睛看守着青年們工作。華西利莎時常和這位老人談話。這位老頭子很讚賞華西利莎。說她是女傑。可是對烏拉奇美爾却很冷淡。那使華西利莎的心裏很苦惱。究竟爲什麼呢？而在烏拉奇美爾方面，對那老頭子却時常都是敬而遠之。

“斯達般阿爾基莎委奇那位老頭子實在不曉得是怎樣的人物！和尚似的，完全不像一位共產主義的鬥士！專門拍馬的東西！”

華西利莎那派失敗了。不過她已得到預算以上的投票數。這也可說是戰利的一端。

大會快要閉會的時候，恰好烏拉奇美爾就要出發

了。因此華西利莎又不得不把身體分爲二半。一方面，他要準備烏拉奇美爾出發用的東西，他方面，大會又還沒有閉會。

可是，華西利莎的心的深處却充滿着喜悅。她覺得她的愛人不獨是她唯一的戀人，而且真是她的親友。她很誇耀她的愛人援助她們的那一派。同志們挽留他，叫他慢點出發。

“唉，別了，華西亞，我的華西亞！可憐我的雲雀兒又要獨自棲息在那簷下了；再沒有誰和你共嘗甘苦了！不過，也好，我再不會攪擾你，你以後可以專心致志於你的工作了。”

“你有什麼攪擾我呢？”

她擁抱着烏拉奇美爾，愛撫着烏拉奇美爾這樣說。

“你不是說過我犧牲了你許多時間嗎？不是翻來覆去的說過爲了家政的事嗎？”

“哎喲，請不要再提起這些事吧！你不在這裏，便不會有這些事了。”

華西利莎的頭伏在烏奧洛查亞的胸前。

“你不獨是我的戀人，而且是我真正的朋友，我時常都戀慕着你哩。”

華西利莎送烏拉奇美爾出發以後，急急地回來開會。她心裏想，同住也許很幸福，可是工作方面怎末樣呢？愛人住在自己的身邊便要減殺自己的計劃，妨礙自己的工作！

現在，她才能夠完全安心獻身於她的工作，勞動和休息。烏拉奇美爾在這裏的時候，她時常都睡眠不足。

“送他出發了嗎？”

在大會席上，斯達般阿爾奇莎委奇這樣問華西利莎。

“是的，烏奧洛查亞已經出發了。”

“那很好，他時常都加你以重担的。”

華西利莎吃了一驚。爲什麼斯達般阿爾奇莎委奇曉得這事呢？那時，華西利莎沒有答什麼。假使她肯定地答覆了，那烏拉奇美爾便要完全丟臉了！



六

火車明朝便到目的地了。華西利莎隨着晨光的放射醒來。她趕快收拾她的行李，整理她的行裝，穿好她的衣裳，爲了要使她的愛人烏奧洛查亞高興。過去七個

月間的別居生活使他們二人都很痛苦。

但是現在的華西利莎已經充滿着幸福，喜悅和快樂了。就在空氣之中她也覺得有春天的氣象。

那位 Nap 女還仰臥在床上對着鏡子。華西利莎已經洗好了臉，理好了她的捲髮，穿好格爾西亞給她做的新衣了。她在車廂內的壁鏡上照着她自己的姿態，特別注意她的眼睛，她的眼瞳非常活潑有生氣，因此覺得全身都很漂亮。

啊！現在好了！這次大概連烏奧洛查亞也不會說襤褸了！

快到車站了。華西利莎望出窗外去。還是早上，朝陽放射着光芒。華西利莎住在北方；連春到來了也不曉得，而走到南方這裏，一切都已充滿着春的氣象了。草樹的梢頭，百花競放。華西利莎覺得有些樹是從來沒有見過非常不可思議的。那些和黑楊的葉一樣，色澤很纖細的葉，枝頭開滿紫丁香花似的的樹。那些花的濃郁的甜美的香氣流入窗裏來。

“那是什麼樹呢？我鄉裏沒有那樣的樹。”

華西利莎問那走過的車掌。

“白阿加西亞花。”

“白‘阿加西亞’花嗎？很好看哩！”

車掌折了一二枝那個白‘阿加西亞’花給華西利莎。

那是怎樣的香啊！華西利莎歡喜到幾乎眼淚都要吊下來了。恍惚她的週圍，比什麼都更美麗！不過在華西利莎的心裏，並沒有忘記“再過一點鐘便要和烏奧洛查亞會面了”這件重要的事。

“快要到車站了吧？”

華西利莎又問那位車掌。她覺得那火車好像完全不動了。火車停在待避線上，等迎面來的火車過去。不久又再開動。

不久，看見市區了，看見教堂的屋頂，看見兵房的影，看見郊外的田疇了，停在車站的月台邊了。烏奧洛查亞在那裏呢？究竟在那裏呢？

華西利莎從車窗上伸出頭來，東張西望。可是，烏奧洛查亞却從她所看的相反的昇降口走入來，一手拉住華西利莎抱住她。

“啊！烏奧洛查亞！不怕嚇死人嗎？”

熱烈地接吻。

“請快點把你的行李交給我吧。這位是我的秘書。伊凡伊華諾委奇，把那行李拿去吧。我們坐汽車回去。

喂，華西利莎，我已有二匹馬，一頭牛和一部汽車了。現在，我還想養豬，因為有很好的農場，和很多地方，你便是領主的太太，什麼都很好了，再在莫斯科設一個支店。”

烏奧洛查亞繼續着說。他這樣的說着想趕快說明他的現狀。汽車雖是振動着，可是華西利莎却靜靜地聽着他說話。不用說，她傾耳聽着他說這些話，聽得很有趣。她心裏蘊藏着二種心事，她想把她自己的生活告訴他，又想曉得烏拉奇美爾和她別後的生活。他真的還戀慕着她嗎？他是戀慕着她而期待她的嗎？

不久，汽車到家門了，那是很適合於一個家族住的家園。那穿着制服的青年侍者站在大門邊。他停了車，接他倆下來。

“華西亞！請看看我們的家庭吧！和那屋角落裏囚牢似的房子比比看怎末樣。”

階級上鋪着地氈，華西利莎看見有鏡檯，招待室這些東西。她脫去了帽子，除去了外套。二人走進房裏去。有梳發，和絨氈，飯廳裏的大時鐘和幾柄金邊的靜物畫掛在壁間的鹿角上。

“怎末樣？好吧，華西亞？”

烏拉奇美爾誇耀似的問。

“很好!”

華西利莎週圍望了一望，不知怎樣的答。她心裏真覺得好，還是不好呢，連她自己也不曉得。這是一切都沒有見過的第二個世界。

“這個便是我們的寢室。”

烏拉奇美爾一面這樣說着一面打開那個房門。那房子有二扇窗，可以望見下面的庭園。華西利莎週視了一遍，覺得很好。

“啊！樹呀！又是白‘阿加西亞’樹！”

她很喜歡的叫了出來，走到窗前去。

“請先看看家裏的情形，再到庭園裏去走一趟吧！這些都是為你準備的，漂亮吧？通通都是經過我自己選擇的。自搬到這裏後，我便很焦急地等着你來。”

“啊，謝謝，烏奧洛查亞！”

華西利莎站直了想和烏奧洛查亞接吻。可是，烏奧洛查亞好像沒有到注意一樣，把手攀在她的背上拉她過來對着洋服衣櫃的立鏡。

“你看，方便吧？你穿衣服的時候，從頭至腳都可以在這鏡中照見了。這衣櫃裏分了許多格，你的衣服，你的帽子和其他什麼東西都可以放進那裏去……”

“可是，你以為我有多少帽子和那些衣物呢？你對於這些瑣事實在想得週到。”

華西利莎笑着這樣說。可是，烏拉奇美爾却不停地繼續着說。

“請看這張床吧！綢被，我費了很大的工夫才找到的。這些都是我的，分配來的自然沒有這樣的東西。還有，那是晚上用的紅電燈。

烏拉奇美爾把華西利莎在家裏帶來帶去，小孩似的跳上跳下，雖是沒有什麼要緊的東西也一一加以說明。

“我爲了我的小小的愛人，經營這可愛的住宅。”

華西利莎看見烏拉奇美爾很高興似的，她也微笑地聽着他說話，可是，她的心裏，却一點也不平靜。房子自然是非常漂亮，非常堂皇。這是不能否定的，有絨氈，有窗帷，又有鏡架等。可是，這又有什麼意思！華西利莎覺得她好像給人家推進別人的家裏去了一樣。這些東西，在華西利莎大部分都是不必要的！而她想放她自己的書，整理她的文件的櫃子都沒有。雖是這樣，可是她最喜歡的，却是從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庭園裏的白‘阿加西亞’花。

“請洗臉吃早飯吧。”

烏奧洛查亞這樣說着，走到窗前把窗帷放下來。

“爲什麼要放下來呢？把牠打開來，看見外面的風景不更好些嗎？”

“可是，那不行，白天不能打開窗帷，太陽會把那些傢私晒壞。”

放下了灰色的窗帷，那好像大眼瞼一樣，從窗口遮去庭園的綠蔭。這房子變成了別間房子似的只是單調的灰色。華西利莎洗了手後才在鏡前梳理頭髮。

“這衣服是怎末樣的？是我送給你的布做的嗎？”

“是的，這是……”

華西利莎這樣回答，期待着烏拉奇美爾的讚賞望着他。

“怎樣？你看吧。”

烏拉奇美爾諦視着華西利莎。那時，華西利莎發現烏拉奇美爾的表情中有不滿的神氣。

“在那腰間繫了許多繫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你的身體這樣苗條，正是適合現在流行的時裝，爲什麼你要做這樣奇妙的服裝呢？”

華西利莎惶惑起來了，臉紅紅的一直紅到髮腳跟，

覺得真沒辦法。

“奇妙的服裝？可是格爾西亞却說這是現在流行的服裝。”

“格爾西亞曉得什麼？不是特意把布弄壞了嗎？真像和尚太太穿的衣服。請脫掉那件衣服換上平常穿的衣服吧，那還好看一點。這件衫實在太難看了！”

烏拉奇美爾沒有注意到華西利莎眼中失望的神情，他便走出飯廳去整備吃早飯。

華西利莎心裏很難過的脫去格爾西亞做的衣服，換上從前平常穿的有皮帶的衣服。

華西利莎覺得一點喜悅也沒有了。小小的淚珠一滴一滴地滴在換上的平常穿的衣服上。但是不久，這眼淚便乾了，而華西利莎的眼裏仍然存着不愉快的冷寞。



他們吃早飯的時候，“經理家裏的女用人”便走來招呼。她名叫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一位康健的整齊的中年婦人。華西利莎馬上起來和她握手。

“不用握手好了。”

烏拉奇美爾看見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走出去後對華西利莎那樣說。

“不擺出主婦的架子，會給她們輕視，使他們不動的。”

華西利莎聽見烏拉奇美爾這樣說，吃了一驚，望着他說，

“這些我倒不曉得。”

餐中，烏拉奇美爾吃了這些又吃那些，而華西利莎却一點都吞不下咽。不知怎的心裏很不好過。

“喂，你看，這桌布是‘莫洛索夫’竹紗做的，那餐巾也是。如拿到外面去洗價錢很貴，所以我們這裏不拿出去。”

“究竟從那裏得來的呢？真的通通都是你自己買的嗎？”

華西利莎問他說。

“真奇怪得很！你以為這些傢私究竟怎末樣來的呢？要幾百幾千萬盧布哩！你以為一位經理的薪水能夠買這許多傢私嗎？通通都是分兒來的，恰好遇着好運，又得朋友們的援助所以能夠得到這些傢私。像現在這樣的時候，誰也不能買這樣的傢私。但如以現金支付却當別論。不過，冬間我自己也曾買了二三種家具，如寢室中有鏡台的洋服櫃，綢被褥，客廳裏的電燈……”

烏拉奇美爾很愉快滿足似的繼續說明各種物品。

在華西利莎的兩隻眼睛裏，越發冷淡起來而且表現一種憤怒的光芒。她的眼睛已經不是蒼色的，而是貓瞳似的綠光了。

“那末，買起這些漂亮的傢私來究竟要多少錢呢”

華西利莎的聲音微帶憤怒地問她。而烏拉奇美爾因顧着吃佳餚飲美酒沒有注意到她的聲音。

會使華西利莎很驚訝似的烏拉奇美爾慢慢地說出很巨的金額。而仍含笑對着華西利莎說，“怎樣？我也覺得太多了。……華西亞，你以為如何呢？”

她憤怒地圓睜着綠色的眼睛站在他的面前。

“那裏得來的那些錢呢？你即刻說，那裏？”

“做什麼？華西亞，請靜一點吧。難道你以為我從什麼不正的事得來的錢嗎？你曉得金錢的兌價吧？你試把我的薪俸和那些金額比比看。

烏與洛查亞這樣說着說明他自己的薪俸和賞與的數目。

“那就是月俸嗎？是吧？如是這樣要毫無意義的白費這許多錢，還說是什麼共產主義者？你沒有看見在我那裏的窮人日益增加，那些為窮困與飢餓所困迫的人

日益加多嗎？失業羣不是隨處都是嗎？你忘記了嗎？難道你做了經理就不同了嗎？喂，經理先生，怎末了？！”

華西利莎圓睜着放綠光的眼睛望着烏拉奇美爾的近傍。烏拉奇美爾想竭力說服華西利莎，使她安心。他對於華西利莎的憤怒笑着辯解說：

“你完全和雲雀一樣，不曉得用錢的方法。有許多人領了更多的月俸，過着和我們不同的生活，這些人們都是非常闊氣的，”

可是，華西利莎始終不肯退讓，她非要烏拉奇美爾明快地答覆不可。爲什麼要過不像共產主義者一樣的生活呢？貧困和飢饉圍繞着自己的周圍爲什麼要毫無意義的浪費這些金錢呢？

烏拉奇美爾知道無論如何也說不服華西利莎了，非想過別個辦法不可，先用政治的說明試試看吧。說這是他的使命的一部分，根據本部的訓令的。烏拉奇美爾的主要的使命是擴大他所經營的事業，增加那事業的收入。他以為這樣說是最有把握的。總之，請她看看他一年來的成績吧。他在荒漠之上獨力建設一切，增加其創設的產業的生產，幾乎那生產託拉斯的全部都要賴他經營。他說這是要華西利莎親眼看看的，縱使現在他

稍爲過了一點“人的生活”他也還時常顧到他的事業中的一切職員以至最下級的發送員。如果華西利莎直接觀察了這些，她自身也一定不會那樣想的，可是現在連他的朋友，他的愛妻，他的同志華西利莎也和他的敵人一樣反對他了，這實在是他沒有意料到的。烏拉奇美爾如再這樣的繼續工作下去實在很痛苦。他竭全力爲主義而奮鬥而其報酬却祇是這些，連他的愛妻也反對他，責難他。

烏拉奇美爾非常憤怒。他的眼睛好像狂暴的兇狠一樣，會迸出火花來似的望着疑惑和非難的華西利莎。

華西利莎傾耳聽着烏拉奇美爾說話。他所說的也許是不錯的。現在，他既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最重要的是烏拉奇美爾的會計已弄得很清楚，很忠實地進行他的工作了。國富已經增進了。對此，她是沒有什麼異議的。

“是因爲有了這些東西不好呢，還是因爲有了家庭不好呢？難道我一生都要住在公共住宅裏嗎？爲什麼我們一定要過美國工人以下的生活呢？看看他們是怎樣的生活吧，他們不是有鋼琴，有福特汽車，有摩托單車嗎？

他們二人正這樣爭論時，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二次偷看入飯廳去。她想拿烤肉出去，那二位主人却從今早會面後一直吵到現在。和革命前她在所謂“體面的紳士”們家裏做女僕時的情形一樣，現在的主人們——即是共產主義者們也是一樣。只是盤子裏盛着的烤肉倒蕩了，經過這末久的時間不會不好吃嗎？

飯後，烏拉奇美爾帶華西利莎到事務所去，到倉庫去，到住宅去參觀。又到會計部去參觀。

“請你看看這個簿記吧。無論那裏也沒有這樣的方法，這些都是我的手續。好吧？難道這樣你還要說我浪費嗎？”

烏拉奇美爾這樣說着，爲華西利莎說明這簿記部的人現在這裏所用的最簡便最正確的簿記方法。那種方法已很得本部的特別讚賞的。

華西利莎熱心地傾聽着。她雖然不能完全了解這事的一切，可是在這事業中服務的人們的熱心工作和大家都愛他們的工作這一點却是可以了解的。烏拉奇美爾以全身心致力於這事業，烏拉奇美爾特別帶華西利莎到職員們的住宅那裏去，問問那裏的主婦們完全滿足不滿足。發着這樣的質問的烏拉奇美爾很誇耀似

的望着華西利莎。一切答案幾乎完全是相同的。

“說滿足不滿足嗎？在現在這樣的時候，我們再不能有更奢的希望了，真的，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先生，我們真是叨你的光了！”

“像這樣我也還是一位浪費的人嗎？無論如何我時常都是先為那些職員們打算的。我儘可能地能夠給他們的便給他們，然後才想到我自己。你現在看見的，筋肉勞動者和事務員在生活上一點區別也沒有。我特別為他們努力，真的，直至現在我幾乎都竭力為他們打算。”

“那末很好。不過那些職員們究竟是什麼東西呢？直至現在他們自己究竟幹什麼事的呢？”

“華西亞，你真想得妙！現在，他們和我們不是站在同一利害之上的嗎？是吧？以前，不用說，經理站在一邊，勞動者又站在另外一邊利害是不同的。但至現在，最少在這裏完全不會這樣。你所想的不是一點也不對嗎？”

烏拉奇美爾自然不過在那裏說笑，可是華西利莎却覺得他不很高興，心裏不大好過一樣。烏拉奇美爾整天帶華西利莎在他的工廠裏東跑西跑。她疲乏極了，覺

得額上作痛，胸旁作痛，背上又作痛了。如果能夠快點回家他馬上便要睡到床上去。她的腦筋裏，好像還有火車的車輪的聲音縈繞着一樣。可是，那天晚上，烏拉奇美爾又有客來家晚餐，華西利莎便又不能不出來相陪。

他們二人剛剛回到家裏踏上門檻。侍僕開了大門站在那裏好像等待着什麼差遣一樣。烏拉奇美爾看見那侍僕，便在衣袋裏拿出一本小冊，寫了一點什麼將那紙片交給那侍僕。

“華西亞，快點走吧。有什麼回話直接交到我這裏來。懂得吧？”

說完這話他好像很難過似的，不可思議地看着華西利莎。

“什麼事，華西亞？爲什麼只是這樣看着我？”

烏拉奇美爾不知怎的，囁嚅着說。

“什麼也沒有，難道那位僕人的名字也叫做華西亞嗎？”

“是的，一家裏有兩位華西亞不好嗎？那有什麼！那兩位華西亞不會吃醋的，你可以不用擔心。像你這樣的華西亞在這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

他這樣的說着，靜靜地抱起華西利莎看着他的眼

睛接吻。這是那天烏拉奇美爾對她的最初的爱撫。二人手牽着手走進寢室去。



請來晚餐的客人都到來了。那是名叫沙威里埃夫的男子和烏拉奇美爾的秘書伊凡伊華諾委奇二人。沙威里埃夫是一位背脊很高身體很瘦長的男子，穿着薄鼠色的洋服。他那稀疏的頭髮，梳得很整齊，食指上佩着刻了印章的指環。照他的眼睛看起來，說是聰明不如說他是狡滑。他那無鬚的面上現出一種很輕佻的微笑。華西利莎覺得他的神氣好像找尋着什麼，只要於他個人有利便什麼都好似的。

他和華西利莎見面，便拿着她的手放到嘴邊去。華西利莎吃了一驚，即刻把手縮回來。

“我不慣這樣的。”

“是嗎？但在我看起來，吻年輕婦人的手，那是很平常的。夫人，不要緊，就是貴主人也不會有什麼介蒂的。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先生，你說，你不介意吧？”

他一面這樣說着，一面拍着烏拉奇美爾的背。烏奧洛查亞只是格格地笑。

“華西亞是模範的太太，不必介意的。

“不過你恐怕不很一樣吧？”

沙威里埃夫看着烏拉奇美爾說。烏拉奇美爾這時忽然睜大他的眼睛很倉惶似的。

“我有什麼不同……”

他還沒有說完，沙威里埃夫便搶着說。

“曉得了，曉得了！結了婚的男子們的心理我是曉得的，因為我自己也是過來人，雖然現在是單身。

華西利莎不滿意沙威里埃夫，真的，她憎惡他。可是，烏拉奇美爾和這位男子却好像親友似的交談着，說了許多關於事業和政治的話。華西利莎一點也不想和這位“投機商人”談政治，也不想和他一齊笑那執行委員長。她想竭力勸烏拉奇美爾不要和這位男子交際。

晚餐的時候，有葡萄酒拿出來。那是秘書伊凡伊華諾委奇帶來的。烏拉奇美爾和客人都關心着就要到來的大批貨物，說恐怕來不及到街上去了。

華西利莎諳聽着想明瞭這些話的意義。可是，這並不是什麼特別重大的事，好像隱瞞着什麼別個重要問題似的。使華西利莎頭痛煩惱，連眼睛都作痛。她只覺得快點食完飯便好了。

烏拉奇美爾還沒食完飯便叫預備汽車，說關於貨

物的問題他要出席重要會議。

“今天你也去開會嗎？尊夫人不是才來嗎？今天住在一塊吧，不要緊的，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先生。”

沙威里埃夫露着陰險的笑臉說。

“不行的。”

烏拉奇美爾這樣說了，點火吸煙。他說，“能夠住在家裏自然是住在家裏好的，可是爲了工作的問題却不能不去。”

“一切事物都有表裏兩面的。”

沙威里埃夫又這樣說，對烏拉奇美爾使個眼色，嘲諷似的笑着。華西利莎覺得他真是討厭的投機家！

“如果我在你的地位，無論如何，今天晚上我一定不出去，陪你在這裏，什麼事都不管。”

烏拉奇美爾不答她，很忙似的拿起了他的帽子便走。

“喂，尼卡諾爾普拉特委奇先生，去吧。”

伊凡伊華諾委奇也一塊坐汽車出去了。只留華西利莎一個人在這裏。她獨自一個人寂寞地從這間房子走到那間房子。她站在窗旁，隨後便躺在寢臺的綢被上，睡下去了。

華西利莎醒了回來，已經很暗，點起燈來了。看看時鐘已過十二點十五分了。怎樣便睡了昵？已過夜半了；烏奧洛查亞還沒有回來。

華西利莎站起來，洗了臉，走進飯廳去。

拿了燈火進去，食膳已經預備好了。飯廳裏靜靜地一個人影都沒有，其他的房子也非常陰暗。走進廚房去，在那裏看見女僕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正在那裏整理雜物。

“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還沒有回來嗎？”

“沒有，還沒有回來。”

“他時常去開會都是這樣遲才回來的嗎？”

“唔，有時才是這樣的。”

莎美約諾維娜不曉得怎的老是這樣很少說話。

“那麼，你時常都不睡覺等他回來的嗎？”

“我和華西亞輪流等他的。今天是她，明天便是我。”

“烏拉奇美爾回來的時候時常都要吃東西的嗎？”

“是的，如有客人一塊回來，便要吃東西，如沒有客人便去睡覺。”

華西利莎沈默地站在那裏，看見馬利亞莎美約諾

維娜只是收拾東西。什麼也不管

華西利莎再回到寢室去，打開窗門來。那是清爽幽靜的春宵，充滿阿加西亞花的濃郁的香氣。春蛙叫出很高的奇妙的聲音，起初，華西利莎還以為是夜鶯的鳴聲。

在無月的大空中，繁星燦爛着。望着黑暗的庭園的華西利莎，睜開眼睛仰看大空和繁星。這時，她的心已經漸漸輕鬆下來了。那位投機家沙威里埃夫的事和烏奧洛查亞今天使她煩惱的事，她都忘記了。她覺得，她應該引導她的愛人，援助她的愛人烏奧洛查亞。他要和那些“Nap”們交遊，假使不特別注意那一定會弄糟的。因為烏拉美爾不是叫她是他的朋友她的夫人嗎？

華西利莎心裏很誇獎烏拉奇美爾這樣處理一切事件。他不是什麼都很超羣嗎？現在，她靜靜的想起來，一切都覺得變化了。一切都比白天更明瞭，更能夠理解，有點愉快了。

華西利莎獨自一個人在那裏這樣想，烏拉奇美爾的汽車回來了，他走上絨氈上了，他走到她的身邊她一點也不曉得。聽見烏拉奇美爾的聲音，她嚇了一跳。

“可愛的我的華西亞。我們究竟想怎末樣呢？

烏拉奇美爾這樣說，望着華西利莎，在她的眼睛裏充滿着戀愛的神情。

“啊，你回來了？等了很久哩！”

華西利莎用兩手抱着他的頸項。

烏拉奇美爾抱起華西利莎，好像他們二人是初戀的一樣，抱着他的愛兒似的在房裏繞行了一週。

華西利莎再愉快不過了。烏拉奇美爾還愛她，比以前更愛他！爲什麼她這樣愚笨呢？爲什麼晝間要這樣自尋煩惱呢？

二人一塊飲茶，絮談情話。華西利莎說出他對於沙威里埃夫那個男子的意見。“不要和那樣的人週旋吧！”，她說。

烏拉奇美爾也不否定她那種意見。就是他自己也說他一點也不尊敬沙威里埃夫。可是沙威里埃夫那厮却有很寶貴的什麼東西，現在的事業，特別要靠他才能發達。他以前曾夤緣得到商人們的絕大的信用，要他才能和商人們連絡。烏拉奇美爾說就是他自己也向沙威里埃夫領教了不少。不容氣的說，他自然不是很有價值的人物，因爲他是一位純粹的資產階級。但在事業上，他却是不可缺少的人。因此，最高官吏——烏拉奇美爾

所謂“超人的狡猾者”——要捕縛沙威里夫的時候，烏拉奇美爾也要爲他辯護。他說在莫斯科也大受尊敬，這地方的官憲爲了他的問題也會丟過臉。

“可是，你不是在那一封信上說過，那個男子不很正直嗎？”

“這事你真不明白了。現在那個男子是我們的事業的代表。爲了我們自身自然不能忘記那位男子。和別的許多人比較起來，他也並不特別怎樣壞。他專心致志於他的工作，比別的許多人並不特別懶。他很熱心於他的事務，而且很愛他的事務。”

最後烏拉奇美爾和華西利莎約定，此後竭力減少和沙威里埃夫會面。做生意便做生意，那並不要什麼朋友的關係的。

飲茶以後，兩人手牽着手走進寢室去。烏拉奇美爾把華西利莎的頭放在他自身的胸前，吻她的頭髮，很溫柔地感歎着。

“可愛的小頭！這個頭呀一生都是我的。華西亞，像你這樣的朋友，在這世上真沒有第二位。真的我只愛我的活潑的華西亞你一個人！”



第二天早上，華西利莎醒得很遲。烏拉奇美爾已經出去工作很久了。

不知怎的不很舒服。胸旁覺得有點疼痛，身上發熱，微咳嗽。也許在旅行中受了風寒吧？那是美麗的春日，華西利莎還把肩披蒙着頭，連動也不想動，還不想離開床；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走進房裏來。站在房門口，叉着兩手，好像等待着什麼吩咐似的望着華西利莎。

“早安，馬利莎莎美約諾維娜！”

“早安！”

莎美約諾維娜很枯燥地這樣答。

“晚飯吃什麼東西呢？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先生出去的時候叫我弄點你喜歡吃的東西。今天晚上又有客人在這裏吃飯。”

華西利莎不知所措。不曉得要預備什麼菜才好。在公共住宅那裏，她已經吃慣那些分配來的食物了。

對於這事，她一點也不懂，只是聽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說出許多菜名來。華西利莎說樣樣都好，可是她太節儉慣了，問那些菜的價錢。那不太貴嗎？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一聽見這句問話便閉起嘴來了。

“那自然呵！要吃好的東西便不能節儉。因為共產主義者已經不分配食料了，沒有錢便什麼也沒有。”

“那末，你有錢嗎？”

“昨天剩下的一點，我想不夠辦今天的晚餐了。肉又這樣貴，牛油又不得不買。”

“烏奧洛查亞沒有留下錢嗎？”

“沒有，什麼也沒有。他只是說，什麼事都和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太太商量好了，他便出去。”

怎末辦呢？馬利亞莎美納諾維娜站在那裏向她要錢，一動也不動。華西利莎自然還有點錢，可是她曉得一拿出去便一文都沒有了。這於她是很不方便的。

“那末，請你先借出錢來，等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回來的時候再還你好吧？”

華西利莎這樣說。

“好的。我一點也沒有想到這樣。”

問題便這樣解決了。

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走了以後，華西利莎便到庭園中去。從這條小路到那條小路，很疲倦了還在那裏繼續散步。回到房裏後，很疲乏地躺下去，打開書來看，不知不覺便睡下去了。



華西利莎還是睡在床上。她的雙頰好像火燒着似的，在睡覺的時候發着很陰慘的煩惱的夢。華西利莎甦醒了很不高興似的四面望了一望。爲什麼不到街上去看看景色要把這個時間睡過了呢？難道到烏奧洛查亞這裏來患病的嗎？這樣低頭冥想着，閉了眼睛，種種妄想又錯綜在他的心頭，完全不能再睡了，想睡也朦朧朧的不能睡，完全失了意識。

“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太太，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先生就要回來了。請換過衣服，讓我整理床褥吧。因爲伊華諾委奇先生是不喜歡房內凌亂的。”

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看見華西利莎穿那很舊的有了補縫的衣服。

“什麼時候了？很遲了嗎？”

“是的，快要五點了。你又還沒有吃早飯。本來我想叫你起來的，可是，看見你睡得很舒服一樣，所以我又不敢叫了。許是因爲旅行的原因，你還以爲在旅行中吧。”

“許是因爲旅行的緣故，傷了風寒吧，我覺得很冷。”

“你要換過一件皮衣來穿才暖和了，光是穿這樣的衣服熬不住的。”

“可是，我的衣服做得不太合式，他不高興那件衫。”

“噯，你！那並不是怎樣不合式，不過腰間有點紮戥不大好看吧了。現在，大家都是……我從前也做過裁縫的，所以關於衣服的款式我也知道一點。你的衣服只要把裙改一改便好了，不要給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先生曉得，讓我替你改一改吧。”

“在晚飯以前能夠改好嗎？”

“這恐怕辦不到，我想。好的，不要忙吧，有空的時候再給你改好了。現在，穿上一條黑裙，配那上衣，便很合時了。”

華西利莎從來沒有費過那樣長的時間對着鏡子。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道長道短，這裏修改一下，那裏修改一下。用定針定着，然後長長她縫好。她又不曉得在那裏找到了一條花邊頸飾，配起來非常好看，清雅而高尚。華西利莎自身也很滿意。烏與洛查亞看見了會說什麼呢？

她剛裝扮好，同時烏拉奇美爾和客人也一塊回來

了。客人是國家保安局的官吏和他的夫人。那位官吏的下頷長着針一樣尖的鬍鬚，穿着瀟灑的服裝，軟皮的長靴套上他的膝蓋。而這樣他還自稱是共產主義者！

華西利莎不很滿意這位男子，和那位穿着賣淫婦的服裝一樣的他的太太。那位太太穿着很薄的呢衫，白鞋，披着皮毛的肩披。在她的手指上還佩着幾個指環，熠熠地發光。烏拉奇美爾吻那位太太的手，在那裏談笑。他們說些什麼呢？華西利莎一點也不曉得。總之都是沒有多大意義的話。烏拉奇美爾好像很奉承那位太太似的，眼睛對着眼睛的對望着。

華西利莎坐在那位國家保安局官吏的隣座。她雖然曉得這位先生是所謂共產主義者，可是她不曉得要對他說什麼話才好。

又飲葡萄酒。烏拉奇美爾和那位太太碰酒杯。那位太太又不知和烏拉奇美爾說些什麼，二人在那裏大笑。華西利莎看見這個樣子實在很難過。而烏拉奇美爾却完全沒有注意到華西利莎。她對於他好像完在沒有關係的人一樣。氣煞了！華西利莎很不高興。

在談笑中又談到宗教上的絕食修養的話。那位太太說她是一位教徒，曾懺悔過的，可是沒有絕食修養

過。說些什麼話呢？國家保安局的同志和一位教徒結婚嗎？華西利莎實在覺得很痛苦。剛剛食罷晚飯，伊凡伊華諾委奇來了，說沙威里埃夫買了包廂票，請大家去看戲。

“大家都去吧？華西亞？”

烏奧洛查亞這樣問她。

“和沙威里埃夫一塊嗎？”

華西利莎的眼睛裏好像含着這個意思問烏奧洛查亞。可是，他好像裝着不曉得。

“不用說，尼卡諾爾普拉特諾委奇也在一塊的。大家都一塊兒去。很有趣的新歌喜劇哩！”

“我不去。”

“噫？爲什麼呢？”

“我的身體不大舒服，許在旅行中受了一點風寒。”

烏奧洛查亞看着她的臉。

“真的，華西亞，你的臉色不大好，眼睛也陷落去了。把手給我看看吧，熱深很哩。這不行，我也不去看戲了。”

“爲什麼呢？去吧！”

客人們也叫烏奧洛查亞一塊兒去，終於他答應去

了。

走出門口，雖然有客人在那裏，烏拉奇美爾也不管，抱起華西利莎在她的耳邊說。

“華西亞，你今天特別漂亮了哩！”

烏拉奇美爾吩咐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特別服侍華西利莎。

“請快點睡吧，華西亞。我一會便回來，不看完戲便回來。”

說完這話，大家便坐汽車走了。

華西利莎很寂寞地從這間房子走到那間房子。

她真討厭這樣的生活了。討厭什麼呢連她自己也不曉得。在她看起來一切都好像是新的奇怪的東西。她在這裏完全是一位生疏的人，誰也沒有注意她。不用說，烏拉奇美爾也許還愛她的，可是，不是連他自己他都弄不清楚嗎？他只是擁抱她吻她以後便出去了。因為赴會或因為工作出去，那還有可說，可是，現在不是因為看戲而出去的嗎？為什麼要放下她一個人在家裏而出去呢？冬天不是已經看夠戲了嗎？華西利莎覺得週圍的事都是使痛苦的。為什麼呢，連她自己也說不出來。可是，她很痛苦，這是不錯的。

“只在這裏住一個星期，看看烏奧洛查亞怎末樣，馬上便回去吧。”

華西利莎心裏下了這個決心。

雖是這樣，可是，路途是很多荆棘的。說要回去，華西利莎究竟回到那裏去呢？回到公共住宅去嗎？但是，那屋角落裏的房子已經沒有了，早已給她的朋友格爾西亞女裁縫住着。而費託莎夫夫婦也一定還住在那裏。又聽說公共住宅快要發生麻煩的問題了。如果回去，華西利莎已有曾爲大家奮鬥過一次的覺悟。如果要她再行應戰，她已經覺得精疲力竭了。而且現在對於經營她的住宅的計畫已經完全失掉確信了，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不，不，她已經那裏也不能安插她自己了。

華西利莎這樣一想，她的心更加沉重；她覺得，她的心好像給利刀刺着一樣。

華西利莎覺得很冷，打着寒戰把兩手插進袖筒裏去。她在黑暗的空房裏走來走去。這陰鬱的家庭，在華西利莎看起來，好像會發生什麼悲劇一樣。在什麼地方潛伏着兇事吧！這是前兆呢？

共產主義者不是不相信前兆的嗎？但是總好像有

什麼東西潛伏着一樣，不然，爲什麼會這樣悲傷呢？那不知胡底的無益的悲傷究竟是爲什麼的呢？

七

烏拉奇美爾照着約定的時間很早便回來。華西利莎已經睡在床上。他坐在華西利莎的傍邊，問她的身體如何。烏拉奇美爾說着話，他那沈痛的悲傷的神情使華西利莎惶惑起來，他那眼睛好像表示着他心裏的痛苦。

“做什麼？烏奧洛查亞，你很沉鬱哩！”

烏奧洛查亞把他的頭枕在她的枕上，很頹傷似的說。

“唉，華西亞。人生真不是薔薇的花園，願你了解我是怎樣的痛苦吧。你只有見我的生活的半面，你還不能了解我的生活的全部。假如你能夠完全明白了我的心，那你便會曉得我在冬間是怎樣的痛苦，恐怕你也再不會怪我，你也許會可憐我，因爲，咳，華西亞，你是我的親友！”

華西利莎安慰他的心，愛撫他的頭。她雖然是這樣的哀憐烏奧洛查亞，可是，她的心裏仍然充滿着喜悅。

她覺得，他們兩人真是抱着同樣的思想，同樣的痛苦。華西利莎安慰烏拉奇美爾說，以無產階級來過經理的生活大概是很不容易的。

雖是這樣，而烏拉奇美爾仍然很冷寂似的撫摸他的頭。

“不，華西亞，不光是這樣，此外還有些問題使我痛苦，擾亂我平靜的心的。”

“難道大家又挖苦你了嗎？”

烏拉奇美爾又繼續沈默着，想說什麼又沒有決心說出來似的。

華西利莎兩手攀住他的兩肩催他說，

“烏奧洛查亞！究竟是什麼？請說出來看看有法子可想沒有吧。”

她把她的頭伏在烏拉奇美爾的肩上。

“啊，很香的香水哩！你幾時洒過香水的？”

華西利莎抬頭望着他說，

“香水？”

烏奧洛查亞很不好意思似的，身體微退後了一點。

“大概是剃鬚的時候理髮師傅給我洒上去的。”

烏拉奇美爾說完這話便站起來，點着香煙靜靜地

很注意的離開華西利莎。他說，他在那天晚上要看很多文件。

華西利莎有點咳嗽。身體還不很好，發熱似的胸旁還覺得疼痛。在烏拉奇美爾面前她想忍着，不想讓他曉得，可是他終於曉得了。她咳着好像很辛苦似的，烏拉奇美爾便在客廳裏的沙發上過夜。

一天一天的過去。憂鬱的日子好像繼續着來。華西利莎什麼也沒有做，有時只打理一點家裏的事。烏拉奇美爾也想竭力節儉，可是，他是抱着“應該用時便要用”的主義的人。華西利莎自己所積蓄的一點錢都因為家裏的瑣費用完了。她聽見烏拉奇美爾說“真連零用錢都用完了嗎？爲了你們是多多都不夠用的！”很不高興。

這樣的口氣好像說華西利莎自己招了許多朋友來很浪費地款待了他們一樣！雖是這樣，可是華西利莎並不怪烏奧洛查亞。因爲除這事以外他還非常的關心華西利莎。

烏拉奇美爾很關心華西利莎的病，叫了醫生來診治。診斷的結果說身體已很衰弱，右肺也不大健康了，應竭力施行日光浴，攝取營養料。此後烏拉奇美爾便時常都注意華西利莎是否遵守醫生的話，又叫馬利亞莎

美約諾維娜注意規則地給華西利莎以食物。烏拉奇美爾買了“谷古”Cocoa回來，把可以日光浴的長椅子搬出庭園去。他真是非常關心華西利莎的身體。

他一回到家裏便馬上跑到華西利莎那裏去。當時，烏拉奇美爾非常忙碌，二人也很少見面的機會。恰好那時正開市，他的事務正是忙碌的時候。烏拉奇美爾不知怎的似乎很擔心，很沈悶，很難堪。

華西利莎蜥蜴似的躺在草地上的長椅上日光浴。晒了這邊，又晒那邊，這樣的曬來曬去不久她便曬成黑女一樣了。這樣的生活她真覺得是很奇怪的生活。沒有一點工作，也沒有一點擔心，也沒有一點快樂，好像夢一樣的生活。在這樣的情形之中，她的心裏常常想“快些從夢中醒來回到公共住宅去吧”華西利莎再想起以前的住宅部，再想起斯達般阿爾基莎委奇和格爾西亞這些同志們。有時，華託莎埃夫夫婦也浮現在她的腦膜上。不用說，那是很痛苦的生活，但是，最少也比現在的生活幸福吧？

有一天華西利莎等待着烏拉奇美爾歸來。那天，他約定特別早一點回來。華西利莎今天想開誠布公的給烏拉奇美爾說些心腹話。可是，這樣的期待終於無結果

地過去了，一日一日的過去，他們二人還是沒有密談的機會。隨時都有人客，或是有什急事。

沙威里埃夫和以前面熟的朋友們已沒有來訪問烏奧洛查亞了。來訪他的人只是監理部的人們，這些人們在華西利莎看起來是很殺風景的。他們的談話，隨時都是這樣說些什麼委託貨物，什麼起貨落貨，什麼包裝，什麼送貨單，什麼價錢，什麼販賣的話。

不用說，華西利莎也很曉得在現在的國家內這些事是必不可缺的，她也曉得一國的國民經濟如果商品不能流通便不能建設，可是光是聽着這些話，她却覺得討厭。

她把話頭轉到黨的事情，布哈林的論文，德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報告這些事上去，可是他們聽了一會又馬上說到貨物，委託貨物，總收入和純利這些他們特有的話題上去了。

烏拉奇美爾不獨不討厭這些話，而且還覺得他們的話很有趣味。烏拉奇美爾和他們談論而且還傾聽他們的助言。在這些客人中烏拉奇美爾是很高興的，但在他們走了。只他和華西利莎兩人在一塊的時候，他又完全銷沉了。他很不高興似的歎着氣愛撫着華西利莎的

手望着她。假使他不必要助於華西利莎，他便不會特別不平的。究竟什麼事使他這樣痛苦呢？

對於烏拉奇美爾的陰謀已經消失了的，華西利莎到這裏以後雖從來沒有聽過。但是爲什麼會使他這樣銷沈呢？難道是擔心華西利莎會死嗎？假使是這樣，那是多麼幸福喲！他不是還戀着她嗎？真的，烏拉奇美爾，和華西利莎同住的時間實在太少了，而他到華西利莎那裏去的時候，她又沒有溫存烏拉奇美爾的開心。那時，她整天都不在家，幾乎連溫存愛人的時間都沒有，她對於烏拉奇美爾的愛不是有什麼變化了嗎？

躺在長椅子上的華西利莎歡樂地看着那蒼碧的天空描繪着那些樹木的輪廓。初春的微風吹動那些樹木的枝梢，好像愛撫什麼似的顫動着。蟋蟀不曉得在那草叢中亂叫，鳥兒在樹林中高歌。

華西利莎站了起來，從雜草叢生的小徑行到開滿紫丁香花的亂草叢中。香得很啊！她不覺摘了一小枝花。忽然一隻黃蜂飛過她的面前，停在傍邊的紫丁香花上，真噲也拍着他的小翅。

“啊，你真勇敢啊。你不怕人嗎？”

華西利莎微笑地這樣說。她的心突然覺得無上的

愉快，無上的自由，連她自己也很驚異。她好像才初見這個庭園一樣，周圍望了一望，那綠的草叢，那濃郁的花香，那紫的紫丁香花，還有那浮着萍藻，青蛙在那裏叫着的小池。

華西利莎戀戀地不想走開。她恐怕這種瞬間的喜悅，這種平淡的喜悅會從她的心裏飛去。好像直到現在她才覺得生命的意義，了解人生的意義似的。直至現在她才把握住人生。也不悲觀，也不騷亂；也沒有工作，也沒有喜悅。人生究竟要在那裏找什麼目的呢？不過是單純的無垢的生命吧了。在紫丁香花中飛來飛去的蜂虫的生命，在樹梢枝頭高歌的小鳥的生活和那在蔓草叢中的蟋蟀的世界，這不是人世的生命嗎？咳，人生！人生！人世的生命！爲什麼人們不能和蜂虫一樣在紫丁香花中度他們的一生呢？爲什麼人們不能和上帝所做的別的生物一樣生活呢？“上帝”？華西利莎很無聊的想着她自己。究竟從什麼時候起想到“上帝”這東西呢？不用說這是現在的怠惰的生活，資產階級的生活，烏奧洛查亞的奢侈生活的產物。真的，如果再繼續着這樣的生活連她自己不久也會變成一位Nap女了。

華西利莎一想到這裏非常恐慌，馬上飛跑回家去。

她恐怕她自己太怯弱了。

雖是這樣，但是那些同時的幻想還縈繞在她的心頭，她很精神。身體好了些嗎？恢復健康了嗎？

華西利莎走進寢室去，把剛才折來的紫丁香花插在花瓶裏，恰好烏拉奇美爾也坐汽車回來了。

他馬上便跑到華西利莎那裏來。

“又來麻煩我了，那些討厭的陰謀家老是說我太放縱！又挑起舊帳來了，他們心裏老是記住那些舊帳。現在他們又想叫我到監察委員會去，又想控告我。不過，管他們吧，看看誰得勝！”

烏拉奇美爾把一隻手放在後面，在房子裏走來走去。這分明是興奮的證據。

他們又說他是無政府主義者，責備他違反什麼規律！

烏拉奇美爾一心為發達事業而努力，而執行委員會的同志們不揭不援助他而且還想停止他的事業的齒輪。

“假使那般小子們要責罰我，那我便自行退出黨籍好了。不必等他們拿什麼除名來威嚇我！”

華西利莎知道事件的重大，非常擔心，心裏又暗淡

起來了。這難道是那前兆潛伏着的災厄嗎？她的心裏雖然是這樣亂七八糟的想，可是面上並不表露出來。她竭力鎮靜烏拉奇美爾的興奮，使他恢復他的理性。

“那位你所稱讚的斯達般阿爾基莎委奇才是英偉的人物。奴才還是奴才！如果有人將我的事問阿爾基莎委奇，那他便會說，我，工作是忙的，可是做了工作後便很圖自己的舒服，我是慾望很高的人。批評一個人而不曉得他的工作如何，他的行動如何，只是說他的品行怎樣，這是怎樣可笑的和尚似的的奴才喲！他們自己究竟怎末樣呢？不是連宣傳部長也拋棄了前妻拋棄了三個孩子和賣淫婦結婚而沒有受裁判嗎？爲什麼我便要過和尚似的生活？我個人的生活究竟和他們那般小子有什麼關係？”

說到這裏華匹利莎已經不能和烏拉奇美爾同意了。黨的態度是正確的。一位共產主義者而過資產階級的生活那是有傷他個人的品行的行爲。已是一位共產主義者，又是一位理經，應該要過模範的生活的。

“可是，有什麼可以非難我的呢？我究竟有什麼事反共產主義的呢？因爲我不願意過乞食的生活嗎？因爲我因工作而有的種種交際嗎？爲什麼他們不規定一位

共產主義者應該請誰到自己的家裏，置幾張椅子做幾條禱子呢？”

烏拉奇美爾很興奮，他繼續和華西利莎爭論。在華西利莎方面很高興的覺得她現在有說出心裏想說而許久沒有機會說出來的話的機會了。她自然不是說烏拉奇美爾的一切都是不好的，不過，她覺得烏拉奇美爾現在的生活和行動不像共產主義者。烏拉奇美爾覺得，一位經理的家裏，假使沒有鏡台，沒有絨氈，對於他的工作便不很妥當一樣。可是華西利莎却並不相信這事。她不信烏拉奇美爾和沙威里埃夫交際是必要的，她不信他和婦女們見面時吻她們的手比工作還更重要。

“哦，你也和那般小子們一樣想嗎？是的，我想你是這樣的。你不是來做我的朋友，你是來監視我的行動的。住在一塊，你便苛責我；住在一塊，你便卑視我。唉，你爲什麼不明白對我說呢？你爲什麼要抑制着你的憤怒呢？你爲什麼要使我這樣痛苦呢？”

烏拉奇美爾臉色蒼白，眼睛充血，他的聲音非常憤怒。華西利莎也覺得很痛苦。爲什麼烏拉奇美爾會這樣憤怒呢？在現在的時候，難道還不能反駁丈夫嗎？那是怎樣的白癡啊！將來他一定會後悔的。

“華西亞！我真從來沒有想到你會說出這樣的話。想不到在這緊要的關頭你會拋棄我！可是，一切都是我自己不好。要怎樣便怎樣吧！你不是要打倒我嗎？好吧！怎樣都好！這樣，便什麼都解決了！”

烏拉奇美爾這樣說着，握着拳頭在檯上大力地拍了一下，那檯上的花瓶都倒下來了。芬芳的紫丁香花掉在床上，瓶水流在絲的卓布上。

“啊！你看看這個吧！”

烏拉奇美爾一點也不注意華西利莎的話便走到簾前去。他很不高興地望着意外。華西利莎看見烏拉奇美爾這樣的情形，根據習慣法，知道他很悲苦了，這在他大概不是很尋常的事。在無產階級現在的過程中實在有很多困難的。想分別什麼才是適當的行動，怎樣才是正當的道路，怎樣才是容許的行動實在很困難的。

“喂，烏奧洛查亞，不要再說這些話了吧。爲什麼你這樣頹傷呢？不是太早了嗎？事件不是還沒有調查清楚，你不是並沒有犯什麼罪嗎？你不過是不服從指令吧了，有什麼要緊呢？請靜一會吧。讓我親自到委員會去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吧，這樣便什麼事都好了。”

她走到烏拉奇美爾的身邊，一隻手搭在他的肩上，

望着他的臉。可是，烏拉奇美爾好像不很留意很憂鬱似的獨自在那裏想，幾乎完全沒有聽見華西利莎所說的話。爲什麼呢？爲什麼他倆不像親友一樣而像路人一樣了呢？華西利莎也沉默地想。她那心裏的喜悅完全消失了。而他只是沉鬱地憂悶着。



第二天，華西利莎跑到黨委員會去。她對於烏拉奇美爾的種種事，越想便越擔心。大家都非難烏拉奇美爾，這決不能都說是偏心，事情究竟是怎末樣的呢？

華西利莎很焦急地，問人家到委員會去的路，她照着人家的指引在生疏的街上很快的走去。他的心完全爲趕快到委員會的慾望所占領。她的心裏怎樣也不能忘記她所掛慮的事。

黨委員會是一座很偉大的建築，在大門上飄揚着紅旗。在大門旁邊貼着許多標語，這些都是她看慣了和她的鄉裏一樣的，她才安心了。華西利莎心裏輕鬆了許多，想快點去會那些同志們，但她並不想去找那些自稱“同志”訪問過烏拉奇美爾的黨員們。

華西利莎問委員長的事務室在那裏，門房告訴了她。請把貴姓名和訪問的目的寫下來吧。今天或許會

客，如果事忙便要等到星期四才能會客了。

這是什麼官僚氣味呢？華西利莎覺得很討厭，可是，沒有辦法，只得坐下，照着表填寫。

“請把這個送到秘書處去吧！”

門房的書記把那紙片交給那僕人說。

“請你到樓左邊的應接室裏等一會吧。”

書記很殷勤地對華西利莎這樣說。忽然他夢醒了似的大聲說，

“馬尼加！馬尼加！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那位女子，剛過了少女時代的年齡，穿着短短的衣裙，戴着時髦的帽子，她的眼睛充滿了媚態。

“找朋友哩！到這裏來不可以嗎？”

華西利莎覺得那位女子怎樣都是一位賣淫婦。華西利莎實在覺得很痛苦，“從前，像這樣的人物是不會到黨部來找什麼朋友的。”

華西利莎走過很長的走廊。男女職員們都非常忙碌，只有她一個人空閒着。大家都很活潑地工作，大家都非常忙碌。只有華西利莎一個人是多餘的人物。

管理應接室的那位無鬚的青年便問華西利莎。很鄭重似的問華西利莎的名字，把那名單交給一位管理

記錄的駝子。

“等一會才輪到你。因爲你的事並不怎樣緊急的。請你等一會吧。”

華西利莎坐了下來，在那裏已經有許多等候的人了。其中，最先看見的是顏容憔悴的瘦削的二三位勞動者。他們好像爭論着什麼事。不用說，他們一定是什麼勞動者們的代表。在那些等候的人們中又有很闊氣的帶着眼鏡的紳士——不用說，那一定是什麼專門家——可是他在那裏讀舊新聞紙。還有披着雨篷，發着嘆氣等待着的矮小的勞動婦女的老婆婆。

在那裏又有一位健康的愉快的青年赤衛軍。站在穿着短衣的農民旁邊又有一位穿着法衣的和尙。爲什麼和尙會到這裏來呢？

“大師傅，現在輪到你了。”

那位傳達的人這樣說了以後便帶那位和尙到委員的房裏去，並對那些等候的人們說，“那位和尙是活教會的人，非常聰明的傢伙，能爲我們盡力的。”

二三位女書記走來。她們是剪髮的女共產主義者們，穿着短短的舊裙，拿着什麼簽名簿之類的文件進來走到那管理招待室的男子那裏。她們和那位管理招待

室的男子說了些什麼話，不久又出去了。

接着，一位穿着時髦衣裳的“淑女”似的女子進來了，這位女子是有名的黨員的夫人。至於這位女人和黨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華西利莎認識這位女人。這位女人想先進去見委員長，她拿出黨的中央委員的信給那位傳達員看，說她特從莫斯科來，不能久待，可是那位傳達員並不聽她的話，但看見中央委員的信，又有點心動了，終於他答覆她說，不能違背規則的，關於你的事，請你等一會吧。這位冒充的“淑女”，最少在華西利莎看起來是這樣。——發起怒來了。她說，想不到還有鄉間官廳的規則，我真不曉得！在莫斯科，找人會面是不用什麼等待的！在莫斯科，什麼官僚習氣都打破了，這裏却還有這些撈什子！年年都是製造新規則！這些官老爺！

這位女人似乎很憤慨，弄她那坐縲了的很體面的衣服。

接着，一位很粗大的，在頭後斜戴着夜帽，連外套也不扣，很難看的男子乒乒乒地打開門跑進來。華西利莎以為他是一位混蛋的Napman。

“你們究竟設置那些規則來幹什麼？我的時間很寶

貴的，現在又有大批貨物到來了，究竟怎麼辦呢，都是你們這班東西耽誤了我的時間！又要填寫什麼通報單，快點帶我去吧，康拉西埃夫！”

這位男子這樣說着，好像他便是列甯一樣非常傲慢。華西利莎看見這樣的情形，心裏又再激起對資產階級的敵愾。細起這樣的男子送他到法庭去吧，這不要臉的忘八！

那位傳達員婉言謝絕他，說是不能破例的。可是那位混蛋的 Napman 仍然不聽他的話，糊裡糊塗的要進去，那位傳達員終於沒法，只得走進別間房子去，不久，又再跑出來對那位 Napman 說，

“委員長說請你再等一會。他現在還要會兩三位比你的事更重要的人，請你再等一會吧。”

“說些什麼糊塗的規則！這要我們做生意的人幹什麼，說出這些話！他要我們的時候隨便要求我們，有時還要威嚇我們，還說我們怠業！究竟誰真怠業！”

那位男子拿出汗巾出來抹汗。在他旁邊聽着他說話的冒充的“淑女”很同情似的點着頭。那位帶眼鏡的紳士却很輕蔑似的從報紙角上望那“淑女”。勞動者們都沒有注意那位 Napman，只是夢着他們自己的問題。

輪到勞動者們了，其次是輪到那戴着眼鏡的“專門家”。

這樣的等待實在等得太討厭了。華西利莎跑到廳前去，望那下面的庭園。有二個小孩在那裏追逐着狗遊戲。小孩們的很高的聲音，二樓都可以聽見。

“喂！拉住“波普加”——狗名譯註——的尾看看吧，牠一定會吠的。不要怕，牠不咬的。啊，“波普加”！捉住牠吧！……”

輪到華西利莎了。委員長是一位很矮小的男子，坐在那很高的棹子面前，幾乎連身體都看不見。蓄着鬍子，戴着眼鏡，身體很瘦，那肩胛骨現出洋服上面來。

他很冷漠似的對待華西利莎，連看也不看便和她握手。

“什麼事呢？是因為私事嗎？”

他很簡單很冷淡的對華西利莎說了這句話便不說了。

“來意已經送到本部去了。”

華西利莎覺得如果先說起烏奧洛查亞的事，那是不大好的，或許探聽到一半便探聽不出了。

“最近才來的。”

“是嗎？豫定住多久呢？”

“請了二個月假。但是，因為身體不大健康也許會住久一點。”

“光是靜養抑是還想做什麼呢？”

他們這樣的交談着，他連看也沒有看華西利莎在整理那棹上的文件。好像沒有閒工夫來說這些無謂的話一樣，特別在華西利莎覺得。

“正式的工作我現在是不幹的。不過宣傳方面的工作我却可以試試看。”

“好得很，我們下一星期便想設定地方的獨立豫算聽說你是專門經營住宅問題的，是嗎？”

他這樣說了，望了一望華西利莎又再整理他的文件。

“是的，曾在住宅都工作了兩年，也曾經營過公共住宅。”

“噢，那好極了。關於公共住宅的問題，我要請教請教你了。”

可是，華西利莎很謙遜似的搖頭。

“那不行。想建設非先破壞不可。公共住宅和培養共產主義的精神的學校是一樣的。”

“可是現在不是還不能說到那些事嗎？爲了減輕中央預算的負擔便要想出一個適當的預算額來。那末，爲什麼你要把住宅問題和教育問題放在一塊呢？關於教育的事不是有許多學校大學校會處理嗎？”

委員長笑着這樣說，使華西利莎很難過。

她忽然站了起來。

“那末，他華里西亞，再見！”

“再見！”

委員長很冷淡似的對華西利莎說，華西利莎也很冷淡地報他。

“到宣傳部去吧，那裏的婦女組很好，人數時常都不夠的。”

“現在我想問一問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的問題。”

華西利莎望着委員長的臉這樣說。他對這個問題好像也是有關係的。

“這事我一點也不曉得。”

他皺着額頭含着煙草說。

“問題是很重大的。我聽說，你在黨中的位置是很好的。可是，關於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的事我

却不敢批評。”

“做了什麼壞事嗎？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不是沒有犯什麼罪，開罪了什麼人嗎？”

“犯罪？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呢？對不起，我和這個問題一點關係也沒有，請你到監察委員會去問罷。”

他說了這話，華西利莎想再和他應酬的時候，他已經埋頭於整理他的文件了，表現一種不要攪擾他的工作，他很忙碌的態度。

華西利莎很憤慨很不高興的走出委員長的房子。在她那裏，雖不是同志也不是受這樣的待遇的，何況她是同志又是同僚，而竟和路人一樣的待她！現在想起來烏奧洛查亞的話是真的。他們已經過慣從前總督時做官的習慣了。

她這樣想着走出來，連她的同鄉和她同在工廠的機械部做過工作的美霞羅巴羅委奇走過的時候也不曉得。

“湊巧得很啊！你不是華西利莎女士嗎？久違了！”

他們很高興的抱着接吻。

“你已到他——指烏拉奇美爾譯註——那裏來了嗎？”

“是的，你爲什麼到這裏來呢？”

“因爲清黨，現在住在監察委員會。始終都爲黨努力，排除那些排不勝排的朝秦暮楚的腐劣分子！”

他在赤髯中露出微笑，很親切似的，還是和以前一樣的善良。

兩人很高興的說了許多話，互相問長問短。美霞羅巴羅委奇帶華西利莎到那門邊的小房裏去。那房子好像是從前門房住的。美霞羅巴羅委奇說他初來的時候臨時住在這裏，一直住到現在。那是一間很陋小的房子。裏面擺了一張床，在他的身邊只有一個提籃，二張椅子有些報紙，有些茶杯和一張放着煙草的棹子。

兩人很高興的邂逅着互相說了很多話，從這裏談說到那裏，說些朋友們的事，說些同志們的事，又拿出故鄉的各種問題來討論，說那處好，那處不好。最後又說到Naps的事。美霞羅巴羅委奇非常憎惡Naps。他這樣說着，連對這裏的州委員長也不大好感。

“他是一位矮小而傲慢的男子。所謂“唯我獨尊”的男子。不用說他是一位活動家而且是精力絕倫，一點也不愚鈍的人。但是，不好的是什麼他都想包辦。好像什麼都要由他包辦的委員長。在工人方面已經不能再忍

耐了。在黨大會中的什麼民主主義化的決議，事實上都是官僚主義日益瀰漫，拍馬主義日益盛行，到處都是這樣的謠傳。因此分出許多派別，妨害工作，以致黨的權力幾乎覆滅。想父親似的公平地統率這些複雜的分子便是委員長自任的。可是，恰恰相反，他只能越發促他們的分裂。”

“那末，美霞羅巴羅委奇，烏奧洛查亞的事究竟是怎末樣的呢？做什麼壞事嗎？很重大的事嗎？誼屬朋友，請你告訴我究竟是怎末一回事吧。”

美霞羅摸摸他的紅鬍子，想說又不說似的在那裏想，終於他開口了。

“關於這個問題本來沒有什麼的。假使我們共產主義者們中只爲了這個問題便要送到法庭去受裁判，那末，十個人中包管十個人是要受什麼罪名的。但是，最困難的是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開始便和委員長的意見不合。二人都固執他們自己的主張。如果委員長發了什麼指令，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便不服從，說那些事是黨的工作，和他沒有什麼關係。“我並不是在委員長管理之下的人，我只是和經濟機關有關係的人，所以只請你們看看，我自己所做的工作好不好便算了。”兩人

這樣的衝突已經呈報到莫斯科去了。而在莫斯科，也是有些坦護委員長的，有些坦護烏奧洛查亞的，仍然不能有什麼解決的辦法。兩人都各有他們的理由。因此，這個問題便越發麻煩了。兩方面都是互相俟隙將摘發對方的罪狀的文件呈送到莫斯科去。這樣繼續爭持着，其間曾由莫斯科派了委員來解決兩人的爭執。可是這位委員不在的時候，又騷動起來了。

這問題現在又提到監察委員去了。在美霞羅巴羅委奇的意見還是和平地解決這個問題好。他確信，烏拉奇美爾在他自己的範圍內工作的成績很好，這是中央委員也不能否認的。而且也找不出什麼告發他的理由，也應該沒有什麼會被人告發的。他不是要忘掉那無政府主義的“美國式”便好了嗎？一九一七年烏奧洛查亞不是和大家一塊為蘇維埃工作嗎？當時他不是努力與大家協作嗎？以後，他那富裕的生活，他那不大好的行動和他那不像共產主義者的態度的非難，是任誰也多少會受到這樣非難的。

而委員長和委員會的人們都說要發表這些事。他們說，一位經理應該做一般人的模範的，為了黨，不能輕輕放過這樣的問題。他們說，實在要妨阻別個黨員模

仿這樣的行動。

“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究竟爲什麼要這樣呢？爲什麼要把家裏裝飾到這樣堂皇呢？可是那些恐怕不是他自己的東西吧。那些不過是國家借給經理的東西吧了。”

“不，不是光是因爲裝飾家庭的事。大家都覺得很奇怪，不知怎的他好像要維持二個家庭這樣多的費用一樣。”

“維持兩個家庭的費用？那麼你以爲烏奧洛查亞贍養我嗎？爲什麼會想到那樣的事呢？真正說起來，連我自己的錢都拿出來做家用了哩。光是烏奧洛查亞的錢是不夠開消的。那或許是因爲他要款待和事業有關係的人晚餐的緣故。”

聽見美霞羅巴羅委奇的話，華西利莎不知怎的覺得很氣悶。她覺得他的態度實在太不好了。爲什麼會以爲他哀憐她呢？爲什麼她會辨護“無政府主義者”呢？因爲許久以前，華西利莎最初和烏奧洛查亞接近的時候，美霞羅巴羅委奇反對選舉她的緣故吧。

“爲什麼你要反對我呢？你不信任我嗎？你以爲我要那個人的錢嗎？”

“不，華西亞。我不是說你的事，我是說他和那些討厭的朋友們交際實在不好。”

他一面這樣說，一面看着華西利莎。

“你說沙威里埃夫那廝嗎？”

“不特是他，而且還有許多別的壞蛋！”

“沙威里埃夫已經不到家裏來了。烏奧洛查亞已經和我約定除會和事務有關係的朋友外，不會別的朋友了。那些人們都是和事務上有關係的人們。在我們看起來，自然是赤色的人們，但烏奧洛查亞很討厭的人也很多。可是就在他也是沒有辦法的。通通都是和事業有關係的人。有些是股東，有些是專門家……”

“唔……”

美霞羅巴羅委奇好像想着什麼似的微哼着，又在那裏撚他的紅鬍子。

華西利莎說，就是她自己也有許多不甚了解的事，有時，究竟什麼是正當的，連她自己也不明白。一個共產主義者究竟什麼是許可做的什麼是不許可做的呢？人人都已經變了，關於工作的性質自然也已經變了。

華西利莎正和美霞羅長談着而監察委員會便叫美霞羅去了。

臨別的時候，美霞羅巴羅委奇說他會把華西利莎已經到這裏來了的事告訴在這裏的從工場裏的雇人們。關於烏拉奇美爾的事，他說讓他再考慮一番看看。并告訴他，如果烏拉奇美爾現在還是不改變他的行動，結果恐怕會除名。

八

“我的天使回來了！到那裏去議論來？去黨部來嗎？和那班小子們說些什麼呢？”

烏拉奇美爾到門階上來接華西利莎。他一定是在意口等她回來的。烏拉奇美爾啣着烟草，在房裏走來走去，聽着華西利莎的報告。他的臉上不知怎的非常擔心。

“他們那般小子非難我說我有二個家庭。可是我就是有五個家庭究竟和他們又有什麼關係呢？！僞善者們！我的帳目一點也不會糊塗，從來沒有偷過東西，也從來沒有受過賄賂。他們究竟爲什麼要這樣說呢？”

華西利莎聽見烏拉奇美爾的話，也覺得“二個家庭”的問題實在是沒有什麼意味的事。至關於沙威里埃夫的問題她却仍然頑強地固執她的主張。和他交際究竟不大妥當的，她說，在事務所裏和他

會會面倒不要緊，但請回家裏來却可以不必。她又問勞動者們對於烏拉奇美爾的種種謠傳，說烏拉奇美爾肆口謾罵勞動者們，殘酷地對待他們，這些是否真實。

“那完全是胡說！糊塗的東西！謾罵！不用說，我會大聲斥責過勞動者們。可是這些都是爲主義而出此的，我從來沒有無理謾罵過。他們說怎末樣便怎末樣那是不行的。特別是那些起卸工人都是懶惰不聽話的壞蛋！”

華西利莎不敢說出會開除烏拉奇美爾的黨籍的話。因爲她還沒有這樣說，他已經是暴燥如雷了。現在，華西利莎決意把家政弄好一點。食膳也簡單起來，也不再請無謂的人客了。她要烏奧洛查亞解決他所養的馬。已經有汽車了，還要馬來幹什麼呢？

可是，烏拉奇美爾對此却很憤怒，那匹馬是很好的飛馬，女人也可以騎的！

“現在，想找到這樣的東西幾乎是不可能了，那時是碰着特別的機會，價錢又便宜。現在看起來，那馬已是相當的資本了。”

“資本？你想做資本家嗎？烏奧洛查亞，請不要亂說吧，省得將來後悔。”

“想開除我的黨籍嗎？如果以“道德的”理由開除黨員，那末黨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好，讓他們去吧，我是只在經濟機關中工作的。”

華西利莎看見烏拉奇美爾的感情越發昂奮起來，所以她不再反駁他，不過她却主張家政的一切却非改正不可，一切都非簡單地質素地不可。而最重要的非斷絕一切無謂的交際不可。她約定，最近再到美霞羅巴羅委奇那裏去和他談話。如果問題惡化起來，她便決意到莫斯科直接找託波爾可夫去。

烏奧洛查亞坐在窗前的椅子上，臉色蒼白，非常消瘦，只有眼睛還炯炯地發光。而在他的眼睛裏一點喜色也沒有。烏拉奇美爾呆呆地望着華西利莎。他把嘴裏啣着的香煙拋到地板上去，走到她的面前緊緊地抱着她。

“華西亞，我親愛的至友！請不要拋棄我，引導我，給我力量吧。在那般人們的面前我決不認錯，但在你的面前，我却充分的認錯！”

他小孩似的把頭枕在華西利莎的膝上。

“唉，烏奧洛查亞，你說有什麼錯處呢？”

烏奧洛查亞囁嚅着。

“華西亞，你還不了解嗎？你還不曉得嗎？”

“你是說你自己不對，或是說你違反了無產階級的立場呢？烏奧洛查亞，你如果是悔過的，那末，請你不必向着我悔過，請你在你自己的心裏悔過吧。”

“啊！華西亞！華西亞！”

烏奧洛查西突然很失望似的翻了身，趕快改變了口調說：

“飯弄好了嗎？我從早至今還沒有吃飯，我要吃飯了哩。”



華西利莎正從開會歸來。現在又和麻布工場的女工們一塊兒工作了，她指導那裏的組織，援助那裏的女工們在工場中活動。她再鑽進民衆中，好像回到她的家裏一樣很自然地工作。美霞羅巴羅委奇也常常有和華西利莎見面的機會，華西利莎也能夠和他的同事們接近。這一羣中，大家的意見都相同，無形中形成一個集團，互相扶助着，一方面和州委員會的委員長抗爭，他方面又反對“經濟主義者”們的政策。他們很推崇從勞動出身，現在做這裏的製鐵廠的經理的那個人。他真不愧為他們的“同事”的人物。雖然到了現在的地位，他仍然不會脫離民衆，沒有一點總督似的官僚習氣。

烏拉奇美爾的事件還沒有受裁判。可是據美霞羅巴委奇說，已經搜集了許多不好的材料了。他忠告華西利沙注意烏拉奇美爾，叫烏拉奇美爾要慎重從事，特別是竭力避免和沙威里埃夫交際。沙威里埃夫這個人是不大好的人物，正是所謂“經濟主義者。”騷擾得很的人，國家保安局今後打算處辦他。

華西利沙聽見這些話，心裏又痛苦起來了。她擔心烏拉奇美爾，特別在這個時候最利害。那時，烏拉奇美爾實在是整天忙個不了，回到家裏後，又埋頭於整理帳目。中央監理部命令他改正簿記的方法。因此，他請了一位簿記專門家，一位銀行員做他的補助員。他和二位雇員徹夜在那裏整理簿記，有時竟一直做到早上三時。烏拉奇美爾已經非常憔悴了，睡眠又不足。烏拉奇美爾一方面擔心着責任的地位，他方面聽見周圍的陰謀的謠言非常痛苦。他心裏負着這兩種重担當然會很憔悴。華西利沙却爲他苦惱。這是因爲她愛他，所以她很痛苦。

他們兩人已經不再招待人客了；關於沙威里埃夫的事也不再提起，不曉得他到什麼地方去了。這樣很好。烏拉奇美爾也不再去看戲也不再去訪問朋友了。

每晚都留在家裏，可是，他的面上却時常現出煩惱，沉默，陰鬱的神情。

華西利莎擔心着她的愛人，不知要怎末樣才能解除烏拉奇美爾的煩惱，怎末樣才能使他愉快地工作。

華西利莎只有到麻布工場做黨的工作的時候，才能夠暫時忘記她的愛人。女工們的生活實在淒慘得很。她們的工銀實在低得很。那工銀率實在低到說不出來，而且幾乎幾個月沒有付。管理部也沒有法子經營工場。那些人們都是笨豬！華西利莎爲女工們盡力向經營者請願。鼓動女工工會，把這問題送到會計部去。

華西利莎很忙碌地一天一天在工場裏過去了。他忙到什麼都忘記了，時常不知怎的又過了一天。一天晚上，華西利莎和工場的組織員利莎索羅奇娜一塊歸來。利莎是年輕的頭腦很清楚的女工。華西利莎很喜歡利莎。那天晚上，歸途中她們二人都還在那裏討論着種種問題。進一步到會計部去交涉的問題，要再發動誰去最好呢？

她們談着話，不覺便到家裏了。一踏進家門，烏拉奇美爾便出來迎她。那晚，他好像不同了，眼睛裏閃耀着愉快的喜悅的光輝。

烏奧洛查亞和華西利莎說了幾句話馬上便擁抱着她。

“啊！華西利莎，你應該慶祝我啊！我接到莫斯科的來信，調我到新的職務去，我昇進了，我要做地方的執行官了。我大約在這裏再多住二個月把現在的工作弄停妥了便去。監察委員會怎末樣呢？委員長有說什麼話嗎？請你刮目以待吧！”

“請你不要太高興了。恐怕他們對你還有麻繁的。”

“優的！中央監理部他們還會再為難我嗎？唉，現在有一個好位置了。華西亞，是吧？”

烏拉奇美爾小孩似的很喜歡地抱着華西利莎和她接吻。

“唉，我的可愛的天使喲！我太歡喜了，我特意買些東西給你。”

他帶華西利莎到寢室裏去。在那床上放着青色的絹布和巴達斯特的麻布。

“拿這青絹布做衣服吧，華西亞，用這漂亮的布做件漂亮的衣服穿穿。這鼠青色的你穿最合適了。那巴達斯特布便拿來做內衣。”

“內衣？喲，烏奧洛查亞，你究竟打算怎末樣呢？”

拿這個來做內衣？”

華西利莎微笑着。

“那布拿來做內衣正好。那白軟的巴達斯特布正是給女人做內衣的。你不要穿那些粗麻的衣服了吧。那簡直是和麵粉袋一樣。”

“但是，我想拿那布來做上衣。而那絹布雖然漂亮，可是不買更好。是用現錢去買的嗎？爲什麼又要破費那些錢呢？”

華西利莎搖着頭這樣說。她不大喜歡烏拉奇美爾給她的贈品。恐怕因爲這事人們又會說他太奢侈了。

“你不喜歡這布嗎？”

烏拉奇美爾很不服氣地問。

“不錯，東西是很漂亮的。可是，你說我要這些來幹什麼呢？請你想想吧。穿着去看戲？裝扮到經理夫人似的去看戲嗎？”

華西利莎想像她穿起這青絹布的衣服時的恣態，她覺得很可笑。

“不過，我也感謝你——感謝你的關切和愛意。”

華西利莎挺起身體來抱着烏拉奇美爾熱情地接

吻。

“華西亞！你還沒有忘記和我接吻嗎？我以為你已經不愛我了。自你從你的寢室中放我出來以後，你到我這裏來時，也沒有給愛與我。”

“可是，我們不是沒有那樣的時間嗎？而且你也不很高興似的。”

“不過，你究竟還愛我嗎？”

“我？愛你？”

“讓我們還是和以前一樣的戀愛吧？”

兩人很喜悅地笑着，好像分別了很久，現在再團聚在一塊一樣。



華西利莎匆忙地到工場去。行到石階上她忽然想起忘記了帶布哈林著的共產主義的 A.B.C.，那是放在烏奧洛查亞的書箱裏的。她趕快跑回書齋裏去，打開那書箱的玻璃門。忽然有一包東西從那書箱上掉下來，那是一個紙包。華西利莎俯身把那個東西拾起來，她打開來一看，連心臟都停止跳動了。那是和烏奧洛查亞給她的絹布和巴達斯特布一樣的布，和一束花邊與刺繡包在一塊。那是什麼呢？是誰的東西呢？

這時，她忽然又想起美霞羅巴羅委奇說“烏奧洛查亞有兩個家庭”的話。那是應該不會有的。華西利莎心裏很怕想到這樣的事，表面上雖然還沒有充分的勇氣，可是，她的心裏都已開始燃起嫉妬的火燄了。

“他有二個家庭。”總之，烏奧洛查亞實在是朝三暮四時時變動的。有時冷淡到連睬都不睬華西利莎；有時却又很殷勤地親愛她。華西利莎又想起烏奧洛查亞時常自戲院回來的時候都洒得滿身香水。她又想起，他晚上到什麼地方去的時候總是對着鏡子裝扮得非常瀟灑。而那應該忘記了的，從前那位紅唇的看護婦的事——那天晚上寢床上的東西……又都浮現在她的心頭。

華西利莎不知怎的眼前又朦朧起來，兩手又僵硬起來。她的心又很煩惱了。烏奧洛查亞——已是她的愛人，又是她的同志的烏奧洛查亞是她的朋友又是她的愛人，可是却欺騙華西利莎！他——在華西利莎的後面——又再愛別個女人！如果兩人不是住在一塊的，還有可說。華西利莎什麼也不質問他。可是，現在竟是這個樣子！烏奧洛查亞還愛撫着華西利莎；而她又衷還心地想以戀愛的情懷融合他們兩人的心。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烏奧洛查亞已經不愛她了

嗎？華西利莎心裏不能相信這個極端的苦悶。在這黑暗的茫茫大海中，她覺得就是一葉扁舟，她也信賴牠。如果烏奧洛查亞已經不愛她了，爲什麼他還戀慕着她呢？他不是從來沒有罵過華西利莎嗎？怎樣也不會有那麼一回事的！爲什麼烏奧洛查亞會不愛她呢？二人不是身心互結着嗎？他們兩人不是已是朋友又是同志嗎？他們不是共過患難，手攜着手把牠們解決的嗎？何況，當前的困難，兩人都是經驗過的。華西利莎不相信別的什麼東西，絕對不信別的什麼東西！可是嫉妒之蛇已經將牠的毒素刺進華西利莎的心臟去了。

爲什麼烏奧洛查亞時常都不在家呢？爲什麼他會那樣哀愁與陰鬱呢？爲什麼華西利莎不能和以前一樣使他高興呢？爲什麼他要——以肺病爲口實——避開她不和她同寢呢？

嫉妒之蛇的毒齒是很銳利的。華西利莎已中了毒牙的毒，心裏非常苦悶。可是，她仍然不聽那毒蛇的強烈的鳴聲。烏奧洛查亞還愛她，還愛華西利莎。如果不是這樣，爲什麼他還和以前一樣一點也沒有變更的親熱地愛撫華西利莎呢？那些布一定是別的什麼人的，一定是烏奧洛查亞給別的什麼人買的。怎樣能夠說那包

東西一定是烏奧洛查亞的呢？不是沒有什麼證據嗎？那不過是華西利莎的想像吧了。

華西利莎想到這裏，覺得自己的猜疑心，很像有年紀的女人對她的丈夫一樣，實在很可恥。

嫉妒之蛇益發咬住華西利莎的深心。毒蛇啣，快點斂跡吧！待烏奧洛查亞回來後再詳細的問他，叫他說明到底是怎末一回事。

她想到這裏，已經過了很多時候了，一手拿起共產主義的 A B C 趕快到工場去。



華西利莎趕快回家，她恐怕晚飯太遲了。在工場中，心裏的蛇非常平靜。可是，一走出街上，那蛇又再動作起來了。“他有兩個家庭。”啊，買兩份絹布，兩份巴達斯特布！爲什麼烏拉奇美爾曉得用巴達斯特布做內衣呢？誰穿過那樣的內衣嗎？是那些沒有節操的用錢如水的 Nap 們的姑娘們嗎？就是這樣，烏拉奇美爾又有什麼好批評華西利莎所穿的衣服呢？什麼做工穿的——小麥粉袋！而內衣有什麼要緊呢？難道烏拉奇美爾不愛穿那內衣的她嗎？從前，在烏拉奇美爾訪問華西利莎以前並沒有說要驅逐她。他有時說去赴會，可是爲什麼要

在鏡前拼命裝飾呢？爲什麼烏拉奇美爾有時又要灑些香水呢？近來，有什麼再看不見烏拉奇美爾溫柔的神情呢？回家後一定要質問烏奧洛查亞，叫他真實地說出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那些布究竟是誰的呢？爲什麼要放在書箱裏呢？如果是光明正大地替什麼人買的，那放在臺子上好了。不說是不行的！騙人也不行！非問問他叫他說出來不可！

華西利莎很忙急地走到門口的石階上，按那門鈴。

門口有汽車，烏奧洛查亞當然是在家的。她想馬上跑去質問他。不准他說謊。決意對烏奧洛查亞說，做一位丈夫不愛正式結婚的太太而只是玩弄她是不行的。

華西利莎憤怒得面紅耳赤。爲什麼誰不快點給她開門呢？

門打開了。那是剛才的事！

“莫斯科來了六位客人，招待他們忙個不了哩！”

馬利亞莎美約維妮站在門口說。

“客人？誰？”

在客廳裏有說話的聲音，烏拉奇美爾便做主人在那裏招待他們。他介紹他的太太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

給客人們。客人是某“新的加”的職員。他們帶了事業上的新計畫來和烏拉奇美爾商量。

華西利莎向這些客人問些莫斯科的情形，那時，聽着政治論爭的事大家都很有興味。但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却站在門邊很奇怪似的望着華西利莎，那一定是要請她幫忙了。僕人華西亞去了買葡萄酒，伊凡伊華諾委奇去了買菜還沒有回來。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忙不開來，她又要做飯，又要收拾檯面。所以華西利莎便去幫馬利亞的忙。烏拉奇美爾是很喜歡整齊的，所以檯面非收拾得乾乾淨淨不可。

華西利莎和馬利亞拚命在那裏做事。恰好伊凡伊華諾委奇回來了，大家便又一塊兒幹。

這時華西利莎再沒有工夫想到那個青絹的事了。她心裏的蛇也不作怪，不曉得消失在什麼地方了。華西利莎只是顧着她的愛人烏奧洛查亞能夠與那些“新的加”的客人們以很好的印象。晚飯弄得好像耶蘇誕的盛筵一樣豐美。

有葡萄酒，有瓶花，有莫洛索夫的餐巾又有銀刀叉。

請客人們入席。烏拉奇美爾很關心地巡視了台面一週，然後才安心了。但是，爲什麼連一點都不感謝華

西利莎呢？華西利莎已經疲乏到這個地步了，她很生氣！

華西利莎和客人們談話。不過，這時，她又想起那些青絹的事了。爲誰買的布呢？爲誰？……

她忽然望到烏拉奇美爾那邊去。烏奧洛查亞簡直是路人似的很不自然地望着她。如果烏奧洛查亞還是親近華西利莎，還愛華西利莎的，那末他不會使華西利莎悲傷，再將那可怕的嫉妒之蛇，注入華西利莎的心中。

那天晚上，華西利莎的心整晚都很煩惱。夜了，她又不能不照料客人的寢處。她叫僕人拿枕褥去在書齋裏預備客人們的寢室。在那裏，她又不曉得看了多少次那個可惱的書箱。那青絹布現在還是放在那裏。啊，是給誰的呢？究竟給誰的呢？

華西利莎已經很疲倦了。她在那裏準備着茶水。那些客人們便在那裏說些各種物品的事，包裝方法的事，明細書，計算書這些特別和他們的事務有關係的事。

他們都是實業家，以前是商人，其中有兩位曾加入共產黨。他們是所謂“赤色商人。”

烏拉奇美爾非常高興。他在許多客人面前誇耀他自己的事業，他說他所經營的事業還不到一個月便有

了這樣的發展。那些商人們當然都很尊敬他。大家都傾耳聽着烏拉奇美爾說話。大家都不注意監理部的別的什麼人說他的話。

華西利莎看着熱中於這些談話的人們。假使是在平常，那華西利莎一定會爲了烏拉奇美爾而喜悅的。但在今晚，她覺得烏奧洛查亞完全是別人似的。事業！事業！除事業以外一點也不顧到華西利莎！烏奧洛查亞一點也沒有注意到華西利莎今天的煩惱。如果他真是欺騙華西利莎，說謊話的，那在工作上不是也會不對嗎？黨委員會要他說明不是應當的嗎？

心裏等得不耐煩了，爲什麼那些“新的加”的客人們還在那裏說些無謂的話呢！啊！快點叫烏奧洛查亞來吧！讓她可以問問那青絹布的問題！

華西利莎換好了衣服等待烏拉奇美爾來。新的加的客人們占住了一個房子，烏拉奇美爾一定要到華西利莎的房裏的來。她傾耳聽着烏奧洛查亞的足音。烏拉奇美爾和客人們應酬以後，又吩咐伊凡伊華諾委奇準備明天的東西。

他進來了。華西利莎的心臟好像晨鐘似的跳動着，連膝蓋都打戰。她從床上站起來，等他進來便馬上問

他。

可是，烏拉奇美爾沒有給華西利莎說話的機會。他自己的話好像說不完似的，要求華西利莎種種幫助。他說要怎樣改造現在事業的組織，增大共產主義者的勢力，用黨員來牽制“新的加”的組合員——資產階級的勢力。

“華西亞，你有什麼善策嗎？請你考慮考慮嗎。明天我們調查調查新事業去。不過，華西亞，請你先看這個計畫書吧。那班老爺們是打算掌握那些勢力的，準備以秘密的陰謀對付我們無產階級。讓他們陰謀去吧！我們也並不是小孩子！我們的任務是在鞏固事業的組織，沒有黨的支配沒有共產黨員是什麼也不能辦的。”

“那末，爲什麼你又不守黨的規則呢？你不是說過，‘開除黨籍是什麼？有什麼問題？沒有黨便不能活動了嗎？’這些話嗎？”

“啊，你不知道有些人嘴裏這樣說心裏並不這樣想的嗎？你還不了解嗎？沒有黨那裏能夠活動呢？沒有黨我們那裏能夠做事呢？”

烏拉奇美爾深思地笑着，脫下他的鞋。

“啊，快點解決了那個無意義的問題好了。那是多

麼有趣的生活呢，華西亞。遷到別處地方去，我可以做一位很好的共產主義者給你看看。那時，也用不着和委員長淘氣了，大家都會捧我做模範的人了。

烏拉奇美爾非常愉快。最近四五日間那樣不快活的樣子一點也沒有了。他的眼睛裏又戲謔地笑着。

“喂，睡吧。”

烏奧洛查亞伸出手去熄燈。華西利莎在中途阻止他。

“請再等一會吧……我……我有點事要問你……”

華西利莎站起來注視着烏拉奇美爾的臉。她的心臟跳動得利害，那種聲音連她自己都覺得莫明其妙。烏奧洛查亞催促她說，

“請說吧，什麼？”

烏拉奇美爾看着壁上，不看到華西利莎那裏去。

“我想問一點事。爲什麼你放些布在那書箱裏呢？那絹布和巴達斯特布？”

“絹布？噢，是那樣本嗎？”

“不，不是樣本，是那個大幅的和你買給我的一樣的……那是誰的東西呢？……”

華西利莎注視着他的臉。

“你想曉得那是誰的嗎？你猜不中嗎？”

“是的。”

“伊凡伊華諾委奇買來給她的未婚妻的。他買的和我的布一樣。他時常都是這樣的，我有什麼他也要什麼，什麼都想學我的。”

烏拉奇美爾很簡單很大方地這樣說，華西利莎馬上紅了臉，覺得很可恥。

“伊凡伊華諾委奇？未婚妻？啊，我又……”

“你又怎末樣呢？”

烏拉奇美爾向着華西利莎問她。

“啊，我的可愛的烏奧洛德斯加！”

華西利莎熱情地吻她。爲什麼會想到那些無意義的事呢？爲什麼會懷疑她的愛人烏奧洛查亞呢？

“不過，你究竟想些什麼？可愛的偵探先生，檢事先生！”

烏奧洛查亞抱着華西利莎，可是他的眼睛凝視着她。

“那末，我們睡吧，已經接過吻了。因爲有客，明天一定很忙。要快點起來。”

他息了燈。

華西利莎好像放下了心的重負一樣。可是，不知烏拉奇美爾睡了沒有，華西利莎心裏的蛇又作起怪來了。爲什麼烏拉奇美爾會叫她可愛的偵探先生，檢事先生呢？難道有什麼可偵探的秘密嗎？

烏拉奇美爾已經熟睡了。可是，華西利莎却蝎蜥似的縮成一團，在暗中張着眼睛。

啊！可以相信嗎？還是不能相信呢？



“新的加”的人們不久便走了。烏拉奇美爾的工作益發增加。事業的改造更使他無上擔心。而他方面對於這些煩惱的報償又沒有什麼愉快的事。美霞羅巴羅委奇叫華西利莎到他那裏去，洩漏出中央監理部的秘密指令。說烏拉奇美爾並沒有什麼具體的罪犯行爲，事件的主點不過是不服從命令和行動不慎，事件大概是可以平穩地解決的。

華西利莎真的全身心都輕鬆了，從前所謂“啊！幸得神明庇佑！”這句話幾乎說了出來。她幾乎沒有法子制止她的感情的迸發了。

美霞羅巴羅委奇也很喜悅。他因爲華西利莎而喜

悅。因為他很愛憐華西利莎。

但華西利莎方面的運動仍然不大順利。會計部和監理部並着肩。麻布工場的女工們發生不穩的形勢。同盟罷工危迫在眼前。沒有加入黨戴着“布爾什維克”的假面的“孟什維克”的人們在那裏鼓動風潮。

華西利莎雖然是咳嗽發熱可是每天還到工場去。她和監理部抗爭要求其讓步。他方面，她又爲了女工們埋頭於工作中，如青絹的事他都忘記了。那時實在沒有想到這些事的餘裕。可是，有時，那嫉妒之蛇又在華西利莎的心裏抬頭，那蛇實在已經根深蒂固很難逐去了。

這次是關於一匹白獅毛狗的問題。

牠是僕人華西亞帶回來的。那是一匹很活潑佩着絲頸帶的狗。

“這是誰的狗？爲什麼帶回來呢？那裏帶來的？”

華西亞說那是烏拉奇美爾叫他帶回家裏來的，本來是沙威里埃夫的狗現在因爲沙威里埃夫要到別處去，所以把牠留在空房子裏。

華西利莎聽見這些話，覺得很奇怪，爲什麼烏拉奇美爾這樣喜歡玩狗呢？想施恩與沙威里埃夫嗎？她想到

這裏又恨起沙威里埃夫來。爲什麼烏拉奇美爾還要和那賊一樣的投機家交際呢？

烏拉奇美爾回來時，那個狗好像看見許久不見了的主人一樣搖尾作態。烏奧洛查亞撫摸着狗，便說到狗的身上去。

“烏奧洛查亞，這匹狗是從那裏帶來的呢？是從沙威里埃夫那裏帶來的嗎？”

“不，不是！那是伊凡伊華諾委奇的未婚妻的。因爲她不在家，所以她暫時把那匹狗寄放在這裏。”

“可是，華西亞却說是沙威里埃夫的。”

“蠢的！在沙威里埃夫那裏養了二三天却是真的，華西亞從那裏帶來，所以他以爲是沙威里埃夫的。”

華西利莎聽了這些話才完全明白了。

可是她的心裏的嫉妒之蛇又噬着她的心臟了。能夠相信烏拉奇美爾嗎？

伊凡伊華諾委奇來了，華西利莎馬上問他。那頭獅毛狗是誰的呢？

他說那是她的未婚妻交給他，叫他照料的。但是，伊凡那裏能夠照料那匹狗呢？他幾乎整天不在家。所以他便把那匹狗送到沙威里埃夫那裏去。可是，連那

裏的下人也是把牠縛起來，不管牠。他們自己便走出去。

這大概是真的。

不過，華西利莎怎樣也不愛那頭狗。



烏拉奇美爾有二三天不在家了，在那裏準備關於“新的加”的什麼事，只留華西利莎一個人在家裏。預料她大概是很悲悶的；可是，恰恰相反，她自己一個人在那裏，很奇怪的，她反覺得心地很輕鬆，很自由。好像解除了烏拉奇美爾在那裏的時候壓在她的心上的重石一樣。她再不必看那瞧不起她的烏奧洛查亞的陰鬱的輕蔑的神氣了。不用說，華西利莎曉得他很忙，在他的腦袋裏考慮着許多問題。可是在華西利莎的不可測的女子的心裏仍是戀慕着那煩惱的愛戀之情。

因此，她覺得烏拉奇美爾不在那裏的時候還更愉快。只有華西利莎一個人的時候，沒有人命令她做這事，做那事，她不必期待什麼東西，也不必聽候什麼東西，也沒有什麼東西會使她痛心。

她招待她自己的朋友，如利莎索羅維娜，從前在工場裏的男同事們，和美霞羅巴羅委奇。大家很愉快地

吃晚飯，華西利莎使她的同事們都很愉快。

晚飯後，大家坐在一塊討論些黨的事情，走出庭園去一塊兒唱歌。這樣多麼快活啊！大家都很愉快，尤其是華西利莎最愉快。這些情形完全和那些“新的加”的人們或是沙威里埃夫的人們在客廳裏的談話不同。她在烏拉奇美爾不在家的時候不覺都是這樣過去了。

某天早上，烏拉奇美爾去車站回來。他回到家裏時，華西利莎恰好在那裏飲茶。華西利莎跳起來迎接他。但他沒有和華西利莎接吻，只深深地吻她的手。在烏拉奇美爾的眼睛裏還殘留着淚痕。華西利莎又擔憂起來了。

“烏奧洛查亞，做什麼呢？發生了什麼事嗎？”

“不，華西亞，什麼也沒有。不過……咳，華西亞，人生真是痛苦的，我已經很疲倦了。”

他坐在桌子的面前，兩手支着頭這樣說，眼淚又流了下來。

“烏奧洛查亞，什麼事呢？做什麼呢？請告訴我吧，你說了心裏便輕鬆了。”

“真的嗎，華西亞？”

烏拉奇美爾很顏傷地問她。

“我已經不曉得想過多少遍了。我想……華西亞，我已經經過很多事了。可是，啊，一切都沒有辦法，怎樣也找不出答案來。”

華西利莎的心裏又很痛苦覺得有些恐怖。

“烏奧洛查亞！請不要再苦我，把事實的真相告訴我吧，我再不能這樣的忍耐下去了。我疲乏極了——連休息的心都不可得了……”

因為咳，她又不能說話。

“又咳了！不是又不能說話了嗎？”

華西利莎聽見烏拉奇美爾這些話，不知那是譴責的聲音還是悲憫的心情？

她還繼續着咳。烏拉奇美爾很明白地現出迷惑的表情，燒着香煙。

“飲點茶止止咳吧。”

烏拉奇美爾勸華西利莎。

“不，我要吃藥。”

咳停止了，華西利莎倒茶給烏拉奇美爾。烏奧洛查亞再平靜地說，一切都很麻繁。發送職工們又發生問題了。因為減輕了他們的月薪，他們要求增發時間外工作的工銀。因此，“新的加”要給這班人們分去大部

分的經費。如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他們便決意罷業。這事或許是有人在那裏煽動的。萬事都要管到實在是不容易的事。

“我從火車一走出來，伊凡伊華諾委奇便把這些事報告給我了。而你還愉快地等着我！我三四天不在家裏一回來便有許多紛爭等待着我。究竟監理部那些人們幹什麼的呢？他們好像一定要把事件弄得很糾紛似的。這一定又會發生什麼問題，而委員長又要找出什麼新的事端來了。”

“那就是你說世間太壞了，不可救藥了的理由嗎？光是爲了那些發送職工們的問題嗎？

“是的，自然。你以爲怎樣呢？”

烏拉奇美爾一邊抽着煙一邊喝着茶繼續說那紛爭的事。要怎樣才能使那事件不暴露出來呢？烏拉美爾所說的話，華西利莎幾乎一半沒有聽見。華西利莎能夠相信烏拉奇美爾嗎？他是單爲發行部那些職工們的事而哭泣的嗎？恐怕不會這樣吧。他的心裏一定還有什麼別的事。那青絹……或許烏拉奇美爾真的很疲倦了。因爲那監察委員會實在太惱恨他了，烏拉奇美爾做了一點什麼事他們都很容易誤會。華西利莎想竭力相信

烏拉奇美爾的煩惱完全是因為關心工作的。而那發送部的事件要非難的並不是烏拉奇美爾而是監理部的人們。

九

工場的問題華西利莎終於貫徹了她的主張。她使營業部讓步了。女工們都非常高興，送華西利莎回家。華西利莎現在想起來都還覺得如果沒有委員長便不能有這樣圓滿的結果。她開始尊敬那委員長。他特別以斷然的態度嚴峻地對付那些“經濟主義者”。

回到家裏，看見門口擠擁着許多發行部的羣衆。他門很喧嘩地高聲叫着。

“宣佈最高額呀！不要讓步！全體罷業！讓經理和書記去搬貨物來看看吧！”

華西利莎混在羣衆中傾耳聽他們提出各種質問。

那時，羣衆看見她便包圍着她，亂七八糟地說。羣衆們對她敘述了一切事情，說他們的工銀非常低廉，時間外的工作又沒有什麼報酬，那會計方面一定是不大妥當的。羣衆包圍華西利莎說今後的營業不能再繼續了。經理的太太不是在那裏嗎！請她將一切事對她的丈

夫說明白吧。本來這樣的問題是不能混為家庭的事的。

華西利莎聽着羣衆們提出種種質問。她了解這些人們的痛苦。經理和事務員便豐衣足食享受相當的待遇，他們的家族都穿着很漂亮的衣服，而以發送的職工們做奴隸。這樣的情形實在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工會應該強制監理部想一個什麼辦法。而監理部如沒有嚴密的組織和進行的程序那什麼也不能辦。

在這喧騒之中，指導者走了出來和華西利莎商量什麼。他們請他讓他們把他們的要求寫出來。如果這次監理部拒絕這些要求，他們便要直接到會計部去了。

華西利莎興奮起來了。她忘記她自己是經理太太，好像和她有直接關係似的與發送部的職工們共鳴。她要用怎樣的言動才能援助她的“同事”呢？他們是無經驗的羣衆又沒有適當的指導。

她帶他們的領袖到家裏，讓他們寫好他們的要求。他們環視家裏的各處，看見客廳裏堂皇的家具，豐富的家財心裏不很高興，他們走進華西利莎的寢室裏來。那時，華西利莎才後悔不應該帶那些人進來。可是，已經太遲，不能再叫他們出去了。

那些領袖們便坐在華西利莎的檯子面前寫他們的

要求。

在門前庭園裏的羣衆已經靜靜地不再大聲喧嘩了。他們三三兩兩坐在一塊，閒談着，抽着煙。

忽然庭園裏的人們都站起來。汽車到了。那是經理！烏拉奇美爾走進庭園裏來。

“幹什麼？開會嗎？示威嗎？有什麼不平嗎？”

烏拉奇美爾的聲音好像雷鳴似的。

“我不在這裏和你們談判。這是我的私宅。到事務所去吧。帳目有什麼糊塗嗎？到工會去吧！監理部沒有什麼關係的。這是外邊辦的事。罷業嗎？這是你們的自由，工會想怎末辦便怎末辦好了。可是，請你們離開這裏，我不給你們在這裏談判。到事務所去辦吧！”

烏拉奇美爾說完這話便把大門關住跑到華西利莎在那裏的寢室去。他一踏進房裏，好像痺麻了似的站住了。華西利莎正在那裏和那發送的職工們起草要求。

“這是幹什麼的？誰叫你們進來？爲什麼你們未得許可便闖進來？出去！給我滾出去！”

“不，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先生，我們不是隨便進來的……太太……”

“叫我們出去我們也不出去……”

烏奧洛查亞面色蒼白，舉起了他的雙手，那些進來的人們驚惶地退出門口。

“哎喲，烏奧洛查亞！你發狂了嗎？爲什麼那樣說呢？我叫大家進來的！諸位請等一會吧！你們到那裏去呢？”

華西利莎跟着大家出去，烏拉奇美爾走進來用力握住她的手腕。

“你叫他進來的嗎？誰許可他們的？誰要干涉我的事務嗎？在“新的加”內你並沒有負什麼責任！要罷業嗎？到你麻布工場去吧！”

“啊！這樣你便要放逐我嗎？是因爲我贊助我的兄弟們嗎？是因爲我想曉得真相嗎？是因爲我不願你們經理先生的利益便會減少你們的賞與嗎？”

“無恥的野奴！討厭的僞善者！”

華西利莎聽見這些話實在很痛切。討厭的！華西利莎真是很討厭的女人嗎？

兩人敵人似的怒目對望着。華西利莎身心都非常苦悶，非常痛苦。啊，難道她的幸福便永久消去了嗎？

門口的羣衆都散去了。烏拉奇美爾趕快到事務所去了。華西利莎橫在床上伏在被褥上飲泣。而那流下的淚並不能減去她的心頭的悲哀。

華西利莎並不是悲傷烏拉奇美爾毒罵了她，而是悲悼他們兩人的心日益遠離了，不能互相理解，兩人好像站在敵對的陣營中的敵人一樣。

自這事發生以後接着都是陰鬱不愉快的時日。烏拉奇美爾雖然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家裏，可是也沒有什麼好結果。他們兩人好像路人似的除絕對必要的談話外很少交談。便那樣過着孤獨的生活。

華西利莎又病在床上了。伊凡伊華諾委奇叫了醫生來，醫生叫華西利莎要絕對的靜養，禁絕一切興奮。

這時，烏拉奇美爾又忙於他自己的事務。他時常和伊凡伊華諾委奇與書記澈夜在整理簿記。他們除吃夜食的時候走出書齋以外時常都埋頭於他們的事務中。大家都不大說話，都不很痛快。

有時索羅維娜來探望華西利莎的病，告訴她許多麻布工場的事。說女工們聽見華西利莎生病都很悲抑。

但在華西利莎看起來，她和烏奧洛查亞間互相遠離的事比病還更痛苦。他們兩人都不能忘記發送職工們的事。怎樣也不能原宥對手。

華西利莎忽然想回她的故鄉去。已經沒有辦法了，只得回鄉去。可是，到故鄉去嗎？那屋角落裏的房子已

經給格爾西亞住着，兩個人住一個房子實在太小。至於回父母那裏去呢，那是不敢想的。因為，她如果回到家裏，父母一定會悲歎華西利莎的事，嘲諷“波爾什維克。”那末，到那裏去呢？華西利莎寫一封信給格爾西亞託她找房子；一方面，她又寫了一封信給斯達般阿爾基委奇請他代找黨或民衆團體的工作。她打算接到他們的回信後便離開這裏。還要留在這裏幹什麼呢？不是誰也不要華西利莎了嗎？她走了，就連烏奧洛查亞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心裏一天重似一天。

正是盛夏。庭中的櫻實已經成熟，紫色的杏花也已盛開了。窈窕的白百合花上的露珠在細長的莖上映着太陽。這周圍的一切已經不能使華西利莎快樂了。她在庭園中走來走去，又想起不久以前的春天倚在長椅子上的生的喜悅。但是這樣一想，在她現在的心裏更覺得暗淡。

華西利莎現在想起來，那時她還是很年輕很容易相信事物的女人。現在一切都從華西利莎的心裏消失了。爲什麼呢？她完全不曉得。她只曉得一切都從她的心裏消逝永不再來了。

有一次，烏拉奇美爾站在窻前看見華西利莎在庭中低頭緩步。他在窻前站了一會便趕快跑回伊凡伊華諾委奇的房裏做他自己的事務去。

這時，華西利莎悠悠地發出一聲新的失望和歎息。她雖然期待着烏拉奇美爾走下庭園她的身邊來，可是他並不來。這樣看起來，很明白的，烏拉奇美爾對她已經沒有什麼依戀了。在烏拉奇美爾看起來一定是事務比一位女人心裏的痛苦更重要。



不知是什麼聲音把華西利莎吵醒了。周圍都很光亮。她看見烏拉奇美爾不曉得在洋服櫃中找什麼東西。

“這樣早起來找什麼呢？烏奧查洛亞。”

“去接火車。貨物到了。”

“一定要你去嗎？”

“是的，不去監督不行。”

烏拉奇美爾站在鏡前，結着新領帶，但是結不好。華西利莎看見烏拉奇美爾這樣的情形，想馬上到他的身邊，覺得身心都要和她結合起來了一樣。

“烏奧查亞，這裏來吧，我替你結。”

他走到床邊彎下了他的腰。華西利莎替他結好了。

領帶。二人不期然而然地互相望了一望，馬上默默地擁抱住了。

“啊，華西亞！我的愛人華西亞！兩人的身體住在一塊，而心和心却互相遠離，在我實在非常痛苦。唉，爲什麼要這樣呢？”

他把華西利莎的縮毛的頭抱在自己的胸前，訴苦似的說。

“我便不覺得痛苦嗎？我已經不想再活了！”

“爲什麼我們兩人要這樣吵鬧呢？”

“我也不曉得。大概是在我們之間有什麼隔膜吧。”

“不是，華西亞我們兩人之間並沒有什麼隔膜。我的心是你的一切，只是你一個人的。”

“你不是要拋棄我嗎？”

“蠢的，那裏有這話。”

繼續接吻。

“唉，我不再謾罵了。那是傻事！只是使我們二人痛苦的。華西亞，我不能失掉你。沒有你，我便不能生活了。唉，我倆不要再自尋煩惱了吧。”

“你不擺經理先生的架子了嗎？”

“你也不要再煽動那些發送的職工們了吧！”

兩人很高興地大笑。

“請你再睡一會吧。今天不睡又不行了。我二點鐘便回來，”

他說完這話，替華西利莎蓋好了被，吻她兩隻眼睛後便出去了。華西利莎好像一切喜悅又回來，結果一點都沒有失掉似的熟睡了。烏拉奇美爾不能馬上從車站回來。他打電話來說要到事務所去跑一趟，吃晚飯的時候才回來。華西利莎心裏很高興，但是沒有到麻布工場去，只在家裏督促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整理家事，忙了一天。

晚飯的時候，又有電話來，由華西利莎去接。

“喂，喂。”

“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先生在家嗎？”

“不，還沒回來。你是那裏？”

“事務所。”

“笑話！他應該還在事務所。”

“不，沒有在這裏，許久以前便出去了。對不起，騷擾你了。”

又是女人的聲音。那女人究竟是誰呢？華西利莎很討厭她的聲音。她才到這裏時，時常聽見那位女人打電

話來。不一會又打電話來了。華西利莎有時無意問伊凡伊華諾委奇說，在工作時間中是誰從事務所裏打電話來呢？伊凡伊華諾委奇答那一定是事務員們。可是爲什麼次次打電話來的都是同一個女人的聲音呢？嫉妒之蛇又在華西利莎的心裏抬頭了。

烏拉奇美爾和二位事務所裏的雇員回來晚飯。客人們談着早上到來的貨物的事。而那天烏拉奇美爾也沒有忘記時常對華西利莎說慣了的話。身體怎末樣，有照醫生說的話去實行日光浴嗎？這樣的問長問短。

“不，我沒有日光浴。”

華西利莎很無情似的說了這話便截斷了那段會話，但仍不以爲意似的附加着說，“不知在什麼時候從事務所裏打過電話給你的那位年輕的女人今天又打電話找你。”

“年輕的女人？”烏拉奇美爾有點愕然。

“從事務所打來的？那一定是鴻光諾夫那東西打來的。年輕的女人？是怎樣漂亮的太太！華西亞，你要見那面上有痣的肥婆嗎？”

烏奧洛查亞很簡單地這樣說。但是，華西利莎的心裏仍然覺得不安。

不，那一定有什麼古怪。

吃罷飯，事務所的“紳士”們已經回去了。華西利莎很喜歡，只留着她和烏拉奇美爾兩個人。心煨着心。早上的喜悅的豫感現在實現了。

可是，客人們剛回去不久，書齋裏又有電話響了。烏拉奇美爾跑進書齋裏去。

“啊，我哩！”很冷淡似的這樣說。“我不是說過不要打電話來嗎？”

哈哈的笑聲。

“不用說，那是家庭的事。”

很不高興似的。

“好吧？我一定要禁止的！”

這次便很熱心了。

“好的，好的”很溫柔地說。

“不會久的。再見！”

華西利莎在隔壁聽着他說。

和誰說話呢！和誰約定“不會久的”，對誰說“我一定要禁止的！”呢？

烏拉奇美爾從書齋裏出來好像沒有注意到華西利莎經過她的面前一直走進寢室去。華西利莎跟在他的

後面。烏拉奇美爾對着鏡子梳頭。

“烏奧洛查亞，誰打電話給你！”

“沙威里埃夫！”

“沙威里埃夫？他回來了嗎？”

“是的，今朝回來的。”

“你會見他了嗎？”

“華西亞，你爲什麼這樣說呢？你爲什麼這樣問呢？

你不曉得我今朝去監督起貨來嗎？，

烏奧洛查亞好像很煩擾似的。

“現在馬上就要去嗎？約定了的嗎！”

“是的，現在馬上要去。”

暫時的沈默。

華西利莎覺得她的心臟跳得很利害。心臟不是要破裂了嗎？讓他破裂了吧！她再不能忍受比這更痛苦的了。她走到烏拉奇美爾的身邊，靜靜地握着他的手。

“請你不要那樣了吧，烏奧洛查亞，請你不要再幹那事了……”

“什麼事呢？”

他很不安似的懷疑地問。

“請你不要再和那些壞蛋的投機家們來往了吧。關

於這事我是很受注意的。大家責難你的主要原因都是這事——你和那些壞蛋交遊。”

“哎喲，又來了！你好像監察委員會的人說的一樣。爲什麼你要這樣苦我這樣壓迫我呢！你想將你的裙裾束縛住我嗎？”

烏拉奇美爾憤怒得滿臉通紅，掙開華西利莎的手。

“烏奧洛查亞，請你不要這樣吧。剛才你說些什麼話呢？我什麼時候束縛過你的身體？請你自己明白的想想吧。我並不是爲了我自己，而是爲了你的事說的。請你不要自陷於深淵吧！現在，你還有許多敵人，如果你再和沙威里埃夫交際，那末……”

“這對沙威里埃夫有什麼關係呢？”

“啊，你說什麼話？對沙威里埃夫有什麼關係！？你不是說要到沙威里埃夫那裏去嗎？

華西利莎疑惑起來了。

“不用說，我要去。可是，這有什麼呢？你不曉得我是爲了事務而去的嗎？那不是不要緊的嗎？

“我不相信。”

她很熱情地叫了出來。

“請你延到明天再辦吧。明天到事務所去會他不可

以嗎？”

華西亞，你真是像一位小孩子。”

烏拉奇美爾說完這話；便變更他的話頭繼續着說。

“好的，老實告訴你吧，沙威里埃夫並不是叫我去商談什麼事的。如果是商談那在事務所裏便可以了，他實在是今晚請客，叫我去玩牌。你知道的，我整個月都悶坐在家裏，那時滿身都是事務。唉，華西亞，難道尋點開心都不可以嗎？我還年輕，又想大大地嘗嘗生活的滋味，而且我又不是一位隱者。”

“烏奧洛查亞，我明白了。”

華西利莎很悲抑似的答。

“照你說起來，尋點開心本來沒有什麼害處的。可是。你忘記了一件事。和沙威里埃夫那樣壞蛋的投機家們交遊是不行的。你自己不是也說過你並不尊敬他嗎？爲什麼又要和他交遊呢？大家又一定會說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和沙威里埃夫混在一塊了。那麼，問題又會死灰復燃了。唉，烏奧洛查亞，今天請你不要去，謝絕他吧。”

“蠢東西！”

烏奧洛查亞很不耐煩似的。

“如果委員會會這樣說，連私人的交際也要告發，那末，那並不是委員會，而是垃圾會。華西亞，你把一切估量得太過了。”

“不過，我討厭你到他那裏去。他也曉得那會使我討厭。他是想故意使我難過才請你去的。你不是在電話裏說過因為家庭的事不能去嗎？隨後，你不是笑了嗎？烏奧洛查亞……”

她很興奮。

“我真不高興你和他人——而且是沙威里埃夫——把我當成笑柄。好像你們笑我束縛住你似的……”

“但是，實際上，你不是不放我走嗎？”

“你還是那樣想嗎？好的，你自己自由去吧！不過請你顧慮着一件事情……”

她的眼睛發出了光芒。

“……我已經忍受夠了。我已經盡可能的援助過你為你受苦，為你辯護了！能夠走得通的路我都走過了。你要去，你便去吧！不過，不過，我也有我自己的路”

華西利莎“歇斯的里”地大聲叫着。

“你的“歇斯的里”真討厭！為什麼你要束縛住我——叫我怎末樣呢？”

“烏奧洛查亞！”

華西利莎帶着淚說。

“我從來沒有求你做過一件什麼事。而今天，只求你不要出去，爲了我，爲了你自己。”

“啊，女皇帝！你們都是一樣的東西。愛情的奴隸！”

烏拉奇美爾很憤怒的叫着，經過華西利莎的面前走出門外去。接着是關大門和轟轟然的汽車聲音。



“利莎姑娘，我到你這裏來了。請你不要見怪吧。我和他永別了。”

華西利莎不絕地說，因爲太失望，連眼淚都沒有了。

“你和他永別了嗎？啊！早點實行還更好！我們真有點不明白爲什麼你能夠這樣忍耐……”

“意志不合距離得太遠了！”

華西利莎哭着說。

“那不用說自然是的。可是，爲什麼你會愛他呢？”

華西利莎沒有答覆這個問題。從前發生的事實連她自己也不相信。她怎樣也不能忘記那個屈辱。她不

是才初次要求烏奧洛查亞做事嗎？而他怎樣呢？他恰好像踢一個死人一樣。究竟爲什麼呢？根據什麼理由呢？不是爲了和盜賊一樣的投機家沙威里埃夫及他們一道的壞蛋們玩牌去嗎？在烏奧洛查亞看起來，華西利莎的痛苦和悲哀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只貪圖自己個人的愉快，貪圖他個人的享樂。這樣還是戀愛嗎？這樣還可以說是華西利莎的朋友，華西利莎的同事嗎？這樣還可以說是共產主義者嗎？

利莎聽見這些話莫明其妙，摸不着頭腦。這事究竟怎樣發生的呢？沙威里埃夫又有什麼關係呢？

“沙威里埃夫有什麼關係？不是通通都是那位壞蛋的投機家幹出來的嗎？烏奧洛查亞是給他引誘到他那裏去的。”

“你以爲烏奧洛查亞到沙威里埃夫那裏去了嗎？”

“爲什麼？你以爲他到那裏去了呢？你不相信嗎？”

“我只相信一件事、那是街上的傳說。只有你一個人不曉得。你想曉得嗎？你想明白地曉得那事嗎？”

“利莎姑娘，什麼事呢？請告訴我吧。”

“告訴你吧，烏奧洛奇亞另有姘婦？”

“姘婦？”

華西利莎不能馬上明白那個意義似的望着利莎也並不特別驚愕，也並不特別悲歎，只不知怎的在她的面上露出驚訝的神色。

“妍婦，誰呢？”

“不是和我們一樣的女工。她是事務員。”

“你見過嗎？”

“見過的，街上也這樣傳說。”

“傳說！爲什麼呢？”

“那是時常都很好裝扮的人。同志們都不很滿意烏奧洛查亞。美霞羅巴羅委奇先生應該對你說過了。你不是應該曉得了嗎？別的什麼事你都很聰明……只有這事你却蠢鵝一樣沒腦筋！”

華西利莎好像有別的什麼事縈繞着她的心似的說。

“烏奧洛查亞愛那個女人嗎？”

“這我倒不曉得。應該是愛的。烏奧洛查亞先生不曉得追隨過她多少月日了。一般人都以爲你來了，這問題便可以解決了。誰知他却可以乘汽車去溫存她。”

“那個女人有家庭嗎？”

“有時或許比你的家庭更有趣！”

現在明白了。“他有兩個家庭。”

現在，華西利莎一切都明白了。她只是還並不明白爲什麼烏奧洛查亞要騙華西利莎，使她痛苦，假意溫存她。

“咳，你以爲烏奧洛查亞是怎末樣的人呢？你以爲他在你的面前有悔改的理由嗎？你以爲他去探訪女友應得你的許可嗎？監督這些便是你的任務。如果你不做這事，那便是你自己失責。你不是應該自責嗎？”

“利莎姑娘，爲什麼你只是說我愚蠢呢？那不是很小的問題嗎？問題不是只在他是真愛那女人，還是表面敷衍她的這點嗎？”

“哎喲，你說些什麼？我完全聽不懂你說的什麼！不用說，烏奧洛查亞愛那個女人。那“愛”的証據，便是他時常奉承那個女人，送些貴重的東西給她。”

“你以爲這樣嗎？可是，我……我不曉得。”

“你真還以爲烏奧洛查亞戀着你嗎？你自己欺騙自己哩，華西亞女士！你自陷於深淵。不用說，烏奧洛查亞很喜歡你，很尊敬你，因爲你是他的太太又是他的僚友。不過，我想，如果說戀與不戀的話那恐怕已經是從前的話了。”

華西利莎搖她的頭。

“不過，我還不能同意。”

華西利莎這樣強硬，使利莎很氣惱。因此，利莎轉過了話頭來說那個女人的事。第一，她是圖畫一樣漂亮的。而她的衣服怎末樣呢？時常都是穿綢着緞，隨時都給她的讚美者圍繞着的。沙威里埃夫也是她的讚美者中的一位，他當然是認識她的。她住的地方晚晚都是車水馬龍，人才濟濟。但據說是烏拉奇美爾和沙威里埃夫二人包養她的。

不知怎的在華西利莎聽起來，這些話是最難入耳的。

烏拉奇美爾已經墮落到這步田地了嗎？他竟這樣的愛女人嗎？華西利莎不相信她的耳朵。怎樣也不相信！那一定有什麼蹊蹺的。

但是那和她說話的利莎却已經很憤慨了。

“好的，那末請不要信我吧。這是你自己的事。不過請你問問別人去吧，誰也是同樣這樣說的。她是沙威里埃夫的秘書，住在他的事務所裏。後來烏拉奇美爾却把她勾過來。而且或許還有別的人們和她發生關係。據說，伊凡伊華諾委奇也和她有什麼關係。因此，監理部

的二三個人時常都到她那裏。真的是賣淫婦了，不過沒有登記吧了。現在，她們不登記實在還更方便。”

“不過，烏與洛查亞恐怕不會和那樣的女人陷入戀愛吧！”

華西利莎非難着說。

“爲什麼你這樣想呢？所謂男子，特別像烏與洛查亞那樣的男子便是喜歡那樣的女子的，那很明顯。那淫婦越淫蕩，他便越喜歡她。”

“哦，請莫再說了吧，利莎姑娘！說些什麼話！你不了解烏與洛查亞的，爲什麼你要那樣批評他呢？”

“爲什麼你還老是爲烏與洛查亞先生辯護呢？在街上把你當成笑柄的不是他嗎？而你還守城似的爲他辯護！”

“把我當成笑柄！怎末樣的呢？烏與洛查亞的行動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利莎姑娘，你誤解了。我所苦惱的不是那事，而是另外別件事。”

“我知道了，你是因爲他不愛你而苦惱的吧。”

“不，利莎姑娘，不是這樣。我自己心裏明白，但是我不曉得怎樣才能說明。我要怎樣說才好呢？我們兩

人不是很要好的僚友嗎？而你却趕快對我說“烏奧洛查亞拋棄你欺騙你，恐嚇你！”恐嚇我！爲什麼會那樣呢？說我時常阻塞着他嗎？說我時常干涉他去戀愛嗎？那是不會有的。烏奧洛查亞一定不會那樣想。也許還有什麼別的原因吧。他是不會那樣愛那個女人的。”

“永遠是這樣疑慮，你！”

利莎很憤慨似的振動着手說。

“不能和你說話的。你還是愛着烏奧洛查亞。“要打由你打，要踢請你踢吧，那些事在我並沒有什麼。我是你的從順的妻子。你要我舐你的鞋我便舐你的鞋”。但我却不能這樣，如果是我，那早已設法對付了。一定早已用什麼方法對付那男子了。”

華西利莎雖然並不否定利莎的這些話。可是對利莎說烏拉奇美爾越說越壞的時候，華西利莎却仍然心爲他辯護。華西利莎想對利莎說明，烏拉奇美爾不好的地方並不是他有情婦，他愛情婦，而是把那事隱蔽着不對華西利莎說。烏拉奇美爾的行動已忘記了華西利莎是朋友是同僚而以路人對待她了。就算是路人也不是這樣，他對華西利莎不是連一點信用都沒有嗎？華西利莎不是應該主張她的所謂正妻的權利的嗎？

“那一定要主張的。”

利莎很大聲地說。

“那自然！拿來做笑柄是不應有的！如果有那樣的事，那從他那裏分離出去自然是當然的事！”

華西利莎仍然抗辯着。她時常都是這樣的。心裏雖然責罵烏拉奇美爾完全不能和他相容。可是如果有誰攻擊烏拉奇美爾時華西利莎又馬上站出來爲他辯護。人們都不了解烏拉奇美爾，只有她一個人了解那“美國人”烏拉奇美爾。一提起“美國人”華西利莎的眼淚便流出來了。她想起了綽號叫做“美國人”的烏奧洛查亞指揮同志們爲蘇維埃而鬥爭時的事。

華西利莎淚浪滔滔地伏在利莎的腕裏。她並不是爲做經理的烏拉奇美爾而是爲所謂“美國人”的烏拉奇美爾而悲泣。

“利莎西加！我實在難堪了，我疲乏極了。”

“怪可憐的！不過，我們不能不忍耐。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去年我自己也曾有這樣的經驗，但是現在，我就是會見他也沒有什麼了。”



利莎的床讓給華西利莎，而她自己却睡在幾張椅

子上面。可是，華西利莎怎樣也不能熟睡，而利莎因為整天工作現在已經熟睡了。華西利莎翻來覆去，時而起來，時而睡下，怎樣也不能睡。腦筋裏亂七八糟的想着，破壞了她的心的平靜，使她很痛苦。那恰好像從前華西利莎到烏拉奇美爾的房子裏看見女人的褻衣，而烏與洛查亞又給人家拘去了的可怖的晚上一樣。

但使華西利莎痛苦的並不是嫉妒。烏拉奇美爾對她不誠信却是使她最痛苦的。如果不是這樣，那末，華西利莎一切都可以容忍。所謂男子便是連自己的心都不能支配的。可是，華西利莎不相信他會再愛別個女人，怎樣也不能相信。不過只是發生那種“關係”罷了吧，因為幾個月間，熱情的他都是過着孤獨的生活。（此時華西利莎又想起了她的姪女西綉紗的事。）烏與洛查亞和華西利莎相結的關係一直連續到現在。也許華西利莎還不想和他分別。就照利莎說的話看起來，烏拉奇美爾也不過只是好和女人們社交吧了。縱使就是事實，一切也並不是戀愛的問題。華西利莎想找尋解除現在的苦惱的更好的道路，而以爲烏拉奇美爾也早已超脫那種關係了，可是他並沒有實行。

華西利莎想起了烏拉奇美爾那種時常變調的皮

氛，有時愛這件東西，等一會又忘記了。煩惱的時候烏奧洛查亞是很煩惱的。他已經曉得一個女人在自己的背後磨着刀子以嫉妒的眼光望着他，他還能平心靜氣地和愛好的女人生活嗎？華西利莎現在想起來，覺得烏奧洛查亞有時想懺悔什麼事似的，而又不說出來。好像那天早上他和搬運貨物的人們衝突後想對華西利莎說什麼一樣，華西利莎直至現在都還期待着他說。她的心裏也很不安定，又咳嗽起來。烏拉奇美爾又停止着剛才想說的話了。那末，烏拉奇美爾是哀憐華西利莎嗎？或是哀憐她，那一定還愛她。可是，他真還愛華利西莎嗎？果這是很明顯的事。那末，那青絹是什麼呢？爲什麼拿同樣的東西贈給兩個女人呢？

“唉，華西亞，我買些東西給你哩。我不能忘記我那疲乏了的愛妻。請你悄悄地拿起這絹布吧。”

畜生！華西利莎好像和烏奧洛查亞吵架似的握着拳頭。那末，華西利莎想，昨天他並不是到沙威里埃夫那裏去了。沙威里埃夫不過是他的藉口，和他並沒有什麼關係的。

如果烏拉奇美爾只是有姘婦，而那姘婦愛着他演着喜劇，那華西利莎並不會那樣憤慨。如果只是那樣，

那她只歎她自己的不幸，一切事情也能夠理解。可是，如把華西利莎踏在那下等的投機家沙威里埃夫的面前却實在太難堪了！如果光是姘婦的問題那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她真能容許烏拉奇美爾嗎？華西利莎能愛那白獅毛狗，忘記那青絹布的事嗎？

十

利莎大概已經出去上工了，門打開來，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用黑花邊的肩披卷着頭走進來。她喘着氣。那是暑天——已是盛夏了。

“早安，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太太。老爺叫我帶一封信給你，老爺叫我坐馬車快點去。可是，現在那裏還有什麼馬車，我跑到連氣都喘不過來了。”

華西利莎拆開印有事務所的地址的信封，她的手指僵硬到石頭一樣了。

“華西亞喲！你究竟打算怎末樣呢？你想對我怎末樣呢？爲什麼你要這樣毫無慈悲地使我痛苦呢？難道你想攔大醜聞於這地方的全體，供給消滅我的新材料與我的敵人嗎？你不是常常說你是站在我這方面的嗎？爲什麼你現在又站到我的敵人方面去了呢？你

破壞了我的靈魂了。我再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了。你如果不愛我了，那末請你明白的對我說吧，爲什麼你要在我的背後刺我呢？你知道，我是只愛你一個人的。那般壞蛋們說我什麼都是毫無意味的中傷的蜚蜚似的流言。請聽吧，我敢向你發誓，昨天我並沒有和沙威里埃夫在一塊！我敢發誓，我昨天所到的地方是遵守對你的誓約的。我的心臟只爲你一人而跳動。我已經不行了，請可憐我，快回來吧！我會看着你那可愛的兩眼說明一切！如果你是站在我這方面做我的同志的，那你一定會回來。如果不是——那麼，永別了！不過，你要曉得，沒有你我便不能再生活了！

不幸的你的烏奧洛查亞。”

華西利莎將這信返覆讀了兩遍。現在，她的心充滿了優柔的感情，眼淚又湧上來了。可是，她一想到“蜚蜚似的”“我只愛你一個人。”這些話時，她又憤怒起來了。還說她“苦”他！呸！他還敢向她乞憐！他真有憐她的心嗎？他不是使她痛苦夠了嗎？她的眼淚已經乾枯了，她緊閉着她的蒼白的嘴唇。

“不幸”什麼！請不要說吧！“不幸”！什麼“不幸”！整夜和別個女子玩，送青緞布給那女人！昨天她是怎樣的

請他不要去！她把全靈魂都貫注在那兩眼裏了。而他却突然摔開她，擺出合法的丈夫的架子怒罵她便走出去；而現在却說，“我只愛你一個人。胡說！他不愛我的，沒有戀愛，只是痛苦和辛勞！那末，爲什麼還要寫“永別了！不過，你要曉得，我沒有你我便不能再生活了”呢？真是那樣嗎……真嗎，蠢東西哩！他不是又想以此騙我使我後悔再做一次蠢事回他那裏去嗎？

她再讀一遍那封信。

那時候，馬利亞莎美諾維娜完全不關心似的坐在那裏，用手巾抹汗，扇着風涼。

“昨天你走了不久，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先生便回來。問你到那裏去了，然後走入書齋裏整理文件。半夜又到廚房來問你回來了沒有。“沒有”我答了後，他又到對面去了。後來，他送伊凡伊華諾委奇走後走入寢室去，才看見你留下的信。無限悲傷地小孩似的哭泣着，整夜都沒有睡，在房裏走來走去。今天早上也沒有吃早茶。他說什麼也不要。快去找華西利莎德孟查委奇，到所有朋友們家裏去找找吧，找不到她可不要回來。”

華西利莎聽見這些話對於烏拉奇美爾過去的戀愛

又覺得心痛。他在夜深竟獨自待她回來不斷的悲泣着叫她，華西亞！華西亞！但是這在她的是怎樣的痛苦呢？她的心是怎樣的追求着他呢？她覺得嫉妒。締結着他倆的心的絲線似乎還沒有切斷；二人的戀愛並不是失掉了的金錢。爲什麼要使痛苦再延長下去呢？難道她又和睦地再回到他那裏去嗎？

“你來的時候，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做什麼呢？是到事務所去嗎？”

“你問我來的時候嗎？他正打電話給他‘可愛的女人’或許正對她說着苦悶的事。或者竟對她說着喜悅的事也未可定，我真不解他這個樣子的人！願你不要有什麼不好的批評才好！”

他又叫他“可愛的女人”嗎？在現在？在這樣的時候？剛寫了給華西亞的這封信又打電話給那女人嗎？那末，利莎說的話許是真的。他只是不想把醜聞傳出去，才叫這位華西亞回去。如果她不是這樣得人尊敬的女人，他便不要她了。所以現在他只是因爲想屈辱她才叫她回去。不去了！再也不去了！已經受夠了！她再不回他那裏去，再不入陷阱了！她的腦筋裏好像紡輪似的迴轉着。

“你回去對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說罷，我不回去了，就是這樣，你快點回去吧！”

“已是這樣那便不必這樣快了。已是這樣，快也沒有用了。華西利莎德孟查亞太太，你一向都沒有注意到這樣的事，因為有這樣大方的滿不在乎的太太，所以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先生便當然會幹那樣的事。

可是，那也並不是完全他不對，你也有點不妥的地方。在這世上有誰像你那樣讓那年輕的丈夫獨自生活幾個月的呢？這樣看起來，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先生還算是很好的丈夫。他時常都關心着你，時常都問我送了‘古古茶’給你了沒有，送雞蛋給你了沒有，連你的衣裳他也很關心，從來沒有對你說過什麼不好的話。至對於女人的問題——誰也有不對的。你是一位很好的太太，大家都以你為模範。而在他方面，主人也不過送些金器給那個女人吧了。”

聽見馬利亞莎美約諾委奇這樣說，華西利莎的心又漸漸痛苦起來。如果她也這樣想，那一切實在都很單純的。可是究竟什麼是使她痛苦的，連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也不曉得。烏拉奇美爾早已不是她的心腹了。她已經不信任他了，二人已經沒有互信了，為什麼還要同住。

在一塊呢？

“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太太，我等你想到黃昏的時候再走吧！我等你想清楚了再把你的事報告老爺，不更好嗎？那樣更好。你也許是在憤怒的時候說出這樣的話的吧，——誰也會在憤怒的時候把事弄錯的。我爲了免得你將來後悔和悲泣特意再對你這樣說。”

“討厭了！請你不要再說了吧，馬利亞莎美約維娜。說一百遍也不行的。我已決意不回去了。一切都已經完了！”

她說話的時候，嘴唇顫動着，大粒的眼淚緩緩地流在面頰上。

“唔，唔，那是你自己的事，我能夠說的什麼都說過了，你行不行那是你的自由。”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說了這話便走了。

華西利莎好像負了重傷的野獸似的大聲哭起來，連街上都可以聽見。一切都完了！不再回去了！別了，烏奧洛查亞，永別了！



華西利莎沒有什麼安慰的只是伏在利莎的枕上哭泣，不知什麼時候睡落去了。前晚她一點也沒有睡過。

她給意下停汽車的很大的聲音驚醒了。

誰的汽車呢？她飛身起來。烏拉奇美爾來接她嗎？她的心裏充滿着希望和喜悅。她打開了窗門——華西亞，僕人華西亞，便站在門邊。

“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太太，發生了大變故了！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先生服毒了。”

“什麼？做什麼？哎喲！”華西利莎飛跑下來和那僕人握手，“死了嗎？”

“不，還沒有死。不過現在正陷在空虛和苦惱中，不斷地叫着你的名字。伊凡伊華諾委奇先生叫我乘汽車來迎接你。”

華西利莎連帽子也沒有帶，便穿現在穿着的衣裳乘汽車去。她的齒根合不攏來好像患熱病似的在那裏打戰。

她殺他了！她給他以精神的致命傷了！她拒絕了憐憫與援助他了！今朝才來這裏的——他是怎樣的乞求她呢？

她睜着兩眼凝視着前面。那眼裏沒有悲哀，只含着必死的幻影。

華西亞沒有注意到她的眼睛。他繼續說這次的事。

是怎樣的重大。他覺得發生了這樣有興味的事實在很有趣。

他說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早上到事務所去。大約一點半鐘便回來了。他關閉了書齋，找出華西亞藏着試驗用的各種染色藥來。但是，那時華西亞正忙着掃除中庭。掃完地回到屋裏時聽見書齋裏有什麼人呻吟的聲音。走去看看是什麼事。原來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倒在長椅子上翻着白眼，張着口，流着泡沫了。這才明白是什麼事……

華西亞跑到街角醫生那裏去。醫生正在吃飯。但是華西亞對他說明事情的緊急。“那人快要死了，飯是等一會還可以吃的！”華西亞二次坐汽車飛跑到藥房去。伊凡伊華諾委奇跑來了。全家都翻覆了似的。

華西利莎傾耳聽着，可是一句話也沒有入耳。她自己好像是死人一樣。除了烏拉奇美爾和他的受難外什麼別的東西也沒有。這些同樣占領着她的心。如果烏奧洛查亞死了，那她的生活也完了。遺留的只有空虛，比墳墓更可怖的空虛！

她和僕人一塊走進家裏。伊凡伊華諾委奇正帶醫生走到門口。

‘不要緊吧?’

“盡我的力量去辦就是了。不到明朝什麼也還不敢担保。”

她走進寢室去。烏拉奇美爾呻吟的聲音漸漸大起來了。她覺得是她自己呻吟似的。難道烏拉奇美爾就離了她離了華西利莎而去了嗎?寢室已經改變了。絨氈已經捲起來;寢床已經變動了。可是,那個寢床已空着。烏奧洛查亞到那裏去了呢?那個什麼長大的白東西躺在長椅子上。面上是帶着蒼味的灰色,兩眼閉着。停止呻吟了。

怎末樣了呢?死了嗎?

“烏奧洛查亞!烏奧洛查亞!

醫生很不高興的對她說。

“靜點吧!現在並不是發“歇斯的里”的時候!”

戴着白帽子的看護婦幫着手,醫生忙着救治烏拉奇美爾。二人都很嚴肅似的叫華西利莎不要接近烏拉奇美爾。

他睜開了眼,很慌張似的呼吸着。他還活着!

“先生”華西利莎哀懇着說“請你真實的說吧。還有希望嗎?”

“心臟還跳動便還有希望的！”醫生遏止着她那愚蠢的問話憤怒地答。

但是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心臟還跳動，”如果不跳動了呢？！

但是，她並不再問了。醫生忙個不了，和看護婦二人扶起烏拉奇美爾的頭不曉得放些什麼東西進他的嘴裏去。

烏拉奇美爾再呻吟起來了。那是很短促很悲哀的泣聲。華西亞聽着。現在，她什麼感覺也沒有了，完全陷於痺麻的狀態，好像五官的感覺都被奪去了，停止了氣息似的。



那是薄暮，隨着是暗夜。在寢室裏開着了燈。有幾位別的醫生也跑來商談。叫僕人到衛生部去拿特別的藥劑。

不准華西利莎見烏拉奇美爾，他也不要求見她。他完全喪失了意識，有時短短的啜泣地呻吟音。她聽見他呻吟的時候她的靈魂好像脫離了她一樣。靈魂和肉體鬥爭，而肉體又不能解放靈...

華西利莎失了魂似的，連她自己也不曉得幹什麼

才好，只是在醫生們之間走來走去。

她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好像電擊似的打着她。街上一定會有許多謠言的。大家都會說，共產主義者——他的自殺！爲什麼呢？謠傳會越傳越遠。她不能不着急，不能不趕快設法制止那些謠傳。他們一定會猜七猜八的。怎樣發生的呢？什麼原因呢？唉，是了，食了毒蕈！他在早飯的時候誤吃了毒蕈，現在快要死了。她想起了她到祖母的鄉裏時，在那裏曾發生過的事，一位裁縫匠從街上去找他的弟弟，帶些他自己採的香蕈來，弄來做菜，吃後便死了。

華西利莎去打電話。最初是打電話給美霞羅巴羅委奇。她打算和他會面的時候才一五一十告訴他這次的悲劇，而現在只簡單地說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中了蕈毒快要死了。隨後她打電話給委員長，再打電話給別的同志們。

她和伊凡伊華諾委奇商量對監理部那些人們說明這事。然後對僕人華西亞和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詳細說明這些話。那位感覺很銳的華西亞只歪着嘴脣，聳着肩膀，什麼也不說。那樣很好！在他看起來，怎樣也是一樣的。但在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却不很高興，閉着嘴，

兩手叉在胸前。她不贊成中毒輩的話。

那樣牛高馬大的男子也還會中毒輩嗎？誰也會說，“那廚子爲什麼那樣不留神！”

但是，華西利莎却拼命的說，她已經對大家說過他是中毒輩的了。

“你要怎樣說便怎樣說吧！可是，那並不是很妙的說法。別的東西還更好——而要說中毒輩！那有毒的輩是誰煮的呢？”

華西利莎從廚房走出來。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再也不能平靜下去了，把那些器具弄得亂七八糟。“就這樣把那些東西弄得亂七八糟吧，橫豎不好的是我，總而言之，連惡魔也是掘下了陷阱便叫我進去！真的，那都是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不好！我連輩的好壞都分不出來！真的，啊！不是最愚蠢不過的人嗎？我已經做過二十年的廚子了——那裏也找不到像我這樣的廚子；連男大司傅也比不上我！你們看看我那裏堆着的香腸吧！就是那從前高羅波委將軍的太太，你們是曉得非常傲慢的，也除叫我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外從來沒有叫過第二個名字。那個百萬富翁波卡奇羅委家裏也說我弄的菜的味道好，聖誕節的時候還賞了我一個金錶和金鎖。現

在，你們看怎末樣呢？那般東西想怎樣說我——“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拿葷毒給經理吃。”竟敢說那些胡七亂八的話了。我辦得到的不是盡可能地辦到了嗎？我覺得華西利莎素太那副可憐的樣子，關於老爺的情婦的事一句話都沒有說過。你們看看他們的態度怎末樣吧！他們是怎樣的欺凌弱者！他們那裏是什麼共產主義者……”

“爲什麼發怒呢，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爲什麼生氣呢？”華西亞很深思地說，他正啜着很好吃的什麼湯。

“什麼也沒有，是的，不是只照着吩咐去做便好了嗎？真相一定會明白的。你也一定不會有人說你的壞話的，那些人們不過想掩飾那些不好的謠傳才用誤食毒葷這些話吧了。我覺得這樣的事是很有趣的。不是很有趣的事嗎？鮮血濺看喲！這比電影更有趣呢！”

“啊，你這小子又玩起來了，什麼有趣！人都快要死了，還有趣什麼！這世界究竟是怎末樣的呢！那般東西都不愛惜生命嗎？只因爲一點無意義的事就要自殺嗎？這時候的人們都討厭生了。都是觸了神怒天罰的！”

“怎樣，要你才說是觸了神怒天罰的！我雖然不是共產主義者，但是我並不信神。”

“那你便不行！光是坐在那裏胡七道八什麼也不

管，拿拿碗碟也不要緊吧！那些醫生們又不知怎的要用這末多碗碟。老是說要茶，要什麼，說個不休！那是會邀神罰的！今天晚上也還是這樣說。那個裝扮到三毛貓一樣的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先生的情掃的女僕，在我弄飯給醫生吃完以後，又拖着裙裾，披着白麻布的圍巾，頭上佩着蝶花，搖擺着屁股走來。“我家的太太叫我來問問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先生的身體怎末樣了。”她對我說。身體很好，不久便要接近神了。無論誰的罪過神也會裁判的。你回去對你的太太說，快點到教會去懺悔吧。總之，不好的只有她我這樣答她。”

在華西利莎的面前，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是一位沈默寡言的人。但是她和別人說話時却滔滔不絕，說個不休。



全家都很鎮靜。人們都在白天往來。整理部的委員們，同志們和醫生們還是不斷地相量着。利莎和華西利莎澈夜守護着。華西利莎獨自掛念着也許快要臨終了。而利莎也覺得她自己要負一半的責任。因為她使華西利莎反叛烏拉奇美爾以致焚殺他。

華西利莎一手支着纒髮的頭沉思着坐在烏拉奇美

爾躺在的床邊。如果烏奧洛查亞真的死了，再不能和她同住時她怎末樣呢？革命？還是三黨工作？黨是良心上沒有罪過的人的世界。但是華西利莎連在夢中也不能忘記她殺了烏拉奇美爾。如果因為什麼堂堂正大的理由還有可說……可是不過因為女人的嫉妒！如因為他和沙威里埃夫那些盜賊一樣的人往來，或是他有背叛民衆的利益的行動，那還有話可辯護。但是，現在爲了什麼事呢？不過爲了一個女人而殺了一位同志！而且是這樣難得的同志！她以爲現在他已經不愛她了。可是事實上，他是愛她的，爲了她而他自要自殺！如果沒有她，他的生活是怎樣的空虛呢？這個發見使她流着甘苦的悔悟之淚。她凝視着她的愛人溫柔地囁嚅着說：“你，你能赦宥我吧？你能夠忘記那些事吧？我的最親切的友人！”

他動了動他的身體，很痛苦似的搖着頭。

“水……水……”

華西利莎靜靜地看護婦似的從枕上擡起他的頭，把水給他。

烏拉奇美爾飲了一點水。張開了眼睛望望她，可是他好像什麼也看不見似的。

“好了一點嗎？烏奧德查加。”

她很關切地遮在他上面。

他沒有回答。再睜開了眼睛，又再閉上。

“伊凡伊華諾委奇在這裏嗎？”他毫無力氣地說。

“不在這裏，你要叫他嗎？”

他點着頭。“是的，叫他——打電話叫他吧。”

“不過，醫生吩咐，叫你不要做什麼東西。”

烏拉奇美爾你很難堪似的。

“爲什麼你要這樣苦我呢，最少現在請你去叫他吧。”他閉着他的眼睛。

華西利莎覺得利刃刺着他的心似的。爲什麼他要那樣說“爲什麼要這樣苦我呢，最少在現在呢？已經惹起這生死的苦悶了他還不容赦她嗎？”

她去叫伊凡伊華諾委奇。

他來了。烏拉奇美爾和他兩個人要商量什麼似的請華西利莎暫時出去。因此，她便走出庭園裏來。

紅薔薇已經凋謝了，番芍藥也已經盛開了。太陽毫無容赦地照着她的手，她的肩，和她的頭。那已不是愛撫着她一樣的春天的陽光而是灼熱地晒得她發痛的。庭園已很荒蕪，忍冬葛好像常春藤似的很茂盛的盤絡着，天空不很澄藍，在那炎暑的空中蓋着一片鎔銀色。

華西利莎在火熱的地上走來走去。

哪！烏拉奇美爾一定不能容赦她了！他一定不能忘記這次的事件了！他叫她回去的時候，她便聽她說馬上便回去，那便什麼事都不會有了。但是，現在，她已失掉他——永遠失掉讚美她的戀人，她的朋友，她的同志的他了。烏奧洛查亞不再信任她，不再信賴她了。華西利莎忽然站在春間開滿白花的‘亞加西亞’樹傍。她閉着眼睛。爲什麼他要服毒呢？爲什麼他又還平常似的活着呢？“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太太，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叫你”伊凡伊華諾委奇說完這話便坐汽車飛也似的不曉得到什麼地方去了。

到什麼地方去呢？告訴烏拉奇美爾的朋友嗎？但是華西利莎早已不注意這些事了。

過去的幸福永遠不能再恢復了吧？



那是酷熱的盛夏。灼熱的太陽使人窒息。放下了簾帷，烏拉奇美爾睡着。華西利莎跪坐在床邊驅逐蒼蠅。

爲了恢復健康。他不能不多睡一會，他太受苦了。

只有華西利莎和烏奧洛查亞住在家裏。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出去買東西，僕人華西亞也已經出去了。

華西利莎很歡喜只有她和烏奧洛查亞兩個人。不知怎的他覺得他是她的東西，她的財產似的。他已經虛弱得不堪了。

只要他了解她的心，那她便會曉得她是怎樣熱烈地愛他，怎樣爲他受苦，怎樣希望他的愛撫，她是怎樣孤獨，怎樣飢渴的。爲什麼烏奧洛查亞只是對她沉默着呢？他已經不正視她了。她給他換置枕頭的時候放得不好，他便苛責她說：“一個看護婦連這樣都弄不好！連枕頭都不會放！”

不用說，和病人說話是不能期待過奢的，可是，雖然是這樣——爲什麼他要這樣呢？他的心裏還不能容赦她嗎？如果再這樣的一塊住下去，那不是依然要孤獨地，暗淡地，淒冷地生活嗎？

她望着烏拉奇美爾的那些可愛的長睫毛和可愛的面孔。二人初會面的時候，華西利莎是因那些睫毛而陷入戀愛中的。而她俘虜他的她的美髮，現在，她的頭髮已經沒有了……

那已是從前的童話似的事了。她的頭髮好像魔術似的迷住他，而隨着頭髮的剪斷，愛她的戀人也離開她了。那時是一九一七年，他倆正戀愛着。隨後，白軍又開

始反抗，他們協力逮捕叛逆者的那晚。“華西亞，萬一我死了，你千萬不要一刻放棄你的工作，眼淚，以後再慢慢地流好了。”“我也是這樣，烏奧洛查亞，我們誓當如此。”他倆手牽着手，互相望着，毫不猶疑地踏上他們的征途了。那是一個嚴寒的晚上，繁星閃耀着。華西利莎和烏拉奇美爾與同志們都踏着白雪前進。

華西利莎想到這裏，心裏又和緩起來了。好像從失掉了的幸福放射出來的溫情溶在她的心裏似的。華西利莎在這天發生不幸的時候並不哀泣也不悲傷只是呆呆地茫然自失。可是，現在眼淚已從她的臉上緩緩地流下來了。並不是爲了痛苦而流的熱淚，却是柔和的悲淚，爲了悠遠的將來的幸福而悲泣的。

“華西亞——爲什麼——華西亞——做什麼呢？，

烏奧洛查亞從枕上抬起頭來望着她。他的眼光，現在，已不是不看她了，也不冷寞了。那正是“這個人”的眼睛，充滿着烏奧洛查亞的愛和情的眼睛，在那眼底裏還藏着一抹的哀愁。

“怎末樣了，華西姑？唉，你爲什麼哭呢？”

他伸出一隻手去摸她的頭髮。

“烏奧洛查亞，你能赦容我嗎？唉，你能赦容我嗎？”

“什麼·華西亞。有什麼要我赦容的呢？請不要哭了我們談談吧。坐前這裏來。我們還是像現在這樣活着，老是沈默着是很痛苦的。”

“可是，現在太興奮了不行的。——恐怕對你的身體不大好，改天再說吧。”

“不，改天不行。華西亞，和我說說吧。我實在太不幸了！我便是因為太不幸了才要死的。現在，雖是復活了，然而要怎末樣活下去才好呢？我還是不曉得……”

“我們一塊找去，烏奧洛查亞。總之在你看起來我並不是別人。”

“華西亞，你曉得了嗎？”

她點頭“我曉得了。”

“那末，你曉得了什麼是使我痛苦的吧。你常常拿不關緊要的事來非難我，常常拿沙威里埃夫的事來挖苦我。”

“是的，烏奧洛查亞。”

“而你還有一個錯誤。你以為我愛那個女人嗎？唉，華西亞，我只愛你一個人，我只愛你和你這個我的守護之神，我的忠實的同志。所以，華西亞，你和那個女人是不同的，完全不同的。說什麼都好，說我沒有自制，說我

什麼都好，但是不能說是戀愛！而你却因此發生嫉妬，猜疑我，監視我的行動。

“那裏，烏奧洛查亞，那樣的事決……”

“請不要強辯了吧。那個青絹布的事怎樣？你不是很高興似的問過我嗎？‘你搽了香水嗎？’‘沙威里埃夫住在那裏？帶我去會會他吧。’”

“我從來沒有監視過你的行動，烏奧洛查亞。沒有，一次也沒有，我不過想像過那一切不很痛快的事。現在，我連這些想像也完全拋棄了。我信任你，我還是繼續信賴你。”

“請不要再說這些空話了吧！你會嫉妬過。你為什麼不明白說出來使我那樣痛苦呢？為什麼你不能超然於那樣的事呢？我們兩方都有錯誤！”

沈默。兩人在沉思。

“我們能夠這樣繼續生活下去嗎？烏奧洛查亞”華西利莎很悲抑地問。

“不曉得，華西亞。我不中用了。要怎樣才好，連我自己也不曉得。”

二人再沈默着。二人心裏都有許多想說的話，可是都不能觸動對方的心。

“真的，烏奧洛查亞，你和那個女人住在一塊不很幸福嗎？”華西利莎很慎重地問，連她自己也驚異她能夠這樣的鎮靜。

“華西亞，華西亞！你還不信賴我嗎？你還不曉得我愛誰嗎？我不是因為失了你的緣故才自殺的嗎？”他的聲音和眼睛分明蘊藏着非難她的神氣。

她的心歡喜得打顫了。

“烏奧洛查亞！”

他們相抱着，他們的嘴唇互相探求着。

“不要這樣吧，華西亞！請靜一點吧，華西姑！我還沒有力氣呢！你看，像我這個樣子連接吻都不能夠……”

在這快樂的微笑中，烏拉奇美爾撫摸着華西利莎的頭，但在他的眼睛裏還帶着憂愁的微波。他們間的障壁還沒有打碎。他們還沒有發見通過他們誤解的荊垣，達到他們相互的心的大道。

十一

那天，烏拉奇美爾到事務所去工作，華西利莎才欣幸她的自由的身體。那天早上她先到黨委員會去，然後去麻布工場。利莎忙着準備工會開會，請華西利莎幫

忙。

在到黨委員會的途中，華西利莎笑逐顏開，她好像從籠中放出來的小鳥似的，看見什麼都很喜悅。她好像會見久別的同志們一樣，他們也很歡喜。他們也覺得她不在，大家都很寂寞。大家都很親近華西利莎。因為她能夠做別人一倍的工作，不說什麼無謂的話，同情人家的憂患。她到了黨部，便給她分配了工作——給她選定了開會時的議題和演說的演題。

華西利莎望望壁上的時鐘，哎喲！精了，又八點鐘了！烏拉奇美爾一定又要等候他了。家裏不是要照醫生的命令給他食物的嗎？華西利莎完全忘記了那事。

她和利莎一塊走着，說着一位中央行政部的同志從莫斯科帶來的消息。這時，黨內發生了種種特殊的事。利莎澈頭澈尾不贊成這些新政策。她贊成工場的職工們的主張。他們選派他們的代表到黨大會去——對於議長自然不免有一股悶氣。

華西利莎很欽羨她。關於土地的問題，她自己完全不曉得，又沒有參加什麼實際運動。她好像完全不是一位黨員，只是一位同情者一樣。

“那是因為你是經理的太太！假使你是獨立地生

活的，你應該已經開始工作了。”

華西利莎嘆息起來。不必利莎對她說，她自己也應該已經曉得了。可是她竟沒有想到這樣的事。烏拉奇美爾完全治好了以後她便決意回故鄉去。

“啊，不要回去吧！因為你太愛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了，所以最近你已是一位良妻了。”利莎譏諷似的反對她。

華西利莎默不做聲，她能夠說什麼話呢？利莎所說的都是對的。她也不說不服。她受了太多的試鍊了，只是爲了使烏拉奇美爾不痛苦而生活。

華西利莎回到家裏，什麼地方也找不到他。

“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到那裏去了呢？還沒有回來嗎？”

“早已回來了。三點鐘便在這裏，等你吃晚飯。可是等得不耐煩了，所以和伊凡伊華諾委奇一塊先吃晚飯。隨後便一塊出去了。”馬利亞沙美約維娜對她這樣說。
“而且，那桌子上還留下了給你的字條。”

華西利莎拿起那個紙條看來。

“親愛的華西亞啲！

我們說過，今後我們均以赤誠相見，而且你也

會說過理解我的，所以我今天又不得不到那裏去了。那理由，你以後自然會明白的。請你不要因為我們的信約而煩惱吧！

你的烏奧洛查亞”。

華西利莎讀完了那封信，她的兩手放落在膝上。又來了嗎？不又是過去的事嗎？爲什麼又要提起過去的事呢？烏奧洛查亞不是對她說過了嗎？她不是早已曉得伊凡伊華諾委奇來往於烏拉奇美爾與那個女人之間，連繫他倆的嗎？烏奧洛查亞已經照她的希望正直地說了。赤裸裸地，真是赤裸裸地！爲什麼要使她自己這樣傷心呢？難道烏奧洛查亞又欺瞞她嗎？爲什麼她又要激起悲憤之情呢？

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收拾好了食桌，氣憤憤地望着華西利莎。

“吃飯嗎？”她問“還要煮過嗎？誰也沒有吃過的也要煮過嗎？那末，因爲你們吵鬧流淚，把菜弄冷了也要煮過了。老實對你說吧，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太太，我這樣說了你也許會生氣，但我不能不說，像你這個樣子的人，烏拉奇美爾伊華諾維奇先生實在不能相投的。像現在老爺到情婦那裏去了，你看見他留下的字條，你便

悲觀在那裏哭泣！但是，有什麼呢？你也並不是沒有錯處。老爺是剛才復活的人，爲了你而服毒的。剛剛走出去一會回來，便找不到你的蹤影！如果你是去上工的那還有可說，因爲工作是各人的任務。可是你却是和那些無謂的姑娘們玩，東跑西走！你如果想叫他人怎末樣，那末，你自己便應該先好好地住在家裏。真的，我在你們這裏做事，我看得臉上都要冒火了！”

“馬利亞，沙美約諾維娜慌慌忙忙地關了門走進廚房去。幾分鐘後再拿出一盤熱火腿蛋和一杯古古茶來，

“請吃飯吧，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太太，不要想了。想來想去，結果，還是追不回來的。”

馬利亞沙美約諾維娜坐在華西利莎的桌邊。她又返覆地在那裏說，她從前在高羅巴委夫人，一位將軍的太太家裏做事的時候，也曾發生過這樣的事，那時是因爲一位法國女家庭教師。可是，後來，將軍和太太都和好如初，一直到死都還同住，他倆更比以前幸福。

華西利莎只聽了一半，可是也並不叫她不要說。她在烏拉奇美爾病着的時候才了解馬利亞沙美約諾維娜這個人。華西利莎覺得，馬利亞沙美約諾維娜是很同情於她，和別個不認識的人不同的。她很討厭那些技師，

醫生和什麼經理先生們，她以為他們都是所謂資產階級。不過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時常對華西利莎說，波加奇羅委富翁怎樣生活，那位將軍夫人正餐喜吃什麼東西。這些，自然使華西利莎很不耐煩。可是，她並不想傷挫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的感情。她那樣的人，初看好像是沒有什麼情感的，可是心裏却很親切的舊式的女人。

她說的話，特別是今天說的，華西利莎覺得很不愉快。但在她自己看起來，那却是在她的心裏從頭至尾想過考量過事物的輕重的。

“謝謝，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我今晚還有點事要辦。”

“只吃這一點嗎？如果早知是這樣，我可以不必再煮什麼菜了。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太太，食少事煩，那是要命的。我特別弄來的菜都沒有用了，如果爲了那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先生的情婦真是一文錢我也不願浪費！那娼婦實在連你的一個小指頭也不如！”

利莎也曾這樣說過。

“不過，怎樣呢？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那個女人不是很漂亮的嗎？”

“什麼漂亮！完全是女伶似的塗着白粉，假使把那

娼婦的衣裳剝去了，看她還漂亮不漂亮吧，她不過打扮得妖精似的擅長掏男子的腰包吧了！”

“你認識她嗎？你見過她嗎？”

“那自然見過咯！你還沒有來的時候，她曾在這裏住過好幾次。那時毫的三毛貓！時常都擺着架子說些討厭的話。每晚睡覺的時候，都一定要喝什麼開水，要這，要那，麻煩不了！儼然是貴婦人似的，擺着架子說“我從小便這樣習慣了。”，吹什麼牛皮，看她的樣子也不像是貴婦人！如果真是上品的，那她一定很客氣的。就是對下人也一定說“勞駕”或“多謝”的。而那三毛貓却只是命令似的說“拿什麼來！做那個東西！收拾這裏！””

“她叫什麼名字呢？”

“什麼名字嗎？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最後的名我却忘記了。在街上大家都叫她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

“我想見見她。“華西利莎把烏奧洛查亞留下的字條揉成一團，囁嚅着說。

“那不成問題。有樂隊到公園去的那天，她一定會去的。明天我和你一塊去吧，你便可以看看那娼婦。她簡直像從前莫斯科街上夜遊的女人。”

“有樂隊去的時候去，好吧！馬利亞莎美約維娜我

們一塊去，我看看她是怎末樣的人物我便安心了。”

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不知怎的不說什麼話，只是搖她的頭，但也並不特別阻止華西利莎。她覺得，看看這兩位情敵的情形怎末樣也是很有趣味的。



華西利莎走進黑暗的房裏。她沒有點燈。她覺得這樣黑暗她更安慰一樣。她睡不着。

朝陽來了。萬象都很光輝，烏奧洛查亞再很精神地工作，她也很忙。她想回鄉去。因為她不想光是做一位“經理太太”。自和烏拉奇美爾約定大家都以赤誠相見以後，她的心裏已經輕鬆了許多了。可是，痛苦却還沒有完全除去。那並不是嫉妬。也並不是因為烏拉奇美爾破約，他對朋友們怎樣往來都完全源源本本地對她說明了。可是，她仍然不覺得幸福。

她自己問自己，她究竟要什麼呢？她並沒有想到烏拉奇美爾能完全回到她那裏，和那個女人完全脫離，這是事實。而事實也是這樣。那恰是華西利莎曾留意過希望過的。

那樣下去，結果如何呢？他們樂少苦多，一點也不能發展。烏拉奇美爾又和那個女人歡娛終宵，華西利莎

獨自在黑暗的家裏走來走去。他並不憐憫華西利莎。他所愛的究竟是誰呢？是他的朋友，他的同志華西利莎嗎？還是現在那個女人呢？他說過他是愛華西利莎的，可是事實却並不是這樣。她想到這裏，更增加她的痛苦。如果他不愛她了，那她便可以乾乾淨淨地走開。可是，這樣的情形終於得不到。如果是她的誤解，那他或再會自殺。華西利莎不能拋棄了烏拉奇美爾不管。怎樣才能遠離他呢，她的心裏抱着這個苦悶。他不在身傍的時候她還比較容易忍受。

她雖然愛他，可是他並不了解。好像走入森林的歧路一樣，越走入森林他們便越距離得遠。她愛烏奧洛查亞，但在她的心底裏却好像對他日益增加了痛苦。爲什麼他要和那樣的女人發生關係呢？假使她是我們的同志，是一位女共產主義者，那她還不會那樣傷心。可是，她不是完全是一位資產階級的殘屑嗎？烏奧洛查亞也親自對華西利莎說過。她不是同志，只是很貴族很墮落的女人。她不了解“波爾什維克”也不了解“共產主義者”她只是整天做着白日夢！她是在窮奢極侈中生活的，家裏有十七個用人，她自己有一匹馬。她騎起馬來是很得意的父親是白軍的軍人；母親在革命的時候死了；她的

哥哥也是軍官，可是現在也行蹤不明了。只剩下她自己一個人到處找尋職業。她通曉幾國文字，所以採用她為行政部的秘書。烏奧洛查亞便在那裏碰見她。她便和他陷入戀愛中，寫信給他。

那時，華西利莎遠離他方，只有烏奧洛查亞獨自一個人。因此，他們便開始發生關係了。但這事給事務所知道後，便把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開除停職了。沙威里埃夫便請她做秘書。

“光是做秘書嗎？”華西利莎忍不住這樣問了出來。她很焦急地望着烏拉奇美爾，想曉得那個女人的真相。

“爲什麼說那樣輕薄的話呢？”烏拉奇美爾憤怒地說，“不知羞恥的那樣說！別個女人這樣說還不要緊，可是我真想不到你會那樣污辱她。怎樣？不是不像你說的嗎！”

他對華西利莎說，沙威里埃夫對，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簡直是父親，最少是保護人，連她的父也曉得的。那時，妮娜孤苦伶仃，他照顧她，與她以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幫助，在行政部給她找了職業。她解職以後，他又幫助她。她沒有地方住，到那裏去才好呢？到烏拉奇美爾那裏去嗎？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沙威里埃夫便叫

她到他的家裏去。可是，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不想去。那末，不是要迷在路頭嗎？因此，沙威里埃夫再找了一所小房子做他的事務室，叫妮娜便住在那裏。“這些，他完全站在她的保護者的立場上做的。他很可憐她，時常都照顧她。”

“那末是戀愛了！”華西利莎又忍不住似的說出來。她懷疑烏拉奇美爾太祖護那個女人了。他本來太信任別人的，但華西利莎却懷疑她。大家都說她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可是……

“胡說，你太誣蔑人了！返覆說着那樣卑污的話有什麼趣味呢？如果你想曉得那事實，那末，問我吧！妮娜是誰也不想的妮娜只愛我一個人。假使那就是真的，那愛她的豈止沙威里埃夫一個人？她認識外國貿易部的一個人叫做馬克列曹的。那小子供奉她以奢侈的生活，但是妮娜並不睬他。沙威利莎也許愛妮娜，我不敢否定但恐怕也不過純粹是父親的愛，妮娜在看起來，他是不配的——要他做一位男人實在是不配的。所以他倆沒有發生什麼關係。那樣的事不是不應該那樣想法嗎？我是了解妮娜的——那是可以安心的。”

她曉得他益發興奮了。說他是想說服華西利莎不

如說他是想說服他自己。最使她痛苦的是一切都和沙威里埃夫有關係的事實。她開始便不滿意他。監察委員會的人們忠告她叫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脫離他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我不相信，沙威里埃夫和那個問題沒有關係。不是大家都那樣說，說你和沙威里埃夫一人占據了她的一半嗎？”

“誰對你那樣說的，我便當面唾那壞蛋！華西利莎，你不要誤解我。老實說吧，我和妮娜發生關係的時候，她還是一位處女。她是純潔的……”

“純潔的？”

華西利莎好像一枝大針刺進她的心臟一樣，胸前非常疼痛。那是許久以前的事了。一九一七年的一天晚上，在華西利莎的家裏喝茶的時候，他曾這樣說過“我爲了一位純潔的處女便有勇氣了。”而後來，他愛撫她的最初的晚上，他不是那樣說過嗎？“在世界上再找不到比你更純潔的人了。”

“純潔的？那裏，你說什麼話呢，烏拉奇美爾？肉體和純潔有什麼關係呢？簡直是向右轉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就是資產階級也不會這樣說！”

“唉，請你聽吧，華西亞。我並不是那樣想的。她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我沒有和她結婚而占有了她的處女，在她是莫大的悲劇。所以，她覺得她已“不能再見天日”了。她的痛苦你是不了解的。她不絕地痛哭。請你想想吧，華西亞。她並不比我們無產階級，她覺得，最初占有她的處女的男子便要和她結婚的。”

“爲什麼你不早對我說呢？有誰會阻礙你和她結婚嗎？我？”

“啊，華西亞，華西亞。你從前是很聰明的——但對於戀愛的問題，你却畢竟是一位女人。和別的女人們一樣了。你想，我怎樣能夠和她結婚呢？我和她又不是同志——一切都不相投。所以我和她不是戀愛，只是同情。這點，你大概可以曉得吧？”

不過只是同情嗎？真的這樣嗎？她不能相信那樣只是同情。

“你和她已然不是互相戀愛互相理解，那末爲什麼你不能離開她呢？你們兩人不會痛苦嗎？”

“我怎樣能夠拋棄她呢？那並不是那樣單純的問題。我離開了她以後，她到那裏去呢？到街頭去嗎？跟沙威里埃夫去嗎？還是做賣淫婦去呢？”

“那有什麼困難！找個職業便好了！”

“職業！那是多不懂事的話！這時，大家都還昏在夢中，那裏有適合她的工作。無論如何，妮娜也不能到工場去做工的。”

爲什麼不能到工場去呢，那位活動的女人？華西利莎想。可是，她因爲烏拉奇美爾還沒有恢復健康，醫生還禁止他的一切興奮，所以她願着烏拉奇美爾想說又沒說出來。但是他已經看出那個意思了；

隨後，華西利莎彷徨於黑暗的房裏，心裏還是想着那件事。爲什麼她不吐露出實情來呢？爲什麼她不把她自己對於個個女人所想的一切事對烏拉美奇爾說出來呢？她想妮娜康斯丹清維諾娜並不是真愛他的，她不過把他來玩玩一舉兩得吧了。華西利莎憎惡那個女人，不獨因爲大家說她的性格很壞，而且因爲她的心情實在不大純潔。就是賣淫婦，但比那些所謂上品的貴婦人更好的實在很多。華西利莎想起了那縮毛的新嘉的事。她給白軍鎗斃的時候，還高呼“蘇維埃政府萬歲！革命成功萬歲！她不過是一位賣淫婦，所謂最下層的女人吧了，但是革命勃發的時候，她便挺身革命，做最困難最危險的事務。她致全力於革命警察局中。假使烏拉奇奇美

愛這樣的女人，那華西利莎。還可以諒解。但是，現在，他却愛“那樣的姑娘”那資產階級的成果！她是怎樣也不能做同志的。她連心臟都不紅了！只是拿烏拉奇美爾來玩。他實在太好了，他實在太信任她了。那實在再不能忍耐，怎樣也不能妥協了！

她有什麼東西能夠維繫他的呢？光是對她的同情嗎？“我真是一個弱者。”什麼話？他說她是純潔的？！說些什麼話？純潔嗎？現在恐怕連一點純潔的影子也沒有了！拿她來做從前贈給男子的東西也許可以！他實在太信任那壞蛋的女人了。——華西利莎很憤恨那個女人。

“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太太，你時常在房裏這樣行來行去做什麼呢？”

亞利亞莎美約維娜大聲地說，截斷了華西利莎的聯想。

“你要愛惜愛惜你的身體才好，不然，明天開會你又會很疲倦了。爲什麼還不睡呢？你想等老爺回來嗎？你太不懂事了。老爺在那娼婦那裏盡情享樂去了，回來後那裏還能到你房裏去呢？我把老爺的牀擺在應接室裏吧。”

華西利莎兩手撲在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的身上，

更覺得悲哀！連他人都很可憐她。而他，她的愛人，她的丈夫，她的朋友却用同情的全部，好像給毒蛇捲着他的身心一樣沉迷在那個不好的女人的懷裏！



“睡了嗎？華西姑？”

烏拉奇美爾走進寢室裏來點着了燈。華西利莎躺在在床上，睜大了眼睛，心裏非常苦悶怎樣也睡不着。

“還沒有睡。”

“華西姑，又怒我了嗎？”

他蹲下床前去想和華西利莎接吻。可是她拒絕了他。

“又發怒了！當時約定的怎末樣了呢？我對朋友們的一切都真實地對你說明白了，你不是要求那樣的嗎？而現在你又……我還是撒謊的好！”

華西利莎不答。

“唉，華西亞，我們不是不再吵鬧了的嗎？爲什麼又發怒呢？因爲我到妮娜那裏去來嗎？請你想想吧；華西亞。我如果只是和你住在一塊，那她怎末樣呢，不是很孤寂嗎？我病的時候，她簡直雙倍的擔憂哩！”

“那於我有什麼關係呢？”華西利莎想這樣說，可是沒有說出來，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她的心又劇烈地鼓動起來。

“你不要以為我有什麼不軌的行動吧，華西姑。並不是只有我和她兩個人在那裏。沙威里埃夫也在，伊凡伊華諾委奇也在。我們是商量事情的。你想曉得我今天到那裏去幹什麼嗎？好的，華西亞——我去給她辭別。爲什麼你要圓睜着眼睛看我呢？你不信我說的話嗎？去問問伊凡伊華諾委奇吧。我今天叫他來便是請他幫忙整理那些事。叫他幫忙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搬到別地去，叫他付房租和辦別樣事。”

“那個人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華西利莎不很關心似的說。

“到莫斯科去。沙威里埃夫同行，他的親戚在那裏，妮娜或許便住在那家裏，再找什麼職業。那樣，我們大家都可以輕鬆許多了。”

華西利莎默不出聲，但在她的眼底却還藏着疑惑。

這個意外的變化是怎末樣的呢？發生了什麼事呢？他不愛她了嗎？

“關於戀愛問題的話，這裏不說，那完全是別個問

題。但是妮娜早已曉得不能再這樣繼續生活下去了，所以她決意到莫斯科去。她早已覺悟了。你棄我而去的那天早上她便這樣打電話給我說，她已經不願再這樣的生活下去了。無論如何，這個或那個你任揀一個吧，不然我便到莫斯科去了。……”

“啊，這樣嗎？所以你要服毒啊！一個女人走了，還有一個又以如不結婚便逃走爲要脅。我通通明白了。你恐怕失掉了那個女人！我是多笨多蠢多呆喲！我以爲你完全爲了我而悲觀而死的！”

華西利莎痛苦地“歇斯的里”地笑着說。

“爲什麼，華西亞？”你完全是曲解！爲什麼你會有那樣的惡意呢！你已經不是從前的華西姑了。“烏拉奇美爾很悲觀似的說，離開了床。“我想互相諒解，結果却愈弄愈糟！我對你自白了一切，希望我們不要隱瞞着相互的秘密。但是，我曉得了，我越暴露真實，你便越曲解！你已經變了，變得非常殘酷了。”

“不，不，請你不要說了吧。烏奧洛查亞！”華西利莎的聲音好像破鏡似的，心裏絕望到打顫說：“請你明白答覆我問你的話吧。你爲什麼要叫那個女人到莫斯科去呢？你愛的已不是我，而是她了。如果你是愛我的，今

天你便應該和我在一塊。可是，你只是思念着那個女人，同情那個女人。”

“華西亞，華西亞，你說的話實在錯誤了。你如果明白妮娜在這幾個月來怎樣的情形，你便不會那樣想了。她是那樣年輕——真還是一個孩子。她又沒有一個親友，誰都想欺侮她。那是爲了什麼呢，華西亞。她是爲了不幸才戀我的。華西亞，在你，有黨，又有同志，而她却前後只有我一個人。我一個人是她唯一的保護者，唯一的支持者。”

烏拉奇美爾把手歛在背後，在房裏走來走去，他對華西利莎說，妮娜已經懷孕了。他的兒——他的夢呵！那是怎樣的喜悅！那又是怎樣的悲哀喲！

“那孩子在那裏呢？”

華西利莎戰慄着問。

“你許曉得，妮娜是不能夠養育那個孩子的，這在衆口鑠金的社會！而且，你曉得了，你又會很痛苦！我倆顧慮着你！妮娜却只是哭，哭，哭個不休！可是，爲了你，華西亞，我們把那孩子解決了。”

爲了她？什麼呢？他和一位不是同志的女人商量，和一位不是同志的女人說“顧慮着她！”而他對華西利

莎却好像不是他的朋友，他的同志而是他的敵人一樣。他不把那個困難和華西利莎相量而要跑到他的對手，那個妮娜那裏去。他太接近她了——現在，他是屬於她，不是屬於華西亞的了。

“你來的那天，我便曉得妮娜妊娠了。所以我不絕地非常痛苦，華西亞喲，現在，你曉得了吧？”

她默默地點頭。

烏拉奇美爾還繼續着說話。他說妮娜因為不想給人家傳出去，所以移到別條街。請沙威里埃夫在那裏找房子。然後她便去墮胎。但是，手術弄得不很漂亮，所以發生了種種麻煩，烏拉奇美爾便要跑去安慰她。

“那不是發送的職工們要罷工的時候嗎？”

“啊，那時候……唔，是吧！所以那天你在食堂裏流淚。那自然不是爲了罷工而是爲了妮娜。”

“那不是沙威里埃夫到的那天早上，而那個女人也回來了嗎？”

華西利莎繼續着問。

“是吧！”

“那我明白了。”

二人沈默着，都在等候着對手開口。剛才是惡口亂

吵，現在他們又在那裏後悔，但是那已經來不及了。他們的戀愛已經破裂，刻下了深痕了，那美滿的溫柔的幸福早已消失了！

“華西亞！”烏拉奇美爾衝破了沈默的壓迫說：“使你這樣痛心的究竟是什麼呢？誰不對呢？請你說吧，我不願意你憂鬱。我願意盡可能地解除你的痛苦。”

“那又可以不必，烏奧洛查亞。我只要你把我當做你的同志便好了。”

烏拉奇美爾再坐下她的身邊去，拉着她的手。

“啊！華西亞，我早已知道你是我的同志。所以我更痛苦。”他和以前一樣把頭伏在華西利莎的肩上。華西利莎摸着他的頭，她那混亂了的心覺得有一種微妙的甘美的歡悅。就是有什麼蹊蹺，可是，他不是和她在一塊嗎？他還是從前的他，他還是愛她。

“唉，烏奧洛查亞，我去了，你和那位女人在這裏不更好嗎？……”她很慎重地說。

“你還要這樣說嗎？華西亞？請你不要苦我了吧，你不獨不救我，而且還要陷我於邪途嗎？我在我的同志你面前已經披肝瀝膽了，一切秘密也已經對你說過了，而你又說要走嗎？”

“爲了你，烏奧洛查亞，如果你是戀愛那位女人的。”

“戀愛是什麼呢？華西亞。我明白的認識，戀愛是需要共鳴的。妮娜和我又沒有什麼共同點，她又不是同志，對我又不是像你那樣的友人。我不過是因爲可憐她保護她吧了。如果我拋棄了她，我們兩人分別了，她會怎末樣呢？我對她還有一種責任。你不明白嗎？因爲我初次占有她的時候，她是一位處女的緣故。”

“爲什麼那樣愚笨呢？烏奧洛查亞。你要負什麼責任呢？那個女人也並不是小孩子，她自己應該曉得爲她自己打算。現在，誰還會說出那樣愚蠢的話呢？”

“那是你的無產階級的思想。可是，妮娜並不是那樣。在她看起來那實在是一個悲劇！”

“是的，所以我要去，你便和她結婚，我不是這樣說過了嗎？”

“又來了！華西亞！我不是說過請你不要再苦我了嗎？第一，已經太遲了。一切都已經解決了。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下星期四便到莫斯科去了。一切都已經結束了！關於這事的話請不要再說了。”

烏拉奇美爾很明確地靜靜地說，她不能不相信他。

“那末，華西亞，這二三日內請你忍耐一點，不要暴

亂了吧。她走了。我們可以快活地生活，比以前更快活地生活了。啊，我們已經撈苦夠了，不過，那越發使我們親密地結合。”

烏拉奇美爾兩手抱住華西利莎，吻她的眼睛。

“華西姑，今晚我和你一塊睡，好吧？我實在很困倦了，頭昏得利害了！”

他躺在那裏把頭枕在華西利莎的肩上，馬上便睡下去了。

可是，華西利莎却睡不着。如果他是愛她的，他應該愛撫她。如果他是愛她的，她應該了解這種寂寞。她望着他。在這看慣了的頭中好像秘密着什麼不可思議的不能了解的思想一樣。那長長的臉毛已變成遮蔽那向着她的溫柔的腫睛的臉毛了。那香柔的嘴唇，時常追求着的嘴唇，已經變成燃起掩覆那個女人的情熱的嘴唇了。

她從她的肩上推開了烏奧洛查亞的頭。在她看起來，這人畢竟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

“爲什麼推開你最親愛的烏奧利亞呢？”烏拉奇美爾睡着嗚嗚着說。

“你的最親愛的烏奧利亞！”這究竟是誰的愛稱呢？

那並不是華西利莎說的。他混同了二個女人了。他連睡夢中也思念着那個女人。

華西利莎推開了發着鼾聲的她的丈夫的臉。這還是她的愛人嗎？這還是她的朋友，她的同志嗎？還是當時爲蘇維埃而戰的她所愛的男子嗎？

他已經是別人，完全是別人了，
她戰慄起來了。獨自一個人實在太寂寞了。

十二

在公園裏。那酷熱的盛暑混和着塵埃普罩了很大的廣場。期待了很久的雨，至今還沒有下。只要一下雨，那樹上街頭的塵埃便可以洗淨，草木也可以生長了。

樂隊只在幾個聽衆之前繼續演奏。小孩子們在那裏跑來跑去。幾個赤軍兵士坐在人羣之中，擁着戀人的便在那裏散步。在樹蔭下的椅子上坐着一位穿着法衣的和尚，扶着手杖，夢入忘我之境。他的身傍有一位奶媽，喂着小孩。

華西利莎和馬列亞莎美約諾維娜便坐在那椅子上。傾斜下去，從那裏可以看見所有的景物。

他們等待着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

“爲什麼還不見那位貴婦人太太呢？平常，音樂一響她便穿着她的衣裳來的。貴婦人太太一定是穿着今年最新流行的時裝來的。大家都拿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做時裝的樣本，因爲她時常都喜歡穿最新的時裝。”

華西利莎漠不關心地聽着這些話。她很想見妮娜。她是怎樣的女人呢？同時，她又有點懼怕妮娜。如果她見了她，她還可以忍得住嗎？

“那位是嗎？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那位，那位坐在樂隊右面的椅子上穿着桃色的衣裳的是嗎？”

“什麼，那位不是她。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不是那樣的。一看便知道她是和他人不同的。她才真是好裝飾的人啊！”

他們坐在那裏心裏等待着。可是妮娜還沒有來。他們正想回去，明天再來，不意他們便看見她。妮娜站在公園的那邊，樂隊的面前。她與莎威里埃夫和別的委員會的二個人在那裏談話。許多人凝視着她，而她還是不以爲意地傲然站在那裏。

這樣的她嗎？軟軟的紫襪包着她的身體，薄薄的衣裳顯現出她的胸前的曲線。套着長長的砂色的手套，那漂亮的帽子低低地蓋着她的額頭。華西利莎看不清楚

她的面孔，只能看見那輝紅的血一樣的嘴唇。

“啊，真紅的嘴唇啊！”

“那有什麼，胭脂吧了！”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那樣說明，“看看她的眼睛吧，簡直是塗了煤一樣。如果誰用海綿把那些洗掉了，那末，你看看吧！如果我也用胭脂水粉那我也是很漂亮的！”

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拿着一把白太陽傘，那白鞋的尖點在地面上。她的身子擺來擺去的笑着，委員會的人們也陪着笑。

沙威里埃夫很難過似的站在她的身邊，拿手杖在砂上寫字。

“那帽子戴的太低了，看不清楚她的面孔。”

華西利莎很不平地說。

“喂，在她的旁邊走過吧。你可以再看清楚一點那個三毛貓。那樣的女人也可以說是美人嗎？呸！我在哥倫波委夫人那裏做事的時候，那位身心都漂亮的太太才可以說真是美人啊！那樣和她比起來，那個女人算什麼，連她的小手指頭都不如哩！”

可是，華西利莎的好奇心使她很痛苦。她要曉得爲什麼烏奧洛查亞會愛那樣的女人。

華西利沙和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已站起來要走過妮娜的面前的時候，她便對委員會的人們說“Good By!”了。華西利沙聽見她很大聲的說，“到莫斯科再會吧。”她在園裏行了一週便到園門口去。沙威里埃夫跟在她的後面。

“不要跟着那個女人吧。那樣不行的，華西利沙德孟登維娜太太。讓那娼婦那黃雀先行吧。大家都認得你的，如果你跟住她，謠言又會很利害了。”

華西利沙慢慢地走着，眼睛老是釘着她。

那是身材很高很苗條的女人。走起路來肩膀微動。妮娜的頭離開了音樂堂漸次低下去了。華西利沙以為妮娜哭了。沙威里埃夫靠近她的身傍，好像請求她原宥什麼似的，可是妮娜只搖她的頭拿起那柔軟的手套在那裏抹眼淚。她也哭了嗎？她來向音樂作最後的告別嗎？那末——那末，她還愛烏奧洛查亞嗎？她不是只要從他那裏得到什麼嗎？華西利沙的心亂了。自看見了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後，她的心沒有平靜過。現在使她痛苦的，已不是嫉妒，而是另外一種新的感情了。好像對妮娜有一種什麼同情似的。為什麼她要哭呢？為什麼她要來聽音樂呢？是爲了和她的幸福告別嗎？

一種新的重荷又占據了華西利莎的心。因此，她又痛責她自己起來。難道她到這裏來是求那樣的心情的嗎？爲了自己的情敵，阻碍自己的前途的女人的痛苦而痛苦嗎？那是多麼可笑的事！



妮娜到莫斯科去了。她和沙威里埃夫已出發二個星期了。照理華西利莎現在應該很快活地生活了。那障碍物已經遠去，只留烏拉奇美爾和華西利莎兩人同住了。那末，在他看起來，她一定是更可愛，更寶貴的；那方面的事不過是一時的吧了。

華西利莎也笑逐顏開笑起來了。她很少咳，照常到黨委員會去了。烏拉奇美爾也在那裏工作，根據“新的加”的立案開始整理事務。那事務辦完以後，他和華西利莎便要轉到莫斯科那裏任新的事務去。烏拉奇美爾完全埋頭於他自己的事務中，幸福地生活着。

可是，在這些時候中，他們的心裏已缺少了喜悅，那是無可如何的。烏拉奇美爾確實並不冷淡，他的大部分已經變了。常常會憂鬱，常常會發怒。

爲什麼華西利莎要那樣遲才從黨部回家呢？這很使他們的人客迷惑，因爲主婦不在家裏客人們便不能

吃晚飯。有時，因為軟領的事也會吵起來。一條洗淨了的軟領都沒有了嗎？那時，華西利莎便說，這關我什麼事，你應該自己注意的，我又不是你的洗衣匠；你吩咐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去吧。二人怒得面紅耳赤的時候時常有一——那究竟爲什麼呢？不過爲了一條軟領那樣無謂的事吧了。有一天，華西利莎冒雨回家。因為恐怕灑濕了帽子，所以她把帽子放在黨部，用肩披蒙着頭回來。烏拉奇美爾看見她那樣的情形，很不高興似的說。“看你像個什麼哩！鞋又弄得老髒，裙又滿身是泥，簡直是鄉下女人一樣把肩披蒙在頭上。難看極了！”

那時，她真忍不住了！

“我們是不能穿着時髦的服裝去獻媚他人的。雖然是這樣，我也從來沒有受過沙威里埃夫的一點恩惠。”

烏拉奇美爾凝視着的眼睛好像利刃似的險惡。默默地，華西利莎以爲他會打過來。

幸而他抑制着他自己。

在他們二人之間，大概有什麼東西不真實的。本來，華西利莎和烏拉奇美爾都很希望做很要好的朋友的。可是，爲了一點很小的事他們又互相憎惡起來。烏拉奇美爾常常夢想着新地位的事，怎樣把家裏裝飾得

堂堂皇皇，怎樣把一切整理得妥妥帖帖。

可是，這些事却是使華西利莎很討厭的。把家裏裝飾得堂堂皇皇又有什麼意味呢？對於那樣的事又有什麼愉快呢？如果和民衆的幸福有什麼關係那還有可說。可是，烏拉奇美爾却和她的意見不同，很狹隘地非難她。

華西利莎到馬克思主義俱樂部去討論，說只有經濟問題決定歷史的一切，同時影響到思想觀念。她漸漸興奮起來，她想把那時討論的情形告訴烏拉奇美爾。可是，他聽了却很討厭！那一切都是空論！只有於他的企業有利益的才是有用的工作！兩人又爭吵起來。

只有他們兩人在一塊的時候，他們便怎樣也找不出什麼話來說。他們打電話去叫伊凡伊華諾委奇，他來了後，他們兩人還有點興趣。

華西利莎等待着從故鄉來的消息。但是，直至現在還沒有等到。格爾西亞和斯達般阿爾克莎委奇也沒有寄一個字來。究竟爲什麼呢？

華西亞心裏這樣想，想來想去都想不明白。快回故鄉去工作吧。去還是不去呢？



從鄉里寄來了一封掛號信，那是斯達般阿爾基莎委奇寄給她的很簡要的信。他想請華西利莎去管理某地方的數處紡織工場，依照中央管理部的指示改組。如果華西利莎答應去，那末她便要住在那裏，不能住在街上。他請她快點答覆。

華西利莎的心安定起來了。她憧憬着她的故鄉的人們。像她現在這樣的生活究竟有什麼興味呢？已沒有工作，又沒有歡樂，只是平板地機械地生活着！她和縛住了她的手和腳一樣！她想起了他的哥哥柯利亞捕來的一隻八哥鳥的事。他在森林裏捕到那隻八哥，因為恐怕她逃走，所以縛住了牠的兩翼，那隻八哥在床上跳來跳去，張開嘴，睜着牠的黑眼，向着窗外，想飛又不能飛。

飛了二三次都飛不動，悲痛地哀啼着，還是困在床上不能越雷池半步，好像完全還不會飛的一樣。現在，華西利莎所遇的事便和這個一樣。她的翼也給人家縛住了，想飛也不能飛。爲什麼要縛住她的翼呢？爲了歡樂嗎？還是爲了戀愛呢？不，都不是！她只是爲了顧慮着對烏拉奇美爾的不安而緝住她的手足。也許是爲了感謝他，遠離了那個“三毛貓”和她共住的緣故吧，那柔細

的絲還連繫着他們，可是，那絲把華西利莎捲捆着，她覺得她絕望地捆在那個網中。

利莎說，“我真不明白你的心，華西利莎夫人。你簡直好像情願做一位經理太太一樣。難道你不能從他那裏解放出來嗎？”

她要怎樣才能切斷那個柔絲，衝破那個羅網呢？

華西利莎緊緊地握着斯達般阿爾基莎委奇給她的信。她好像恐怕會失掉那封信似的，她以為那是神明一樣的可以救她的護符。

“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太太，沒有啤酒了。請叫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先生去叫工場送些來吧。如果不然，那末，有不速之客到來，便沒有在手頭了。那並不是可以用空氣製造出來的。”

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很不服似的，望着華西利莎說。

“爲什麼你老是那樣憂鬱呢？到底是什麼原因呢？那個很好裝飾的三毛貓，多謝天地，已經到莫科科去了。而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先生又整天都和你在一塊，什麼地方都不去了。那末，你還老是在那裏憂鬱什麼呢？男子是最討厭那樣的。做丈夫的都很希望他的

妻子能夠給他說笑話，而勞苦了一天也希望家庭能給他以一點愉快。”

華西利莎聽了微笑着想。馬利亞說的許是對的。是豹，她的心旌又搖動起來了，她要做一位像一九一八年的天使一樣的華西亞。那時，有許多工作，又有許多歡樂的事。

隨後，她到事務所去找烏奧洛查亞。他想不到她會來找他的。她想，見了他以後，把那封信的事告訴他——而且笑着對他說，她因為捨不得離開他所以她拒絕不去了，使他曉得她是怎樣的愛他。他便會很喜悅地伸手抱着她，吻她的鳶色的眼睛。他又叫華西利莎是他的天使的華西亞了……

華西利莎穿上白色的上衣，佩上青色的領帶，她站在大鏡的面前，把帽子蓋着她的頭髮。她想，今天要使烏奧洛查亞痛快痛快了，連贈品都帶了給他——那無價的贈物，她拒絕了斯達般阿爾基莎委奇的請托！她要和烏拉奇美爾一塊兒到新任地去，且在那裏找點什麼事幹。

華西利莎走到管理部的事務所，踏進經理的事務室去。室裏空着沒有人。說他正在開會，不久，大概十分

鐘的樣子便可以回來。

華西利莎利用等待的時間在那裏翻看莫斯科的種種報紙。她不禁微笑起來。她想，現在，她可以和烏奧洛查亞商談一切事了——說他離開了那個女人，說他更愛着她。

有人送些郵件來，放在經理的檯上後便走了。有寄給她的信嗎？她一封一封的拿來看。哎呀——她的心忽然又急劇地跳起來了。一封細細的有色的信封上，寫着彫刻一樣的可愛的筆蹟的信。很明白的，那並不是別人的，只是那位女人，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的信。

不是一切都已經終結了的嗎？難道一切還依然繼續着嗎？騙人的嗎？華西利莎心裏又跳動起來，永遠，永遠無涯際的跳動着。

她的心又波瀾起伏了。她叩落了放在桌上的灰色的碟子。

華西利莎看見了那細細的有色的信封，她直感到那封信包含着她的運命。她把那信放在她自己的口袋裏，現在她可以知道事實的真相了，現在她可以戳破那些說話了。

烏拉奇美爾和一位監理部的委員一塊走進來。

“什麼，你來了嗎？華西亞，什麼事呢？還是只來這裏玩玩的呢？”

“沒有啤酒了。請你叫工場裏送點來好吧？”

“你也管到那樣的事了嗎？你真做起賢內助來了嗎？你已經沒有那天使的華西亞的面影了。”烏奧洛查亞很幸福似的笑着說。

“笑吧，你笑吧！可是我要衝破那束縛住我的你的羅網了！我要揭破那悶葫蘆裏究竟賣的是什麼藥了！”

“什麼事呢，華西亞？請坐一會吧，很忙嗎？”

她默默地點頭。她憤怒極了！

她因為想快點讀那封信，所以急欲回家。她走到市立公園去，坐在椅子上，拆開那有色的信封來看。

“我的最親愛的烏奧里亞！我的王子，我的可愛的罪人嘍！”

這已經是第三日了，還沒有看見你一個字跡，也沒有接到你的半個字。你已經忘記了我不愛你戲謔過的妮娜了嗎？你不愛你那小小的埃及的猿猴了嗎？我不相信，怎末樣我也不相信！不過，我也很怕，因為你和她同住，而我却冷清清地獨自一個人！你的“顧問”會改變你的心的。她一定會使你確信，我倆的戀

愛是違反共產主義的罪惡，要你趕快拋棄那些斷絕共產主義使你喜悅的一切，只和那顛狂的信者共同生活。我實在很怕她！我曉得她是有支配你的力的。但是，天啊，我並沒有奪去她的一點什麼！我並沒有什麼奢望！無論如何，她也還是你的太太⁰，朝朝暮暮都和她在一塊，而我，不過爲了我們的愛才希望有二三點鐘的時間。請你可憐可憐我吧，——我只有你一個人，在茫茫的人海中，我只有你一個人！

在夜中，我一想到這可怕的事，我便驚醒了。你不愛我了吧？你拋棄我了吧？那末，我會怎末樣呢？想到這裏我實在覺得很可怕！你不是也曉得尼加諾爾普拉特諾委奇好像蜘蛛似的脫伺着我嗎？他對我自然好像是父親一樣，——可是我們是曉得他所希望的是什麼的。他伺隙着你拋棄了我，沒有人保護我，只是我獨自一個人的時候。我實在憎惡他，我覺得把我自己托蔭於他，倒不如到街頭賣笑去！

啊！烏奧利亞，烏奧利亞！我最親愛的，我最摯愛的戀靠着的愛人嘞！我們沒有方法解除這些苦惱嗎？你不能解救你的妮娜嗎？你不可憐憫了嗎？你不保護她了嗎？

烏奧利亞，我哭了！請你可憐可憐你那可愛的小猿吧！我曉得，冷酷的不實的你已經不顧我了，你已抱着我以外的女人了，你一定是愛着那個女人了！我是怎樣的痛苦，怎樣坐立不安的痛苦喲！

我熱望着你，我熱望着你的熱烈的無涯的愛！你不戀慕我的紅唇，我的擁抱了嗎？我的綾綉一樣的手抱着你，我的乳房戀着你的愛撫。

烏奧利亞！我難堪極了！我怎樣也不能離開你的。爲什麼你要送我到斯莫科去呢？真的爲什麼呢？

但是，這次是我們最後的別居了。這次你到新任的地方的時候，你一定要在郊外給我找一個小小的房子，無論誰也不要讓他們曉得我住在那裏。晚上你到我那“微妙的小家裏”來的時候我便會告訴你，在這世界上沒有比我們兩人的愛更重要的東西。那末，你什麼時候來莫斯科呢？她真的和你一塊兒到這裏來嗎？爲了賠償我現在的寂寞我們最少要同住一星期！真的，最少一星期！

尼加諾爾昔拉特諾委奇說你這次到新任的地方要找一個漂亮的房子，那有“高息克”式的食堂的房子。可惜沒有食堂用的電燈。我在這裏找到了一盞很漂亮

的“新園德利亞”的吊燈，很藝術的，可惜太貴一點。我想你是一定愛牠的。

我說話說得太多了，一寫便這樣長！恐怕你找不到收藏的地方了。這些都是費話。我真的要哭了！你曉得我是怎樣的痛苦吧？啊！爲什麼人生老是一點幸福都不能給我呢？唉，請你不要討厭吧，我不再說什麼廢話了。在過去的許多時日中我也有點覺悟了。你做你以爲對的事吧。怎樣我也滿足的。我只請你給我一件東西——那是你的全部的愛情，你對那可憐的，可悶的，可哀的妮娜的憐愛！

我的通訊處是莫斯科奧斯特先街十八號第七間。你上次寄來的信，寫錯十七號，險些收不到了。

從踵至頂都是你的的——你親愛的愛人妮娜”而在信外又寫了一行“我在莫斯科找到了“科多”的“洛利根”白粉了，你想我是怎樣的喜歡！”

華西利莎不獨她的肉眼把妮娜的信很注意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讀過了，而且連她的心眼都曉得了。

華西利莎讀完那信以後，那信便掉在她的膝上，隨後，她望着那乾燥的充滿塵埃的草，傾耳聽着那蜜蜂嗡嗡地叫着的聲音。蜜蜂忙亂地飛翔於草葉之間。

牠們飛了上去，很失望似的，再飛下來。“拉拉茲克”花正開着的春天也有蜜蜂。可是，那時的蜜蜂和現在的蜜蜂不同，那時是幸福的蜜蜂。但在現在的這些蜜蜂都好像反抗夏天似的很憤慨。

華西利莎一想到這些蜜蜂的事，她又忘記那封信的事了。她的心好像痺麻了似的，不覺得痛苦，也沒有什麼感覺，“那綾綢一樣的手腕”，“那全部的愛情”却是使她痛苦的。華西利莎小心地緩緩地紮好了那封信再套入信封裏去。

她站了起來，經過音樂亭走到公園的大門去。今天，公園裏很靜，一個人影也沒有，音樂也沒有。現在，華西利莎曉得烏拉奇美爾愛着誰了。她曉得他愛的不是她自己，而是那個女人了！

十三

那天，烏拉奇美爾比較早一點回來。他很高興的微笑着。那恰是從莫斯科來的吉報——中央行政部的命令，即是他的新任命狀寄到了。他說馬上便要到莫斯科去。

“莫斯科？噫，好的，去吧。我也去，不過我不是到莫

斯科而是到我故鄉的家裏去。”

華西利莎以很平靜的態度這樣說。那個小小的有色的信封——妮娜的信——現在還藏在她的口袋裏。

烏拉奇美爾沒有覺得華西利莎的難看的臉色。他沒有注意到她的蒼色的眼睛裏閃耀着的怒光。他也沒有注意到爲什麼她在那裏收拾她的東西，檢疊她的行李。

“你去探訪你的朋友嗎？好吧，我們在莫斯科相會，你還是真和我到新任地去吧。”

在華西利莎的心裏現在存有最後的一縷希望，即是希望烏拉奇美爾拒絕她，不讓她獨自一個人去。可是，這終於是無望的希望。

“我不和你一塊到新任地去。我因爲要回去做別樣工作。我想便住在我工作的地方，或許便在那裏住下去。我已在這牢獄中住夠了，我做“經理太太”已經做厭了。你還是和那位能夠使你快活的人住在一塊好。”

華西利莎的心流好像崩了堤似的，激流急喘一樣地說。她已經不能抑止她自己了，她不斷地說。她已經不讓他再欺騙了！她很高興他們兩人的戀愛便從此結束。住在這些“新的加”的人們和這樣的資產階級中，一

點事情也沒有，在她實在是一種莫大的痛苦。她只是爲了烏拉奇美爾而忍受這些痛苦。烏拉奇美爾只拿她來做唯一的家政婦，拿她來做說“我的內子是共產黨員。”的一種生活上的外套。可是使他愛與喜悅的“那不可思議的小小的家庭”却是另外一個女人的。那是多麼滑稽的事呢？烏拉奇美爾和妮娜只是忘記了一件事。那是華西利莎究竟同意再繼續這可憎的生活與否的重大的問題。

華西利莎的眼睛閃爍着可怕的綠光充滿着無限的怨憤。她已喘不過氣來，不能不暫時住口了。

烏拉奇美爾很驚惶地振動他的頭。華西亞，那是真的嗎？我真想不到你會這樣。假如我有什麼隱瞞你的地方，那也是完全爲了你的。”

“謝謝！可是，我現在已經不必你憐愛了。我並不是弱者。你以爲你的愛能完全滿足我的生活嗎？我已經不需要你的愛了，那不過是腐蝕我的毒刺。我現在已想超拔我這個身體，馬上脫離你的羈絆了。我覺得你所做的事一點興味也沒有。請你愛你自己愛的人去吧，那是你的自由，請你去和你自己愛的人接吻去吧。虛偽！欺騙！你自己忘記了你是什麼，你自己隨便背叛了共產主義

——那還有什麼話可說！”

“華西亞！華西亞！我們的友情怎末樣了呢？我們從前說過什麼都要諒解的那些話怎末樣了呢？”

“我們的友情？什麼地方有那樣的東西？什麼地方有那個友情？我已經不信任你了，烏拉奇美爾。你自己殺滅了我對你的信念。你以為，如果你跑到我這裏來說‘華西亞，我很怕咧，我恐怕有什麼可怕的事發生了。我愛着那個女人。’——我不會拉你回來，救你出來嗎？你以為我不會關心你的幸福嗎？唉，烏拉奇美爾，你已經忘記我是你的妻子，你的朋友，你的同志了。那是我覺得很可惜的——那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容赦你的！”

眼淚流落在她的瘦削的面頰上。她背着烏拉奇美爾用她的衫袖抹她的眼淚。

“我信任你是我的同志，可是，你毫無顧惜地打破了我對你的這種信念。我們已經沒有互信了，那末，我們那裏還能夠同居下去呢？現在，我已經認識我們兩人的生活的真面目了。我曉得，我們的幸福早已成煙灰了！”

華西利莎的心又沉重起來，振動着她的消瘦的兩肩。她坐在床上，用手弄着綢被。烏拉奇美爾坐在她旁

邊。

“你說我們已經是互相不認識的別人了，那末你已經不愛我了。可是，華西亞！如果你已經不愛我了，那末，爲什麼你又要那樣難過呢？而我？我不是說過永遠愛着你的嗎？請你諒解吧！是的，我愛妮娜。不過那是不同意味的。我對你的愛越發強烈，越發深刻。我如果沒有你，我便找不到我的道路了，華西亞。我無論做了什麼事，我時常都想，華西亞會說什麼話呢？會怎樣忠告我呢？你是我的引路的明燈。我怎樣也不能失掉你的。”

“你時常都只是說着你自己自身的事。你已經忘記了我了。我不能那樣的生活下去。你陷入那樣的事中我是怎樣的痛苦！我最悲痛的事是我們兩人已經不是同志了。”

華西利莎說着這些悲抑的話。

“你以爲我不曉得那樣的事嗎？怎末樣？我一點也不了解？別離的時候互相戀慕着——同居的時候却又互相挖苦。從前，你也曾這樣說過。可是，從前我們兩人曾一塊同居過嗎？我們不是還不能說有過家庭生活嗎？我們大家都忙着我們自己的工作，大家都很少見面的

時間。你曾經驗過那樣的生活嗎？華西亞，那真是很短的期間。你見過嗎？各自分開來住，要會面的時候便會面。好嗎？你想試試嗎？那時華西亞又是我的世上唯一的可愛的天使了。一點虛偽也不會有。我們因為一時的興奮便破壞了我們的友情，我覺得那實在是最可悲痛的。請你想想我的心吧！”

烏拉奇美爾說完這話便把他的頭伏在她的膝上。而她那火燒着一樣的兩手遮蔽着她的臉。

房裏又靜了起來。

他們忘記了的戀愛的微波，那熱烈的情愫又掩蔽了他們兩位戀人。埋在猜疑和反感的殘灰之下的情熱的餘燼，現在再放出一道明耀的光輝。

“我的可愛的華西亞！”

烏拉奇美爾的手抱着華西利莎，拉到他的膝上。他吻她的紅唇，他用熱情的愛撫包圍着她的身體。

華西利莎一動也不動，幾乎忘記了一切，伏在這甘美的陶醉中。

這樣很好！現在，烏拉奇美爾還是和以前一樣的愛她，還是一樣愛她的一切。他只是關懷她的事。妮娜的事已經忘記了。他對妮娜不誠實——不獨是他的肉體，

而是他的心和他的靈魂。

華西利莎常常持續她的這樣的性格，享受那殘忍的喜悅。這是使她悲痛，同時是使她歡喜的。烏拉奇美爾是怎樣不結實的男子喲！



日子是不可思議的鬱熱。

情熱的焰在憤怒和離反的殘灰之下繼續燃燒，秋風更好像吹長那爛耀着的炭火。

烏拉奇美爾已經極溫柔，華西利莎也已經改過她的素性了。他們好像再陷入戀愛的情懷中一樣。他們好像沒有了對手便不能生活。夜間，他倆都好像恐怕失掉了對手似的緊緊地擁抱着睡。烏拉奇美爾吻着華西利莎的鳶色的眼睛。她却把烏拉奇美爾的頭帖着她的心臟。二人都沒有獨占那痛苦的快樂的愛意和喜悅。他們難道已經找出新的愛苗了嗎？還是這是他們告別的最後的執着呢？抑是對那已經失掉了的不可復得的他們的幸福告別呢？

華西利莎微笑着閒談的時候，她恐怕到幾乎哭了出來。烏拉奇美爾擁抱着她，望着她的鳶色的眼睛，他在他的眼睛裏發現了無限的悲哀。在他的眼睛裏看不

見喜悅的光輝。在他的眼睛裏反映不出華西利莎的愛。這樣的眼睛好像無言地向他告別一樣。

爲了藏着烏奧洛查亞的眼睛和眼淚，爲了隱蔽那說不出的悲哀，華西利莎用她那細細的手腕攀着他的頸項。她求他接吻。他拉她到他的胸前。她讓他熱烈地愛撫……。

那是很少有的日子。蒸鬱的酷熱支配了人間。可是，他們並沒有把握住什麼幸福，他們並沒有把握住從愛中生出來的無憂的喜悅。

他們互相談着。華西利莎回她的故鄉去做工作，烏拉奇美爾却到新任的地方去。他倆用信通知，約定相會的時間。在什麼地方呢？關於地點他們一句也沒有說。關於目前的離別他們也一句都沒有說。他們覺得一切都很單純很明瞭的一樣。

他們兩人之間好像真的沒有什麼障礙了。可是，還有一件華西利莎嘴裏沒有說出的事。那是她藏起了妮娜的那封信，隨時她都還保存着那封信的事。她叫他打電報到莫斯科去說只他一個人去。爲什麼她要這樣呢？這不是使她很痛苦的嗎？可是，她却以爲那是必要的。起初，烏拉奇美爾拒絕這個意思，而很懷疑似的望着華

西利莎，很怕什麼事一樣。可是，他終於打了電報去了——而且對華西利莎益發溫柔，益發熱情。

那是一定會那樣的事。他們飲了剩下在生的酒杯中的幸福的醞釀之最後一滴。那情熱的葡萄酒包含着別離的傷痛和甘美的心情。

華西利莎很快樂，很活潑，很有生氣。烏奧洛查亞已經很久沒有看見她這樣的情形了。

“我真討厭我的皮膚，所以我要隱蔽着我的皮膚。我究竟是什麼經理太太呢？你也應該找過一位太太了。要我過Nap女那樣的生活，我是辦不到的。”

她笑着責難似的對烏奧洛查亞說。

“我不曉得你是怎末樣的太太。我只曉得你是我的天使的華西亞。我甯願放棄了五個委員會，不願失掉了你，沒有你我怎樣能夠再生活下去呢？暫時的分別是好的。可是，要永久——却辦不到。”

華西利莎笑着。那是有道理的。他們是自由的同志。有時自由相會。相會的時候，他已不是丈夫，她也不是太太。那樣，許更要好得多。

烏拉奇美爾也很同意。可是，他說，他沒有了華西利莎的伶俐的小小的縮毛的頭他便不能生活。

“在上世，所謂朋友的實在很少。唉，華西亞。特別在現在的世界中幾乎完全沒有，人們都只爲他們自身的事打算的。但是，我們是經過了無數的試鍊的眞正的朋友，不是嗎？”

他們兩人間的障壁已經沒有了似的交談着。那障壁已經打破了。華西利莎心中的嫉妒之蛇也已靜靜地躺着。她覺得她的嫉妒之心已經消失了。可是，忽然她又覺得那嫉妒之蛇又再蠢動起來。那是因爲烏拉奇美爾不能忘記過去的事，他時常說着妮娜的事，他說，她是很有教養的人，她和法國人便能說法國話，和德國人便能說德國話，她是在學校裏學來的。

“如果她是受過充分的教育的，那末，爲什麼她不去找職業呢？她想依靠別人的勞動而生活嗎？我想起她的橫霸真想流她的血。她做你的愛人或許很好吧？”

華西利莎知道說錯了話，可是已經來不及了。那蛇又在咬她。她覺得要打擊烏奧洛查亞的慾望，要使他也一樣痛苦才痛快似的。

陰暗的烏雲又遮蔽了烏奧洛查亞的臉，他望着華西利莎責難她說。

“爲什麼你要說那樣的話呢？那不難聽嗎？我的天

使的華西亞是不說那些話的。那是別個華西利莎德孟查維那吧。”

華西利莎心裏很後悔。可是，她太不能自制了。她常常使烏奧洛查亞生氣。

終於使他發怒了，可是，她馬上又很溫和地說。

“唉，請不要發怒吧。請你忍耐一會好了。我是愛你的。如果不愛你，我便不對你說，不會使你痛苦了……”

消魂地接吻。爲了沈溺於考慮與煩惱，爲了忘記，隱蔽必然的真理，他們兩人的身體在夢中搜求着。



華西利莎和黨委員會告別，檢疊一切家具。她準備了雜布，麻繩和禾葉打包。特別是爲了要使那些東西，完全搬到新任地去不會在途中弄破，她很留意地告訴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那些打包的方法。

“爲什麼你要那樣關心那些事呢？如果你已經要回你自己的故鄉去，你還要那樣關心幹什麼呢？唉，你自己想想吧。你一走了，那個女人便來了。難道你是爲她搬家嗎？”

馬利亞莎美約諾維娜很無聊地說。

爲什麼不能呢？不好嗎？她不能爲他的太太幫手嗎？如果我是他的太太我一定不幹那樣的事，她一定會責難烏拉奇美爾，爲什麼他要過那樣資產階級的生活的。可是，現在，那樣的事，和她一點關係也沒有了。他有他自己的生計，她也有她自己的生計。各自開闢各人的前途。可是，他們是僚友，又是同志。那末，她還沒有幫助他的理由嗎？如果是他的太太，他便沒有要求她期待她做那些事的理由，而現在她是爲了她是他的朋友，他的同志而幫助他的。她對烏拉奇美爾並不抱着什麼憤怒。如果他因爲行李太多，如他的箱籠，絹篋在鐵路上運輸不便那是他自己的事。在生別途中，他和她都不能干涉他人的人生，那末，她現在幫助他打包又有什麼不妥呢？

連烏奧洛查亞也不能相信他自己，不曉得從什麼時候起華西利莎變成那樣檢點的內助了。他對伊凡伊華諾委奇和監理部的那些人們都很稱讚她。因此，他不知問了華西利莎多少次說，如果她不和他同居的時候，誰能替他整理新的家庭呢？

“誰嗎？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幹什麼的呢？難道她恐怕弄髒了她那漂亮的綉美玉手嗎？她真是儼然一位

貴婦人哩——什麼都要別人替她做，不是銀器皿便不要！什麼都要靠別人，什麼都要勞別人！”

她很後悔，她又傷害了烏奧洛查亞的感情了。爲什麼呢？他好像尋根究底地問她說：爲什麼呢，華西亞？

“烏奧洛查亞，我的戀人！——我真笨哩，真笨！不過，我也是因爲愛你才這樣說。請你不要生氣吧，那不過是閒話吧了。”

她的臉伏在烏奧洛查亞的胸前，眼淚就要吊下來了似的。真的，她是怎樣的愛他！她真是愛他，爲他苦悶，恐怕失掉了他！她情願死了不願意失掉他！

“我的可愛的華西姑。我曉得你是這樣的，所以我更愛你，我不能從你那裏引離我的心。在這世界中我只有你一個人。我再不能找到像你這樣的第二個人。”

他們的心又給痛苦壓抑着了那夢遊的陶醉遲鈍了他們的感覺——他們再把那些懊惱沈溺在愛的情懷中。

“請你爲了這個叛逆的“無政府主義者”！留點你的心的片斷吧。”

“在你快樂的時候請你想想你的天使的華西亞吧”
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時間，情熱而重苦的……

解 放

十四

托托,托托。

華西利莎站在她從前住過,現在格爾西亞住着的屋根裏的房子門口敲門。階沿下的人們都說格爾西亞已經放工回來了,可是,那房子仍然鎖着。格爾西亞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托托,托托。

睡着了嗎?

她回過頭來便看見格爾西亞提着盛開水的茶壺從

廊下走來。

“格爾西亞姑娘！”

“啊，華西利莎太太。什麼時候來的？我一點也不曉得。”

格爾西亞把那開水壺放在床上，抱住華西利莎說，

“請進來吧。這是你的房子。我住在這裏也是託你的福的。讓我來開門。現在這裏弄得有盜賊——攪得亂七八糟了。所以，我去提水也要把門鎖上。前幾天，在敷利亞西金的家裏才失掉了一件上衣，那是很新很合適的。那時，她在家裏找來找去都找不到，弄得一家騷然，連巡捕也請來驗過了，可是怎樣也找不到。到底你又回到家裏來了！華西利莎太太。請寬去外套，拂去那些旅塵吧。我正想弄茶喝，你吃什麼呢？卵，麵包和蘋果都有。”

家？格爾西亞說她回到了她的家裏。像她那樣的人也能夠有“家”嗎？

她在這房裏週圍望了一望。這雖然還是她從前看慣了的屋根裏的房子，可是已經不是華西利莎從前屋根裏的房子的面影了。在那裏有一架縫衣機，角落裏有一個裁縫店用的人體模型，有許多布絮，而那切斷了的

殘線掉落在那床上。壁上也沒有什麼裝飾，馬克思和列甯的像也沒有了，那建立公共住宅時同居的人們合照的像片也沒有了。另外掛上了一把褪了色的紅紙扇，在扇傍掛了一幅卵形的“耶穌救主”的像和一張寫着金字的東西。在那角落裏便設立了一座禮拜壇。格爾西亞不是黨員。雖然她擁護蘇維埃政府，她有許多共產黨員的朋友，可是她還信仰上帝，守着齋戒的習慣。她和一位男子訂了婚，可是她那未婚夫加入白軍去，恐怕已經給人家殺死了，如果是被人家殺死的，那殺他的一定是赤衛軍。這也許是格爾西亞不加入共產黨的理由，爲了記念她的愛人。

“假使我加入了你那邊去，他如果還在世上，那他一定會責怪我的。”她會這樣說過。

從前，華西利莎不了解格爾西亞這樣的心情。爲什麼她能夠愛那個白黨呢？可是，現在，她已經曉得那並不是按照規則的事情了。

烏拉奇美爾和她雖然是已經到了生的分歧點了，可是她對他的愛依然存在，心裏並沒有一刻平靜過。

格爾西亞很喜歡華西利莎回來。什麼地方給她住才好呢，她想不通了。格爾西亞和華西利莎談了許多

話，幾乎連“爲什麼華西利莎和她的丈夫同住的時候不積蓄起些錢來”的話都說出來了。她說，華西利莎雖然沒有比以前更瘦，可是也還是一樣的瘦回來。華西利莎聽見這些話，一句話也不說。本來，她想她會見格爾西亞的時候，她便飛跑到她的懷裏，哭着對她說出她自己心裏的一切苦惱的。可是現在見面的時候，她怎樣也不能開口，連話也說不出來。爲什麼要把那些悲哀的事告訴別人呢？……………

她們正在談話的時候，華西利莎回來的消息已經傳遍公共住宅去了。從前認識她的人們都很高興，而那些新來這裏住的人們也都想來看看她到底是怎末樣的人的好奇心。住宅委員會的一位委員又說她這次或許再來管理這個公共住宅。最先跑到格爾西亞房裏來的是華西利莎見過面的那兒童俱樂部的兒童們。

他們中的比較年長的便對華西利莎訴起他們的不平來。他們說，兒童俱樂部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解散了。他們說俱樂部的經濟人不敷出，所以把俱樂部挪作別用了。那末孩子們究竟到那裏去用功呢？他們努力蒐集來的東西，現在已經弄得亂七八糟，不可收拾了，他們的書庫也給他們弄得不成樣子了。其中有些已經

給他們賣掉了。

華西利莎聽見孩子們的這些話。她胃起火來了，那樣不行的！那裏有那樣的道理呢？她想趕快到黨委員會教育部和住宅部去。Naps要處理他們Naps自己的東西那不要緊，可是勞動者們竭力建築起來的東西，却不能讓他們胡亂糟塌！

“我要給那般小子們大大的鬥一會才好。那樣的事是不能有的。你們放心吧。我一定要把你們應該得的東西交還給你們。爲了那事，就是到莫斯科到什麼地方我也給他們去！”

年長的少年們都很喜歡。他們信賴華西利莎。她一定是可以替他們解決那些問題的。她現在再爲他們而鬥爭了，真的，她實在是一員“英勇的戰士”，公共住宅的人們都曉得的。所以她當然會爲那些孩子們而鬥爭的。孩子們也通通服從華西利莎。

孩子們走了以後，從前認識的同居的人們都走來招呼。大家寒暄以後，都趕快說出他們要求的事情。大家都聽她說他們所担心的事。華西利莎平心靜氣地傾耳聽着大家的話。她還是和以前一樣對於一切都很有興味，忠告他們，安慰他們。

那屋根裏的房子，擠滿了人，擠得連身體都不能夠轉動了。

“請大家等一會吧。”格爾西亞說“難道各位連吃飯的時間都不給她嗎？華西利莎太太經過了長途的旅行已經很疲倦了，而你們還要馬上就把那些麻煩的事去煩擾她嗎？”

“不要緊的，格爾西亞姑娘，請你不要擔心吧。我一點也不疲倦。喂，特摩費特摩費委奇君，你剛才說什麼？噢，是的，是的，你要繳稅金的事。那太豈有此理了！你又沒有財產，又不是雇主，又不是經理…………”

一說到“經理”她馬上又想起了烏與洛查亞。可是，她的痛苦已給別人的痛苦壓抑住了，她那裏還有想到她自己個人的痛苦的時候！

認識她的人一個一個回去了。她忘記了她自己的疲勞決意趕快到黨部去。

她一面紐開她的上衣的衫扣，一面聽格爾西亞說着故鄉的消息。格爾西亞繼續地說，那位男子結婚了，那位男子脫黨了，那位姑娘又做大會的代表去了。忽然她聽見費託莎夫的太太在廊下走來大聲叫着的聲音。

“我們的守護之神華西利莎太太在那裏呢？呵！我的最親愛的最親愛的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太太！”

她這樣說着兩手吊在華西利莎的頸上，很親熱地吻她。同時痛苦的眼淚滔滔流在她的兩頰上，連華西利莎的臉上都濡濕了。

“啊！我是怎樣的焦待着你喲！我真的要寂寞寂寞死了！我和等待太陽的光線似的等待着你！我只是想，假使我們的守護之神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太太回來了那一切便有辦法了！假使你住在這裏，那不要臉的娼婦也許不會把做太太的我拿來做笑柄了。那個人也許不會和那不要臉的娼婦破壞我們的家聲了。你一定是很同情我看顧那個小小的孩子們的。請把那個人拉到裁判所去吧。那個人也要經過黨的判決使他屈服才好。親愛的你，我只求你這一件事。”

本來，華西利莎聽人家說了三二句話便可以曉得他人的痛苦的。可是，現在這位費託莎夫的太太爲什麼痛苦，華西利莎實在摸不着頭腦。究竟她是爲了誰的事而不平的呢？從前，她是年輕的頑健的突胸的女人——可是，現在，她已經很瘦削，很蒼老了。

究竟是什麼悲哀擾亂她的心呢？

那是因為費託莎埃夫愛上了一位“沒有受洗禮”的猶太女人陶拉。而他又厭惡了他從前的太太，拿她來做笑柄。誰也不能管他。他拋棄了他自己的孩子，把一切東西都拿給他的戀人。把家族的人們隨便放到什麼地方去，都好；只要他不拋棄她，陶拉對她那癡面的戀人說。

“陶拉那娼婦那爛貨究竟貪他什麼東西呢？”費託莎埃夫的太太這樣說，“如果他是像一位男子……可是他是一位使人不想再看第二回的男子！污濁醜惡的男子！我想，我是因為生下了孩子才和他忍住了八年和他的癡面接吻的。費託莎埃委奇完全是什麼也不幹的漢子，可是運命把我們縛在一塊，教會要我們結婚，那是沒有辦法的，我只得忍耐下去。就在很難堪的時候，他也是很討厭的要求我，而我也還是忍耐下去，別個男子我連看都沒有看。說起禮來，我也是很對得起他的。我把我的青春完全葬送在那討厭的污濁的東西身上。而結果竟是這個樣子！我犧牲了我自己的器量為他辯護而他竟去追逐那不要臉的小姑娘！和猶太的女人結婚那不是這個地方的恥辱嗎？！”

費託莎埃夫太太不斷的哭泣。華西利莎傾耳聽着

她說，而她的心裏也充滿着陰暗的黑影。她聽見費託莎埃夫太太的這些話，再燃起她自身的悲哀和憤怒，好像觸起了她自己的傷心史一樣。她的最後的勇氣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她再沒有勇氣到黨部去了，只是埋頭在枕邊，什麼也不願幹。

費託莎埃夫太太還是繼續哭泣，吻着華西利莎的肩。她請華西利莎用控告或別的什麼方法威脅她的丈夫好好地回來。保護幼兒們的身體。



華西利莎從黨部回來以後，許多同志們集合在她的身邊，大家都你一句我一句的說着。華西利莎非常快樂。全身心都獻給黨的工作，黨外的事什麼也不能使她煩惱，她忘記了別的一切。

華西利莎又漸次熱烈起來，和人議論竭力主張她自己的意見，對於現狀提出各種質問。這些事她覺得很有興味，很滿足。她的頭腦很冷靜，她的心臟很熱烈。

她一直跑上階沿走到那屋根裏的房裏去，那時，她才覺得疲勞。

格爾西亞正在弄晚飯，華西利莎一躺上床去便睡着了。

格爾西亞看見她的朋友的睡態，她不曉得要叫她起來吃飯還是不叫她起來吃飯的好。她覺得叫起華西利莎來實在太可憐了，她是這樣的疲乏！唉，還是讓她睡吧！

格爾西亞把華西利莎完全當作是一個小孩一樣替她脫衫，替她脫鞋，把被蓋到她的身上去，把燈掩住，才做鈕扣。

托托，托！

這個時候究竟還有誰來叫門呢？格爾西亞很生氣，難道連讓她一個人靜靜的休息一會都不可以嗎？！

格爾西亞開了門，費託莎埃夫便站在那裏。

“什麼事？”

“見見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太太，在家嗎？”

“哎喲，你不是發狂嗎？她經過了長途的旅行，連睡覺都沒有空——而你們好像餓狗看見骨頭似的爭着把她來麻煩！”

格爾西亞和費託莎埃夫爭論着，而費託莎埃夫仍然頑強地站着不動，格爾西亞也不讓他踏進一步。明天來好吧？這樣，他們才約定明天再會面。

格爾西亞送那討厭的費託莎埃夫走了以後馬上把

門關上。那是多討厭的東西！已經有了太太而且有了三位孩子了，還要弄大陶拉的肚子！那實在是格爾西亞想不解的。

她覺得費託莎埃夫這樣的男子實在是一個惡黨，而陶拉那賤人也不是好東西，爲什麼她要 and 已經有了太太的男人發生關係呢？現在，獨身的人們不是還多着嗎？格爾西亞對於這些行動的道德是很峻烈的。她嚴守着道德的界限，所以她永遠不忘記她的愛人。

華西利莎醒來的時候，覺得一切都靜悄悄地很平和似的。秋天的太陽射進窗裏來照耀着，格爾西亞的身體浸潤在金色的光耀中。格爾西亞正在煤油爐上烘着熨斗，熨着衣服。

“那是誰的？”

“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慶祝生日時穿的。”

“噫？怎樣慶祝起生日來了嗎？”

“那不用說。你也去觀光觀光吧——比以前的富翁還更闊哩。在桌上有銀杯有葡萄酒又有威士忌……”格爾西亞正忙着熨衫，再沒有空說話。華西利莎在床上伸直她的身體。她記得，那張床從前是很硬很狹的，可是她和烏奧洛查亞兩人會同睡在那張床上，二人睡在那

床上，那是多狹窄！可是，現在，兩個人同睡在這張寬闊的床上都還覺得很舒展了。

當時完全不是現在這樣的。

難道痛苦又擾亂了她的心的和平，躡入她的懷裏了嗎？不，不是的。她的心裏已經一切都很平靜，和暴風雨後一樣的平靜了。

格爾西亞想起了和費託莎埃夫的約言，她便對華西利莎說明這事。

“不要緊的。請你帶他來吧。”

華西利莎不大願意管到費託莎埃夫家裏的事。因為他們的情形正和她的不幸差不多，她實在不願意再勾起她的煩惱。

她問陶拉的事。陶拉究竟是怎樣的女人呢？

“你不曉得嗎？”格爾西亞驚惶地說“那位穿着薄黑衣的美人——青年婦女共產黨員開慶祝會的時候拿着‘德波靈’跳舞的那位姑娘。”

華西利莎漸漸想起了她。那是一位很漂亮的姑娘，在鞣皮工會的教育委員會工作，很年輕很聰明性質並不很壞的姑娘，而且她還很會歌舞。和她比較起來，費託莎埃夫的太太算得什麼，她簡直不能和她比！

但是格爾西亞的意見却和華西利莎的不同。她非難陶拉。她以為這個問題是要送到法庭去受裁判的。如果共產黨慫恿這樣的行爲，那末，天下的男子都會拋棄他們的太太，他們的孩子去追逐年輕的姑娘們了。所以格爾西亞說黨對於陶拉的行爲應該取訴訟的手續。

“你想控告她嗎？那只是費託莎埃夫的太太才贊成這樣的，那討厭的東西！”華西利莎爲陶拉辯護着這樣說，“無論什麼法律也不能夠強迫一個男子和他不愛的女人同居的。連那個男子都討厭她的太太，而她的太太又是著名卑劣的東西，你也想使那個男子和他的太太住在一塊嗎？”

華西利莎很興奮了。很明顯的她在非難費託莎埃夫的太太。那是爲什麼呢？連她自己也不曉得。在爭論着費託莎埃夫的這些家事間她又想起了烏拉奇美爾的事。她替陶拉辯護的時候，她心裏又想起了那白花邊的日傘和妮娜的紅唇。

格爾西亞很奇怪華西利莎竟會袒護費託莎埃夫。

“你對他們簡直好像是你最好的朋友們一樣。從前，你不是罵過他們的嗎？他們不是很討厭地捉弄你的

嗎？在你自己看起來，那自然是不錯的，你不必管這些沒有什麼意味的問題，你也捲入這些無意義的吵鬧之中，那是很無謂的。

雖是這樣，華西利莎仍然不聽格爾西亞的話。如果有人控陶拉，那她一定為陶拉費力。“你以為所謂費託莎埃夫的正妻只有她一個人才有權利嗎？抑或不是呢？如果有人作這樣想，那末，那個人的感情一定是不同的。人間的法律並不是固定的，在世界上或許還有別種權利，那便是所謂心的命令。”

格爾西亞一面脫着洋服的邊，一面好像曉得了華西利莎心裏的底蘊似的詰問她。

華西利莎顰蹙了臉。為什麼格爾西亞會反對她呢？難道是她的認識不正確嗎？所謂心的命令的法律究竟真正有的嗎？

“誰那樣說過呢？在這世界上比心還更重要的東西是沒有的。沒有心的人便不能說是人。不過，華西利莎太太，我看你心裏也是有什麼痛苦和苦惱的。因此你要替費託莎埃夫辯護。你是想着你那個人的事嗎？你一定想為你那個人找出一種口實來的。”

華西利莎沒有說什麼，只是搖她的頭。

格爾西亞不再問什麼了。她從炭斗檯上拿下了洋服來，把牠揚了一下，揚去那些線頭。唉，弄完了。

“完工了嗎？”華西利莎這樣問她，心裏什麼也沒有想。

“唔”

“我到黨部去了。費託莎埃夫來的時候，請他等一會吧。”



華西利莎漸漸忙碌起來。她又準備到紡織工場去。她和斯達般阿爾基莎委奇商量她的任命的事，晚上她又要和那些負責的同事們會商。時間飛也似的過去，她的心裏完全沒有想到別事的時間。

可是，費託莎埃夫的事又使她重新麻煩起來。他們的事，他們的困苦使她沒有半點休息的時間。

費託莎埃夫走去訪問華亞利莎，對她公開了一切。他說，他和陶拉阿普拉摩維娜是在教育委員會才認識的。那時他正加入合唱隊去唱歌。陶拉阿普拉摩維娜很中意他唱的低音，便帶他到音樂教師那裏去；她自己也是一位音樂家。因此，她便薦他到教育委員會去。他們的關係便在那時開始。不久，這些事給費託莎埃夫的太

太曉得了。麻煩的事也就開始了。

費託莎埃夫屢指他的太太的不對。他說，她把那些事傳出去，使他的同事們都非難他。他的太太說陶拉奪去了費託莎埃夫的家庭，而且要求費託莎埃夫的補助，她很生氣。可是，那完全不是事實。陶拉不獨沒有要過費託莎埃夫的一文錢，而且她還把她的許多東西分配給費託莎埃夫的家人，資助他的家族。她又顧慮着他的孩子，叫小的進幼稚園，大的進學校，她又買些教科書和習字帖給他們。這些事情她自然沒有讓他的太太曉得，費託莎埃夫到音樂會去的時候，她還給他做些領帶和襯衣。可是，那些謠傳的却都是和事實相反的。

費託莎埃夫說，他是替陶拉擔心。那些謠言，對於他自己是沒有什麼妨害的，不過，他恐怕因此她會和黨破裂。那一切都是她的太太的罪惡。她到處都是他們的障阻物。

華西利莎聽見費託埃夫的這些話，她又想起烏拉奇美爾和妮娜的事，他們兩人也是因為這些痛苦才找他倆的逃避的出路的，他倆也一定很討厭華西利莎妨害他倆的幸福。華西利莎還是勸費託莎埃夫太太不要妨礙他們好，他人的幸福是不能妨礙的，你就要用了多

少阻攔去妨害牠，牠也要飛越過去，防止不了的。可是，華西利莎自己怎末樣呢？她不是也做過人家的障礙嗎？她不是還想保持她那過去的幸福不讓牠逃去嗎？

費託莎埃夫是愛陶拉的。他一說起陶拉的事便面有喜色，和烏拉奇美爾說起妮娜的事便面有喜色一樣。

“陶拉阿普拉摩維娜的心簡直和黃金一樣，工會中大家都很愛她。黨外的人們是不敢希望黨會控告她的，可是，假使有人控告她的時候，那般壞蛋一定會拍掌稱快，他們會說她到我們這些自由人這裏來了，我們可以大大地給陶拉阿普拉摩維娜玩玩，不用怕什麼了。”

費託莎埃夫到華西利莎這裏來的時候，他的太太又跑到這裏來，抱着華西利莎，吻她的肩，請她援助她。

華西利莎很不滿意費託莎埃夫的太太，把她摔開了。她便跑回家裏去很大聲的罵陶拉，罵他的丈夫，罵華西利莎。

華西利莎在黨部會見陶拉。她倆走到打字生忙着的那邊去，在那裏，因為有打字的聲音，不用擔心別人會聽見她倆的說話。

陶拉是一位秀外慧中的漂亮的姑娘。華西利莎一

見她便很喜歡她。她披着一件肩披遮住她懷了孕的腹部。

陶拉開始說到她自己的事，不，不是她自己的事，而是費託莎埃夫的事。她說，她很屬望他，她很尊敬他，她很稱讚他的才能。

她說，他的聲音好像“查利西莎”的聲音一樣優美，只要他加以正式的研究。陶拉會和他發生關係也正是爲了這個原因。她還希望他能夠摒去了一切家庭的瑣事，脫離賣鞋的生意去專心研究聲樂。

她一面這樣稱讚費託莎埃夫，一面又歎息他太柔弱寡斷。他只和她在一塊的時候，他說他做什麼事都有勇氣，決意和他的太太離婚。可是，他一跑回家裏去，却一切勇氣都消失了。他常常挫折了，她才又再鼓起他的勇氣。這幾個月之間，她雖然都做他的後盾，可是，至今都還沒有成功。

華西利莎傾聽着這些話，她的心又陷落去了。也許妮娜也對着烏拉奇美爾說過這樣的話！

陶拉覺得結婚和離婚完全是形式上的東西，在她看來，簡直是沒有什麼意味的。她歡迎自由結合。可是費託莎埃夫的太太却說如果他倆沒有正式結婚，便不

輕輕放過他倆。因此，陶拉便利用她自己已經懷孕了來鼓動費託莎埃夫，極力慫恿他和他的太太離婚。她對於母性的事一點也不懼怕，就是沒有丈夫，她也有照顧她自己的勇氣。

爲了鼓動他嗎？爲了她要他和他的太太離婚嗎？妮娜也是那樣對烏拉奇美爾嗎？陶拉一方面稱讚費託莎埃夫，一方面希望華西利莎贊成她的主張。

可是，華西利莎只是想着她自己的煩惱。陶拉只看見費託莎埃夫的長處，妮娜也是同樣。只看見烏拉奇美爾的長處去愛他。可是，華西利莎却不同。她能夠發現烏拉奇美爾的短處。她愛他，但是她不滿意他的缺點。那些缺點使她很痛苦。因此，她想矯正他。可是，那不是使烏奧洛查亞不高興的嗎？

“爲什麼他的太太要老是那樣糾纏着他呢？”陶拉很討厭似的說。“難道他們還互相愛着嗎？”那恐怕已經是過去的事了。現在，結合他倆的什麼也沒有了。那位太太真是不了解他——她完全不懂他對她怎末樣——他也是一點也不理解她。”

華西利莎覺得，那正是說烏拉奇美爾和她自己個人的事的。他不了解我想怎末樣，我也不曉得他想幹什

麼，兩人都是各走各的路。

“他覺得他的太太完全是別人一樣。他和她，無論在趣味方面，在思想方面，在一切方面都不相投。他的太太叫他是她的丈夫，而却說他是沒有用的男人。在他太太的人生中，他並不是必要的。”

那末，她，華西利莎是必要烏拉奇美爾的嗎？沒有他她便不能生活嗎？

她自己心裏這樣問她自己，她很明確地答，不！並不是必要他的——就是現在也還不是必要。而陶拉還是繼續着說，“那究竟還愛什麼呢？他們已經互相討厭了，好像貓和狗做夫妻一樣，各走各的路，已無友情，又不誠實，一點趣味都沒有了！”

是吧，華西亞想，她和烏拉奇美爾正和他們一樣，已無友情，又不誠實，一點趣味都沒有了。

“而我們，我和費託莎埃夫同志是同一個心，同一個靈魂，雙方互相了解的。”

烏拉奇美和妮娜也正是這樣愛着。

現在華西利莎才恍然大悟，她想透了。

她現在有許多緊急的關於黨的問題，又要準備出發，忙個不了。可是她忘不掉費託莎埃夫的問題。她一

面從惠費託莎埃夫離婚，對他的同事們解釋，一面竭力爲陶拉辯護。

這些事，在華西利莎看起來好像很重大的一樣，可是，連她自己也不曉得那是什麼緣故。



華西利莎趕快從黨部回到家裏。明天她便要到紡織工場去了。她的腦袋裏好像旋風似的非常混亂，要怎樣去改造工場呢？要怎樣才能使那許多非黨員服從那些指令呢？近來，那些黨外的民衆也和那些共產黨員們沒有什麼變動了。他們已經漸漸注意一切事，他們自己已經能夠探索一切事了。現在，他們決不會信仰的，如果沒有確實的基礎，還是不要對他們說好。

她的腦袋給這些東西塞滿了，心裏的痛苦也忘記了。失掉了戀人，失掉了同事，失掉了最親愛的人她也不覺得怎樣了——過去的夏天，那“經理太太”的生活她也忘記了。

華西利莎非常忙急，從早上至現在一點東西都沒有吃過。很奇怪的她一想到食物心裏便想作嘔。她覺得一切都很暗淡，頭暈，目眩。這種討厭的心情真要永遠繼續下去嗎？難道是病了嗎？抑是……。

在她的心裏浮現了一種疑慮，她幾乎三個月沒有月經來了。去請馬利亞安多萊維娜診察診察好吧。馬利亞便住在那橫街裏。華西利莎和馬利亞是設立公共住宅的育兒室時的同事。怎樣請她診察才好呢？如果是病了，那末，華西利莎又不能去工作了。

她走到橫街上小小的白屋前，按那電鈴。馬利亞多萊維娜醫生親自出來開門。

“你爲什麼特別來到這裏呢？是因爲事務來的嗎？還是來請我診察呢？”

華西利莎很難爲情似的，面孔緋紅。

馬利亞安多萊維娜望了她一會，手便搭上她的肩膀上去。

“請進來吧，讓我給你診診看。”

馬利亞安多萊維娜問華西利莎的食慾怎末樣，月經適調否，會暈眩不會等等。可是，馬利亞好像以前的什麼她都不曉得似的便直接診察華西利莎的身體。這樣的診察，華西利莎覺得是很不愉快，很迷惑的。她從來沒有給婦科醫生診治過。她坐在診椅上的時候，驚了一跳。

要穿過衣服，她的手顫動着連衣服都不會脫。馬利

亞安多萊維娜穿上白色的診察衣服，站在洗手盆面前，留心用肥皂洗刷她的手。

暫時雙方都沈默着。

“唉，華西利莎太太，不知你會後悔，還是喜悅，可是，無疑的你已經懷孕了。”

華西利莎愕然。可是，她的臉上忽然浮着喜悅的微笑。寶寶？那多高興喲！

“你回到那裏去嗎？”用繡了名字的毛巾拭着手穿着診察衣的馬利亞這樣問她。

“丈夫那裏嗎？不！”華西利莎搖着頭說，“我不回他那裏去了，我們已經分別，各走各的路了。”

“分別了嗎？在這樣的時候分別？！不過，怎末樣了呢？如果還沒有弄妥手續，那末，你自己想想看吧，怎末樣？你獨自一個人跑到那裏去呢？你的身體又這樣孱弱！”

“不過，我並不是獨自一個人的。明天，我便想到紡織工場去。那裏有很好的團體，大家都是紡織女工，我們便在那裏一塊工作。育兒所自然是要設立的，我便是想來問問你那些事的。你怎末樣經營你的育兒所的呢？請你告訴我什麼是應該注意的事吧。”

他們談着育兒所和補助金，捐款雇員的薪金這些事。華西利莎已經忘記了她自己個人的事情了，她要走的時候，馬利亞才對她提起那件事。

“不要太辛勤了，你要留心你自己的健康才好，我真擔心你的事。”

隨後她又忠告華西利莎幾件事，什麼事是禁忌的，什麼事是不要緊的。華西利莎留心聽着，而且留心記住。那些都是完全爲了生育的事，因爲要生育健康的孩子，而又還這樣小，沒有什麼人可依靠……………

寶寶！那是多麼可喜的事！她對於別的女人們不能不顯示一點共產主義者們的育兒方法，廚房，家庭生活和別的什麼事都可以不必要，可是，育兒所却不能不建設，能夠獨立的公共住宅却不能不經營。說一百遍，也不如得一個經驗。

華西利莎想着使公共住宅獨立的事，連她自己的孩子的事都忘記了。而烏拉奇美爾的事和別的什麼問題那她早已想不起來了。

華西利莎打疊她的行李，那時正檢疊裝着烏奧洛查亞的像片和信的皮箱。那小小的有色彩的信封，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的信便夾在那一堆信中。

華西利莎看見那封信，她把牠翻來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她不很注意那封信似的，可是她又想把那信再讀一遍。那或許再會使她痛苦。可是，她不能抑制住不看。她每讀一次，以前的痛苦便再刺痛她的心。可是，那種痛苦馬上又冰結着了——那是她憤怒烏拉奇美爾。爲什麼他要說謊呢？爲什麼他要騙她呢？

她把那封信拿到窗前去，那時房裏已經暗起來了。她打開那已經看慣了的信，一字一字的留心讀下去。

可是，很奇怪的，那好像尖刀刺着一樣的痛苦，現在不曉得跑到什麼地方去了。而那嫉妒的毒蛇，現在，似乎也已經失掉牠的作用了。

她的心裏竟湧上了憐憫之情，她覺得很同情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的眼淚？她很同情那個女人的心裏的悲憫和歎息。她現在又想起了用手去抹眼淚離開音樂堂時的妮娜的情形。

爲什麼妮娜會煩惱呢？爲什麼她要忍受那樣的煩惱呢？她把她懷着的孩子墮胎了，爲什麼呢？

華西利莎走到桌邊，推開了格爾西亞的布屑，拿出墨水來便開始寫信。

“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姑娘。”

我並不認識你，關於你的事情，我一點也不曉得。我只是見過你一次。我不滿意你的事現在我明白地對你說吧。可是，那時，你離開音樂堂，用手抹眼淚的時候我便了解你心裏的痛苦了。我也伴着你的痛苦而痛苦。

“現在，我又再讀了一遍你給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的信。我想把那封信寄回給你。我私取那封信本來是很不對的。我把那封信瞞住了烏拉奇美爾。可是，你那封信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所以，我想，你對於那事也一定不會恨我的。

“我對於你信裏所說的事已經再三想過了。現在，我再讀了一遍，我對你一點怨恨也沒有，一點憤怒也沒有。我曉得，爲了我的緣故，你也曾苦惱過。現在，我想把我對烏拉奇美爾說的話再對你說一遍。那是我們隱藏了很久的遊戲着的事。你是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的太太，十全十足的正式的太太。

“你們兩位是情投意合的，而我却不適合於做他的太太。我們的趣味不同，生活的方式又各走

各的路。他所想的事我不懂，我所想的事他又了解。

“我們說，烏拉奇美爾和我分別了；可是，那決不是說你奪去了我的那個人。不過，因為他早已不愛我了，你才占領了他的心。以後，我還可以和以前沒有烏拉奇美爾的時候一樣的生活下去。而你，沒有了他便不能再生活，最少，在你們兩人還愛着的時候是這樣。

“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和我是自由結合的，所以我們也用不着什麼離婚的手續。

我決不責怪你。假使我早知道你們是互相愛着的，那我早採取這樣的手段了。請你對烏拉奇美爾說，我不獨一點都不含恨他，而且永遠保持着我和他的友情。此後，如果你倆有什麼需要我幫助的時候，我還是可以竭力幫助你們的。我對你雖然一點愛也沒有，可是，現在，我一切都了解了，我深切地同情你的眼淚，我深切地同情一位女人的煩惱和心裏的痛苦。

我對你完全是對我的妹妹一樣，願你幸福，祝烏拉奇美爾愉快！請你轉告他好好地培養他的

玫瑰花吧。

我現在告訴你我的新住址。如承賜書請你便直接寄到這裏來。真的，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姑娘；我們兩人的心雖然都很痛苦，可是我們決不是敵人，我們怎樣也不想傷害你我的對手。

再見，願你幸福無疆！

華西利莎馬利奇娜”

信末并附她的住址。她把二封信封在一塊，用舌尖濡濕糊上。

那時，她的心——不是理性的——趕快對她自己說，這樣便結束了。

結束了？那末，還有什麼痛苦嗎？

什麼痛苦也沒有了。

還有什麼悲哀嗎？還有好像尖刀刺着一樣的悠久的悲哀嗎？

一切悲哀也消失了。

她所思念的只是“美國人”的烏奧洛查亞——而不是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現在，她想起了烏拉奇美爾的事便看見妮娜；想起了妮娜的事又看見烏拉奇美爾

在她的身旁。

在華西利莎看起來，他倆好像不能分開的一件東西一樣。

那一個東西並不會使她痛苦的。她覺得使他們兩人合併在一塊實在很好。

她的心平靜地充滿着和平，恰好像暴風雨後的庭園一樣的平靜。



華西利莎站在窗前，望着垂沒的太陽。金色的落日的餘暉，好像暴風雨後一樣，落在紫雲的後面。鳥兒叫着翱翔於蒼空找着牠們的巢窠。

空氣中漂着木葉草茸和秋天的土香。那是新鮮的清冽的芬香，和烏拉奇美爾那裏濁鼻的香氣不同。

華西利莎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貪吸着大氣的香氣。人生真是很美滿的。

她伸出窗外去，在那小小的中庭裏，格爾西亞還在那微明中忙着收拾那些洗濯的東西。

“格爾西亞姑娘，來吧，快點。我告訴你一點事，很好的事……”

“好，馬上來了。”

格爾西亞跑進房裏把洗濯的東西放在床上。

“什麼事？有信嗎？”

“信？是的，信哩！可是，不是寄來的信而是我寫的信。你猜得出是寫給誰的信嗎？”

“除了給烏拉奇美爾伊華諾委奇的信還有給誰的呢？”

“錯了，不是給他的信，而是給他的可愛的太太，妮娜康斯丹清諾維娜的。”

格爾西亞愕然。“爲什麼寫信給她呢？”

“唉，格爾西亞姑娘，剛才我又把妮娜的信返覆再讀了一遍，我覺得她實在很可憐。她完全是爲了我而痛苦，而且是爲了我而犧牲她的孩子的。她已經容忍了一切，受過一切哀愁了，她實在是很可憐的。爲什麼呢？我們決不是生來就是敵人的，我們決不是敵人。如果她並不愛烏拉奇美爾而從我奪去了他，那我一定不容赦她，永遠憎惡她。可是，現在我已經真正了解她了……因爲她是愛烏拉奇美爾的。她比我還更愛烏拉奇美爾。那末，她當然是需要烏拉奇美爾的。沒有烏拉奇美爾，她的生活便沒有一點趣味。所以她要寫，‘沒有你，我便不能生活了’。但是我沒有了烏拉奇美爾怎末樣呢？我

翻來覆去的想來想去，我已經曉得，沒有他，我也並不會怎樣痛苦。如果是那“美國人”的烏奧洛查亞歸來，那又當別論。因為，格爾西亞，我還是愛着那從前的烏奧洛查亞的。可是，那“美國人”已經消失了，永不再來了。那末，爲什麼我還要使妮娜痛苦呢？爲什麼我還要擾亂他們兩人的幸福呢？“經理”究竟是什麼？我並不需要他。”

“是的”格爾西亞附和着說，“在你，那經理算得什麼，有什麼要緊。拋棄了我們這些朋友而去俯就經理那不是很下劣的嗎？可是，華西利莎太太，你不要灰心，在非黨員的許多人們中也有許多漂亮的人物，在這些人們中也有許多真真燃燒着無產階級的意識的共產主義者們。”

“那自然，我們非逐漸補充黨員不可。可是，那些舊式的人們怎末樣呢？他們已把無產階級的主義去換過從前的洋燈和綢被了。他們是不能理解我們的，所以，格爾西亞姑娘，我想，爲什麼我還要使妮娜痛苦呢？爲什麼還要怨恨烏拉奇美爾呢？像他們又不是結婚，又不能自由戀愛那樣的狀態有什麼意味呢？不要再使他們那樣了，不要再使他們痛苦了。他們已經苦夠了。我和

烏拉奇美爾分別的時候我還不明白這一層，我好像還期待着什麼，希望着什麼，好像如果烏拉奇美爾拋棄了我跑到那個女人那裏去，我便要悲苦到死一樣。回到這裏以後，那些痛苦的心情已經消失在九霄雲外了，不知怎的好像沒有到過什麼地方去一樣。自我到黨部工作以來，有許多事要我去辦，我已經忘記了我自己的哀愁了。你相信嗎？我明白對你說吧，我一點也不悲哀，一點也不嫉妒，一切都很有平穩無事了。”

“啊，我的聖母，我感謝你！”

格爾西亞望着砌着十字架的聖像壇這樣說，“華西利莎太太，這幾天來我對着聖母的祈禱真不是空費的。“請救一個女人的心，請援助華西利莎太太吧！”我這樣祈禱過，”

華西利莎微笑着說，“咳，請你不要再祈禱了吧。格爾西亞姑娘，到了現在你還信仰聖像嗎？可是，你說的事都是真實的。我已經完全回復了。這幾個月來，我不是夢遊病者一樣兜着圈子嗎？我完全失掉了意識，沒有了生命，忘記了黨。可是，現在我已經回復了。我覺得一切事都很愉快，我覺得一切都很新鮮，世界依然轉動着。烏拉奇美爾雖然不在，可是黨仍然存在着。這是自

患腸窒扶斯病復原以後，我最初感覺到的事。”

“我恐怕你的病又會復發，假使他又再寄信給你。”

“不，格爾西亞姑娘。這樣的事不會再有第二次了。華西利莎深思地搖她的頭。”我的心情已經完全變了。我已經不會憤怒也不會責怪他那些事了。對妮娜的嫉妒也已經消失了，殘剩在我的心裏的只是對他們的憐憫。現在想起來，我們二人從前都是陷在迷宮中的。我們三個人都很痛苦，我們都找不着解除這些痛苦的出路。我了解妮娜的心時，我才找出解除那痛苦的出路。那並不是我容赦她。有什麼要容赦的呢？不，我完全對我的妹妹一樣的同情她。因為，她所受的痛苦完全和我所受的痛苦一樣。那並不是他不對，那完全是一切人們不能達到的理想。我覺得她很可憐，所以我心裏便平靜下來了。”

“你已經不愛那個人了，所以你的心便自然平靜起來。戀愛是伴着痛苦來的。不用說，戀愛可以給你以喜悅，可是，隨後悲哀便跟着來了。沒有痛苦的時候，戀愛便也消失了。”

“那不然，格爾西亞姑娘。那樣看法是不對的。”華西利莎搖着頭說，“我並沒有說過我不愛烏拉奇美爾。”

他依然還留在我的心中。不過我的愛法已經變化了。我對烏拉奇美爾的愛已經不會痛苦了，我已不對他生氣了。我還要感謝他，我們從前的愛，和隨着我們的愛得來的幸福。我有什麼要怨恨烏拉奇美爾的呢？在他愛我的時間中，我們是很幸福的。現在，他不愛我了，那能歸咎誰呢？我還要感謝他我們那些過去的幸福的日子。我覺得烏拉奇美爾是我的兄弟，妮娜就是我的妹妹一樣。”

“我還不明白爲什麼你把妮娜姑娘當作你的妹妹一樣。你愚弄你自己了，華西利莎太太。不要太聰明了，超乎共產主義是不成功的。自然，關於妮娜的事你能容赦烏拉奇美爾先生那是很好的。你只要容赦他，忘記他，把他從你的心膜上除去便好了。可是，愛——不，只要那個愛不要再存在你的心裏。你應該把你那個愛那個心貢獻那些勞動者們。勞動者們的生活實在很痛苦的，許多人都不敢相信他們自己的力量了。勞動者們在你們共產主義者們的領導之下還沒有得到很大的生活的餘潤。我自己雖然不是黨員，可是，這些事我却可以曉得。華西利莎太太，請你把那些真正的事什麼都告訴我吧。”

“不用說，你是很了解我們的，格爾西亞姑娘，大家都曉得你。可是，你究竟爲什麼還要禮拜聖像呢？啊，怎末了？爲什麼沉默着呢？好，我不說什麼了，請你不要生氣吧，我不再嘲弄你了，我不再多嘴了，格爾西亞姑娘。我今天真的非常快活，心裏非常輕鬆，非常自由。可是，你曉得是誰治好我的心痛的呢？請你猜猜吧。”

“我一點也猜不出。”

“就是費託莎埃夫夫婦哩。”

“唉，你還是容赦他的太太的罪惡和卑劣吧！”

她們都大笑起來。

“格爾西亞姑娘，我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沒有告訴你的，我今天到醫生那裏去來，說我快要生小寶寶了。”

“小寶寶？”格爾西亞拍着手說。“真的嗎？那末，爲什麼你要和他分別呢？你想使你的寶寶沒有父親嗎？還是你想用現在一般人慣用的方法墮胎呢？”

“墮胎？爲什麼呢？撫育起來不好嗎？我是不必要男孩子的。男子會做的不過是父親吧了！你沒有看見有三個孩子的費託莎埃夫的太太嗎？她們母子不是還不能防止他去愛陶拉嗎？”

“那很好。可是，你怎樣能夠一手撫育你的小寶寶呢？”

“只我自己一手？我們會設特別機關來撫育孩子。我們可以建設育兒所。我請你也來幫我們的忙吧，你也是很喜歡孩子的。那末，這個孩子便是我們的寶寶，我們兩個人一齊把他撫育起來。”

二人又大笑起來。

“但是，格爾西亞姑娘，我要趕快檢查我的行李，火車明天一早便要開行。我明天便要去上工。這次我想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理想去整理一切事了。斯達般阿爾基莎委奇祝福我再出山，啊！我再工作起來了！格爾西亞姑娘，你曉得我是怎樣的高興嗎？”

華西利莎拿起格爾西亞的手。她們好像小孩似的在房裏跳來跑去。她們險些把那裁縫店裏的人體模型弄翻了。

她們大聲笑起來；連樓下中庭裏的人們都聽見她們的笑聲：

“我們要生存的，格爾西亞姑娘，我們怎樣也要生存！”

(完)

一九二九，三，廿六。上海。

1934. 4. 1. 出版

1 — 2000



每冊實價壹元四角

